

授堅及垂至鄴苻丕聞其北來疑欲爲亂身自
出迎秋勸垂於坐取丕垂亦不納垂後發兵於
鄴農亦起兵列人應之使秋說屠各及東夷烏
丸各帥步衆數千來援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
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爲建功規利
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於是赴者
相繼

眭邃

眭邃字懷道趙郡高邑人也父邁晉東海王司

馬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邃仕垂爲
從事中郎農至高邑遣邃出近違期不還長史
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妄不還請迴
軍討之農不應勅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
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言
殊謬當今豈可使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自當
迎於道左君但觀之及垂至中山農以前驅先
進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攀乃服農之智畧
仕寶中書令寶逼殺太后段氏不肯成喪邃以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二
大義切諫具殿后錄實不得已從之乃成喪

高展

高展渤海蓊人也漢太傅衰之後其父慶仕燕太子詹事歷位司空慶生三子泰敬展展仕寶爲黃門郎泰仕於秦見前秦錄

高湖

湖弟恒恒弟韜

高湖字大淵父泰吏部尚書中書令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弟一作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暹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垂遣太子寶

等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世爲婚姻彼有內難燕實赴之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德施厚矣和好多年行人相繼間以求馬不獲遂留其弟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當脩敦舊好又寧國家柰何復令太子率眾遠伐且拓跋魏太祖諱沙陁

也雄略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精馬強未

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輕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以爲慮



言頗切厲垂怒詔免湖官寶果敗於參合寶立
起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
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降魏任爲寧西右將
軍

湖弟恒字叔宗任垂鉅鹿太守率郡二千亦降
於魏

恒弟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
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魏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
軍早卒

湖印北齊獻武王高歡
高祖也詳見北齊書

崔蔭

崔蔭字世祿清河東武城人仕垂爲長史章武
王宙之鎮滑臺也垂以蔭爲宙司馬先是陳留
王紹爲征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
王溫爲征東將軍皆以蔭爲之參佐蔭才幹明
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
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



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
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
野而講誦不輟慕容暉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
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苻堅滅燕以爲齊郡太
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太守爲丁零翟釗所
虜授中書令及垂滅釗以爲秘書監竇走和龍
爲留臺吏部尚書趙王麟殺詳自立逞乃攜妻
子亡歸於魏先是張袞常與太祖言每稱逞之
才可大用太祖得之甚喜以爲尚書使錄三十

六曹委以政事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仕
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逞亦不得其
死

崔模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仕垂至少府
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至熙末年南渡河外爲
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後歸仕魏官至中尉

崔懿

崔懿字世茂博陵安平人也仕垂位秘書監子



遭字景遇位鉅鹿令其孫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渤海脩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祖悛父放仕儁爲渤海太守曄吏部尚書兄孚仕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有長短然名位略齊懿仕秦渤海太守撫軍麟狗清河執之以歸任爲本郡歷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魏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侯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坐廢於家撰燕書十卷頗行於世

封愷

封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仕垂位至太常卿侍中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度支尚書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伯達子休傑後還祖母盧氏猶存垂百歲矣而母李氏已先死矣

封衡

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
餘歲見一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謂其父曰
宣于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
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
身長八尺有智略仕垂爲右司馬轉安東將軍
垂攻鄴久不下衡請灌之以漳水垂以爲然遂
拔鄴城外郭翟斌恃功驕恣要請爲尚書令垂
將許之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
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

弟封王自驩甦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行
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從之斌果
潛通苻丕事發伏誅衡後歷位中山尹吏部尚
書

宗隱

宗隱字處道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晉昌黎太
守後爲廐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令徐州
刺史儁徙都於鄴恭始家於廣平之列人隱性
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



魏書卷之六十五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爲中黃門令寶之自龍城奔
黎陽也寶叔冀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
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召德弟鍾奉迎鍾本勸
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馳白德德與
思忿恨城陷被殺于順訓並下腐刑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爲中黃門令寶之自龍城奔
黎陽也寶叔冀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
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召德弟鍾奉迎鍾本勸
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馳白德德與
思忿恨城陷被殺于順訓並下腐刑

群下議奉迎事其黃門侍郎張華等皆沮之德
乃遣其將慕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
迎衛寶謀弑之初寶既遣思後知德已攝位稱
制懼而北奔護至黎陽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
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求還就寶德不許固留
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
寶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
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
思雖無申胥哭楚之効尤慕龔君賓不生莽世

德怒殺之

詳具甫
燕錄

李系

李系趙郡平棘人也仕垂散騎常侍東武城令治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祖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占候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秘書監高密侯垂滅永徙先於中山後歸仕魏

屈遵

屈遵字于度

一作于皮

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才藝

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桓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魏太祖南伐軍次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

一作渚

屬城長吏

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

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主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魏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摠攝文誥皆信委之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以家之遂爲廣川人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伸遠近嘆之皆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仕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魏太祖聞其名嘗遣使求之垂彌增器重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太子寶伐魏敗於參合彝及從兄代郡太守潤等被執後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年六十卒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端謹方正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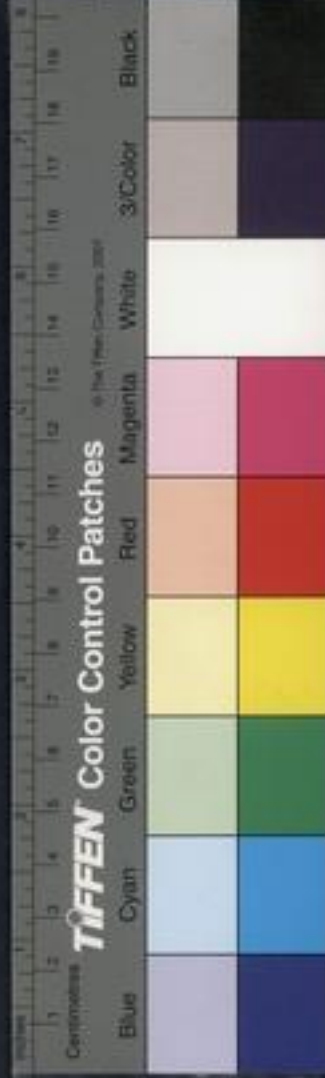
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魏太祖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秩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

餘崇

餘崇字子厚其父嵩仕垂光祿大夫平視叛於魯口嵩以鎮東將軍討之軍敗見殺崇仕寶爲建威將軍寶被圍於中山清河王會表求赴難使崇爲前鋒率騎五百伺魏强弱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勇

冠一時衆心稍振後會使壯士襲殺高陽王農欲棄喪走龍城崇涕泣固諫乃聽載軍後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封潁陰公蘭汗之亂隨寶入龍城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遂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且暮卽屠滅但恨不得手膾汝曹爾加難殺之

平視



平視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遷
征東將軍參合之敗視舉兵魯口以叛博陵武
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視弟翰亦起兵遼西
從于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
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視將妻子
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視復收合
餘黨保據唐高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匠豁

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
居幽州顯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
質焉垂以爲河間太守後率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世爲雄一曰部大人活撥仕垂爲唐郡內史遼

東公魏平中山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谷袞 谷袞 昌黎人也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當時仕垂至廣武將軍

鄴紹

鄴紹 范陽涿鹿人也仕寶濶陽太守魏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

盧偃

盧偃 范陽涿鹿人也父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偃與子邈並仕於垂偃爲營丘太守邈爲范

陽太守皆以儒雅見稱

盧晏

盧晏 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垂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太守子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太守

仇欵

仇欵 馮翊重泉人也石虎未徙鄴南枋頭仕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垂殿中侍御史徙居中山初嵩長女有姿



色充冉閔宮闕閔破遂入於雋轉賜盧豚生子
魚後有寵於魏

韋閔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
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仕垂
吏部郎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
避地薊城魏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於
官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
文術數知名於特仕垂太史郎從寶敗於叅合
因留仕魏太祖甚見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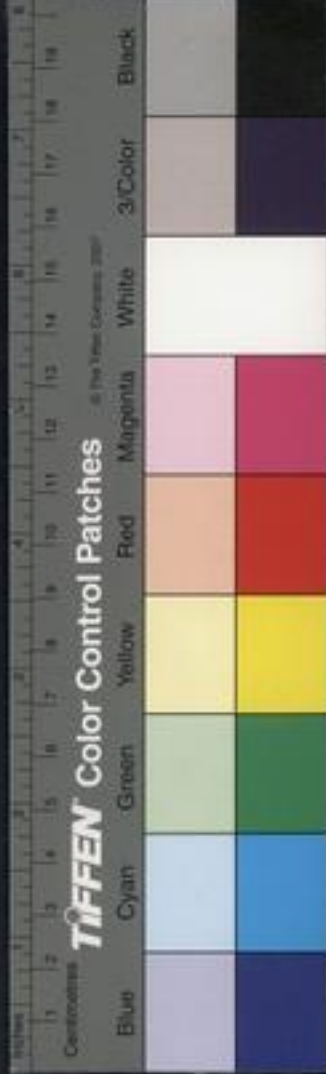
詳具
魏書

段軋

段軋鴈門平原人仕垂廣武令子霸魏太祖略
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軋乃率鄉曲
歸降於魏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陵人也好縱橫刑名之



言爲慕容冲尚書郎垂破長子隨入中山仕爲
從官竇走乃歸魏爲博士歷太宗時爲大將被
慘死

詳見魏書

劉生

劉生頗解卜筮慕容氏嫁女於魏遂爲公主家
臣仍隨入魏賜妻生子

房謙

一作湛

房謙清河東武城人也仕垂爲太尉掾隨慕容
氏遷於齊子孫因以家焉遂爲清河繹幕人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爲苻堅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丕稱尊號以
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
家垂引爲安南將軍河州刺史

張珍

張珍字文表中山毋極人仕竇度支尚書

楊結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



知名於世

許茂

許茂高陽新城人也仕垂爲高陽太守

王高

王高魏郡人家貧徒有四壁夫婦二人晝則傭
耕夜則伐草燒磚以臥

陳刃

陳刃河北人仕於垂失其官爵

盧副鳩

盧副鳩昌黎徒河人也仕垂爲尚書令臨澤公

房堪

房堪常山人仕垂貴鄉太守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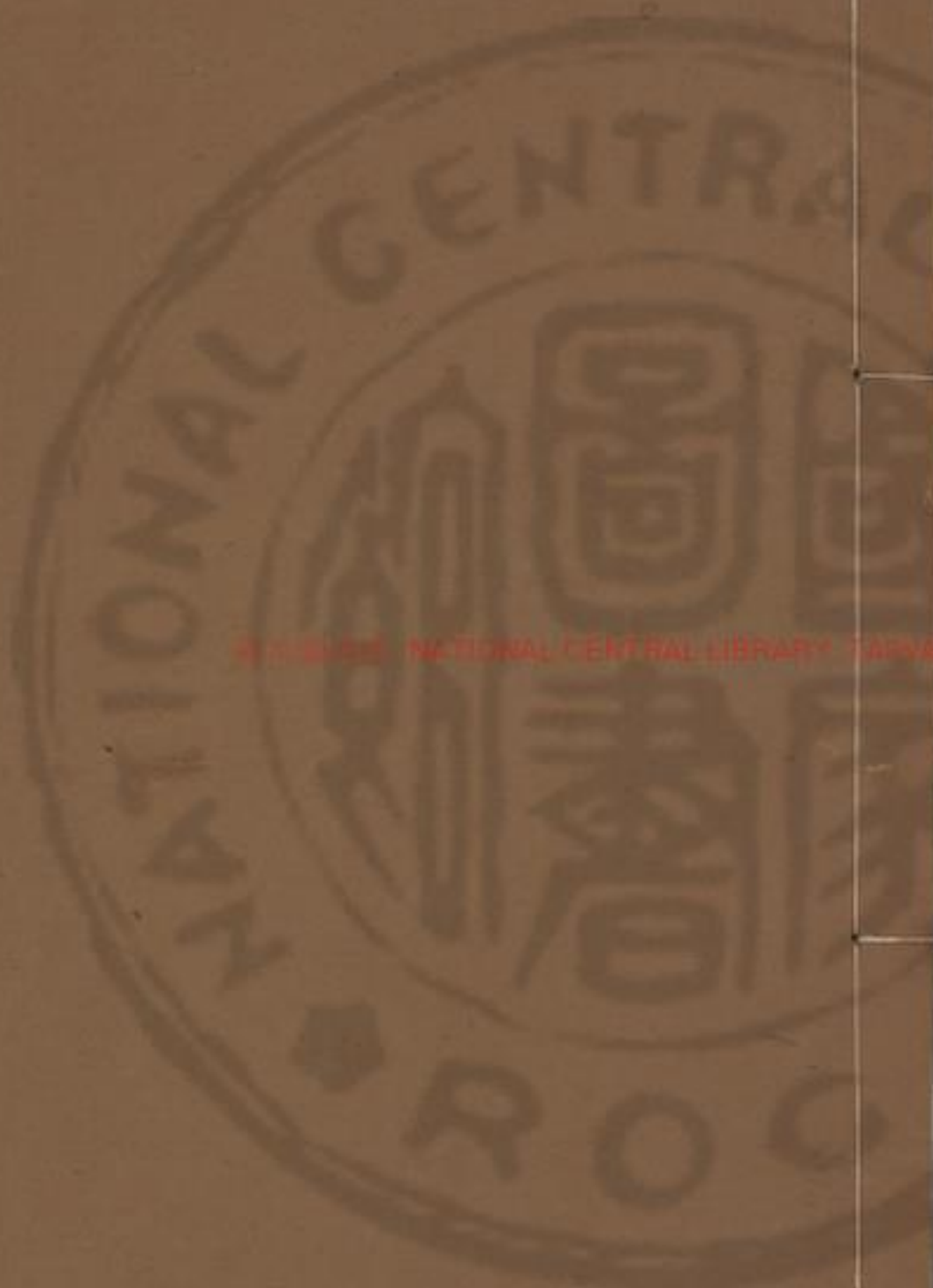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E.O.C.

六國春秋

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100

目十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patch]	[Cyan patch]	[Green patch]	[Yellow patch]	[Red patch]	[Magenta patch]	[White patch]	[3/Color patch]	[Black patch]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目

後秦錄一

姚弋仲

春秋卷第五十三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後秦錄二

姚襄

春秋卷第五十四

後秦錄三

姚萇

春秋卷第五十五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386770 v.14

姚興上

後秦錄五

姚興中

後秦錄六

姚興下

後秦錄七

姚泓

後秦錄八

姚嵩

春秋卷第五十七

春秋卷第五十八

春秋卷第五十九

春秋卷第六十

姚緒

姚頥德

姚紹

姚顯

姚冲

姚詳

姚邕

姚和都

姚晃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一

太后蛇氏

興后張氏

興后齊氏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吉成詵

尹緯

趙遷

薛辦

胡辨

索盧曜

王奚

狄伯奇

梁國見

王滿聰

司馬休之

韓延之

索稜

苟和

十六國春秋卷第六十一

三



趙玄

孫讚

徐眾

後秦錄十

鳩摩羅什

道恒道標

僧肇

道融

佛陀耶舍

春秋卷第六十二

曇無成

道碧

僧叡

覺賢

法明

弗若多羅

法羽

法智

賀僧





後秦錄一

春秋卷第五十三

姚弋仲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郝玄孫柯迴爲魏



十一
卷五十一
十一

征

晉書

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

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

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

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

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

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

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

晉書

兵十萬

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

猛勁道隆後服德滂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

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

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

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

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

之灑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虎旣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

或作

赴 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



虎懼其強正而不之責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
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
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
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
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
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
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謫
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郡虎

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八千餘人屯於南
郊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
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
面授方略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
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
曰兒死晉書有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晉書作時
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
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
差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



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晉書禽耳老
羌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
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乃於坐授使持節侍
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否遂被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
出與石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
討其餘黨盡滅之虎以功命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灃頭擁衆
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

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灃頭弋仲率衆攻閔次
于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
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
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
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于弋仲弋仲
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
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
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于慕容儁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
偽遣禦難將軍悅縮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于
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
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
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
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
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
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誠諸子
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
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

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
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
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
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苻
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苻儼位
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寘園邑五

百家

姑熟趙琦美校

後秦錄二

春秋卷第五十四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祗僭號署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



後秦錄二

春秋卷第五十四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祗僭號署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卽丘縣公晉書作平丘郡公八年春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礪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歛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叅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榮陽始發喪行服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襄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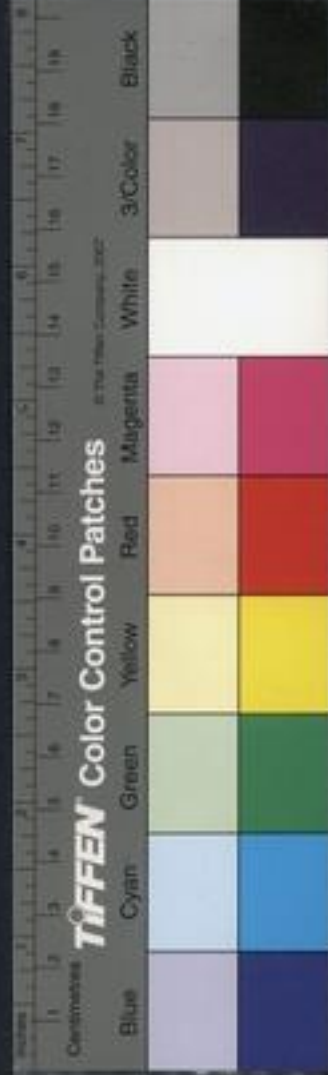
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夏四月襄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一面交欵歡若平生會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王恩據洛陽尚遂帥襄與遇戰於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江東人士莫不重之徙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



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勵將士

永和九年冬十月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在壽春憚襄威名會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遂欲誅襄乃先囚襄諸弟頻遣刺客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之如舊浩潛遣安北將軍魏憬帥衆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并其餘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春表益猜懼遣參軍權翼使浩浩曰身與姚平北

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矣輟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縱放小人奪掠吾馬王臣之體固如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仇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威武自強終爲難制校兵練衆將懲



不恪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乃遣翬還先是浩師次壽春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苻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安等事捷意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陵園使襄爲前鋒引兵北行時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潛知之及明果遣謝萬追襄進次山桑襄縱兵逆擊浩兵大敗濯棄輜重走保譙城俘

斬萬餘軍儲器械皆爲襄所收掠士卒多亡叛襄使兄曜武將軍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復遣龍驤將軍劉啓及王彬之攻益於山桑襄自淮南來援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永和十年江西流民郭敦

一作敦

等千餘人執晉

唐邑內史陳留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



自歷陽還衛京師緣江備守襄將佐部曲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方軌北行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夏五月進攻外黃晉冠軍將軍高季遣將邀擊之襄衆大敗遂收散卒勤恤撫之於是復振進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

永和十二年夏四月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月餘不尅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

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秋七月丁卯太白犯鎮星在柳占曰當有大兵八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討襄已亥進次伊水上襄撤圍拒之匿精銳于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勅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

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
使人溫司馬許遜曰不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
走入太玄中溫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
丹野北爲太玄襄必西北走也襄果距水而戰
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
人部將張駿楊凝等皆爲溫所獲徙於尋陽襄
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如遜所言其夜
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出據陽鄉赴者
又四千餘戶襄勇而愛人雖屢戰敗衆知襄之

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歸赴軍中傳言襄病創
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襄
西走溫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
客禮後自襄所奔溫溫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
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襄奔
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
陽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擊敗之乃與平約爲
兄弟各罷兵

晉升平元年春三月襄徙北屈將圖關中夏四



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從兄輔國將軍蘭略地
鄜一作城遣兄曜武將軍益及左將軍王欽盧
各將兵招集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
秦苻生遣苻飛龍拒戰蘭敗爲飛龍所執襄引
兵進據黃落生又遣衛大將軍苻黃眉平北將
軍苻道龍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羌帥步
騎萬五千要之襄欲出戰沙門智通固諫曰去
年太白犯鎮今歲彗星復掃關右不利出師宜
勸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並立冀天不

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惑衆者斬五月鄧羌
帥其步騎五千來壓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
羌陽不勝而走襄遂長驅進擊戰于三原敗績
爲苻堅所殺時年二十七弟萇帥其餘衆降生
生以公禮葬襄及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
延定爲東城侯

項鼎鉉校

春秋第五十四卷

十八國春秋列傳卷三十四

七

四十一



後秦錄三

春秋卷第五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子也少聰敏一作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叅大謀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襄死萇帥諸弟奔降於苻生苻堅嗣

十六國春秋

七



十八國春秋列傳卷三十四

七

四十一



後秦錄三

春秋卷第五十五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子也少聰敏一作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叅大謀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襄死萇帥諸弟奔降於苻生苻堅嗣

十六國春秋

七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五
立以萇爲揚武將軍轉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七郡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封益都侯邑三百戶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堅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淮南之敗萇奔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堅遣子衛大將軍苻胤討之署萇爲司馬胤旣敗死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叅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於是西州豪傑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拒之校尉尹緯說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從之遂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建元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
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
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
訓閻遵爲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
乾爲叅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
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將帥夏四月慕容冲與
苻堅相攻冲衆甚盛苻將西上恐冲逼之遣使
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五月苻進屯北地厲兵

積粟以觀時變先是苻堅徙晉人李詳等數千
戶於敷陸至是來降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者十餘萬戶六月堅自帥步騎二萬擊苻軍
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來攻苻兵
屢敗斬苻弟鎮軍將軍尹質軍中無井士卒有
渴死者會天大雨營中水深三尺繞營百步之
外寸餘而已苻軍復振帥衆七萬擊秦堅復遣
楊璧等來拒爲苻所敗獲璧及左將軍徐成鎮
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冬十



月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進趨之計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以制天下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敝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乃畱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之遼西太守馮傑等諫曰咎田單以一城全齊今秦之

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乃詐降開門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爲所獲死者復萬餘人堅寧朔將軍宋方帥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縣邀擊破之方單騎奔免司馬田晃帥其餘衆來降

白雀二年春正月萇留諸將攻新平克之因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苻珍嶺北諸城悉來降附夏四月苻輔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抗之男女無遺六月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秋七月萇自故縣如新平聞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堅兵皆散走忠遂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使求傳

國璽堅瞋目叱之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禪代堅不許乃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冬十月慕容冲遣尚書令車騎大將軍高盖帥衆五萬來侵戰於新平南大破之盖帥麾下數千來降拜散騎常侍

建初元年春正月萇如安定三月慕容冲帥衆東下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郝奴稱帝以毅爲丞相渭北皆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



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萇自安定伐
麟破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進攻奴奴懼請降
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五月萇僭卽皇帝位
於長安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初國號大
秦改長安爲常安時晉太元十一年也追尊父
弋仲爲景元皇帝母曰德皇后謚兄襄爲魏武
王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署賓百官
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
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起殿於殺羽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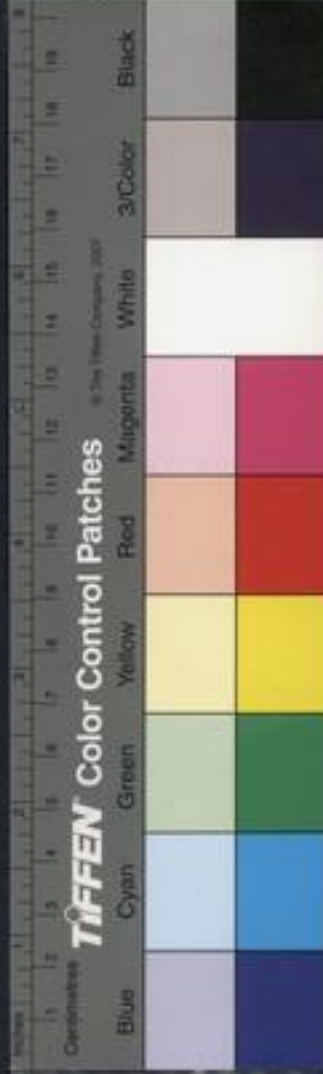
城西北七十五里鳳游鄉上又有御泉池水遂
宴群臣於殿內秋七月苻丕遣平涼太守金熙
安定都尉沒奕于與萇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
丘谷方成兵敗萇以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
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萇
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
將軍聚衆于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
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
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



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家
秦略陽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王統以秦州來降
因享將士於上邽拜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
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
上邽南安人吉成說晉書作古成說說萇散金帛招賢
士莫訖之拜尚書郎冬十月萇還安定脩德政
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敝閭閻之士有毫
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十一月萇復如秦州爲苻
登所敗語在登傳是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

雌一銘曰雄隸書有寇卽鳴又造一刀銘曰中
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初二年春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
夏四月征西將軍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屯涇陽
定與苻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萇自陰
密救之纂退保敷陸秋七月苻登軍於瓦亭萇
攻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
鎮長安遂與登相拒八月登馮翊太守蘭欝與
苻師奴離貳慕容永乘釁攻之欝遣使請救萇



將趙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諫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未宜輕舉長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至且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敢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已一作破破賊而還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進次泥源一作泥源師奴率衆來拒大戰破之盡俘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冬十月長進擊慕容永於河西永走蘭積復列兵拒守長攻之十月二月擒積收其士馬遂如杏城左將軍姚方成

攻拔登秦州刺史徐成執之以歸長乃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剃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建初三年春正月長軍武都與苻登相持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來降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旣終長雄略盖世天下之事可旦夕而定長旣與登相持屢戰互有勝負遠近咸懷去就之計惟征虜將軍齊難冠軍將軍徐洛生輔國將軍劉郭單冠威將軍彌姐婆觸龍驤將軍趙惡地鎮北將軍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畱子弟守



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
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冬十月
萇還安定苻登率衆萬餘圍萇四面大哭萇命
營中哭以應之登衆乃退十一月天大雪萇下
書深自責得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
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
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建初四年春正月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之神
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而禱之曰往年新平之

禍臣行襄之命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
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黃眉
要路拒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罪也苻
登陛下疎屬尚欲復讎况臣爲兄報恥於情理
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曰朕以龍驤
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
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
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追計臣過聽
臣至誠也登進師來攻旣而昇樓遙謂萇曰自



古及今安有臣弑君而反立像求福望有益乎
因大呼曰殺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
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
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
夏四月萇與苻登戰數敗乃遣子中軍將軍崇
襲大界登要擊之敗於安丘秋七月登攻右將
軍吳忠等於平涼忠等敗績八月登進據苟頭
原攻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
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乃畱尚書令姚昱守

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拔之諸將欲因登駭
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
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征西將軍碩德
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戶於陰密遣弟征南將
軍靖鎮之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
已上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二月
雷惡地帥衆來降拜爲鎮東將軍

建初五年春正月萇攻苻登扶風太守齊益男
於新羅堡克之益男敗走登遂攻萇天水太守



張業生於隴東萇還救之登乃引去夏四月登
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帥氏胡數萬人
攻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復叛應之
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
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
圖惡地智略非常人也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
通典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
作咸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

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
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
群臣怪而問之萇曰褐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
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猝滅今烏集而至
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
餘一作也褐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不
戰示之以弱潛遣中軍將軍崇率精騎數百出
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遂擾亂萇遣鎮遠將
軍王超平遠將軍譚亮率步騎追擊飛衆大潰



斬褐飛及將士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謂智略傑出一時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而每遇姚公智力摧屈固其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分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或作一字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已來與人戰鬥未嘗如此之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

何足貴武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爲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辱罵太常權翼言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御群雄包羅備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驂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讐者皆誅之將吏亾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



給長育之秋七月鄭縣荀曜聚眾數千來附萇
以曜爲鎮東將軍豫州刺史

建初六年夏四月萇與苻登相持鎮東將軍荀

曜音書作擁眾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引登至於

馬頭原五月萇率眾逆戰爲登所敗右將軍吳

忠死之萇復收眾前戰征西將軍碩德謂諸將

曰主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

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庸

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

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破之登退屯於郿其兗州刺史強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人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旣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相結吾復以不信疑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以其子達爲質冬十二月萇如陰密攻苻登勅太子興曰荀曜好姦多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



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萇寘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

臣咸稱萬歲

建初七年春正月萇下書令畱臺諸鎮各寘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二月苻登驃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來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征西將軍頌德鎮李潤左僕射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乃赴召及至



一
卷之五
三
長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
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奈何
輒更誅害令人喪氣秋八月萇疾小瘳下書兵
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復豫
建初八年秋七月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
救於萇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仁厚之
稱著於遐邇而英略未著宜遣太子親行擊之
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闢之原萇從之乃戒典曰
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

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典向胡空堡引
還典因襲擊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典還
鎮長安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
皆以其罪罪之八月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
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龍驤將軍楊佺
期及趙驥追之九月萇遣中軍將軍崇帥兵赴
佛嵩大敗晉師斬趙驥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冬
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
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十六日春和 卷三十五
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
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寢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
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
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
至長安召太尉昺尚書左僕射昺右僕射尹緯
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
相吾子勉成大業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
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昺涕泣問取
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
復問庚子萇卒於永安宮時年六十四在位八
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葬稱原陵初萇爲
左衛將軍隨楊安伐蜀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
然左右異之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
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
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果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
相公廟祠之



就李項奕顯校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畱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感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年冬十二月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



就李項奕顯校

後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畱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感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年冬十二月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



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強今易世之際朝廷必相猜疑非永安之道也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二袁之縱授首與人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

皇初元年春正月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擒之夏四月苻登自六

陌趨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拒之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追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詳用緯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待之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其夜衆潰登單騎奔雍五月辛丑興始發喪行服



備卽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
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安成王廣守雍
太子崇屯胡空堡及聞登敗皆棄城走登無所
投據遂奔平涼收集餘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
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步衆
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
賜姚晃分大營戶爲四寘四軍以鎮之安南將
軍強熙鎮遠將軍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
擾亂興帥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二衝奔強熙聞興
將至率戶三千奔於秦州衝復走汧川汧川氏
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餘衆來降冬十二
月興遣使與燕結好送太子慕容寶之子敏於
燕

皇初二年春正月封叔父征虜將軍緒爲晉王
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中軍將軍崇爲齊
公右將軍顯爲常山公又封叔父征南將軍靖
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



文武封爵各有差夏五月鮮卑薛勃屯於貳城
爲魏所伐遣使請救與使弟齊公崇率衆赴之
魏軍引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
而還秋七月魏太祖拓跋珪因慕容寶入寇遣右
司馬許謙詣秦乞師八月興遣鎮東將軍楊佛
嵩入援於魏而佛嵩稽緩不進太祖乃命許謙
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
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氏無
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遣使命

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
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
勲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
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及至謙與佛嵩
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
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
割牲以敦永穆今旣盟之後言歸於好分災恤
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旣敗走佛
嵩乃還是月興追尊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



太廟

皇初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軋歸來降興處之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隴西王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州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兵討之乳率衆來降興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徙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安南將軍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成帥衆三萬共圍上

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奔晉碩德西討干成於略陽干成來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牟廉一人時慕容永旣爲慕容垂所滅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晉王緒討之恭等依河拒守緒不得濟鎮東將軍汾陰薛疆先據楊氏堡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皇初四年秋九月興母蚩氏卒鮮卑薛勃復叛



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
詳於金城興遣齊公崇及尹縉討之薛勃自三
交趨金城崇列營猗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
縉言於崇曰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
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畱令三軍
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
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薛勃勃
懼棄其餘衆奔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興
法氏男質得欲因興葬母虢氏殺興會有告之

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
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
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晉湖城晉弘農太守
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遂至陝城進寇上
洛拔之遣齊公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
之固守金墉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民西河
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
令士卒戰亾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親近爲
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



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東平公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司馬狄伯支迎流民曹會牛壽萬餘戶
於漢中興畱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
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叙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
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
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與每於聽政
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
黃門侍郎吉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

等以文章雅正叅管機宥於是學者咸勸儒風
感焉

皇初五年興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是年興建
南臺武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黃
龍門

弘始元年秋七月遣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
寇洛陽晉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自守雍
州刺史楊佺期請救於魏八月魏太祖遣太尉
穆崇將六萬騎救之九月興班命郡國百姓因

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
災眚屢見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下詔令群公
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趙公旻等五十
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
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
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
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
况臣寡昧安可處之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
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簡省法令清察獄訟
守令之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始平太守周
班槐里令李彪皆以黷貨伏誅於是遠近肅然
冬十月辛恭靖固守洛陽百餘日魏救未至崇
等遂拔洛陽恭靖被執送至長安見興不拜興
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厲色
曰吾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囚之別室
自淮南已北諸城多送任請降乃以東平公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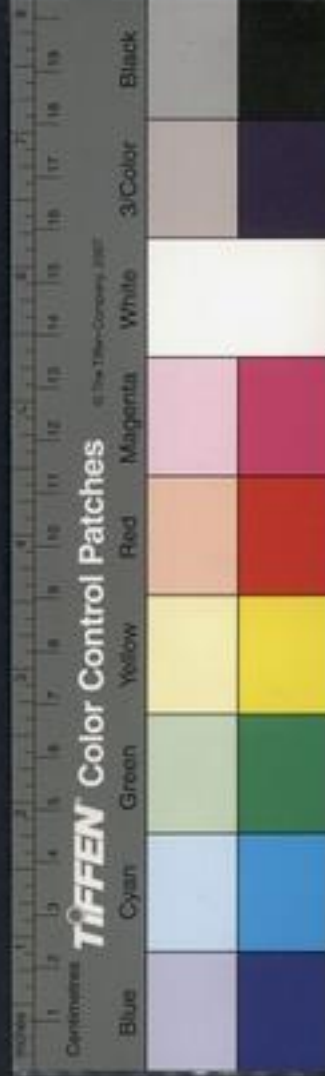
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與下書聽
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晉王緒隴西王碩德以
興降號固讓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晉帝紀譙
作韋禮
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民一萬餘戶
叛晉來奔與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
已久今政化風教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
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
室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
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與如

河東時晉王緒鎮河東與待以家人之禮下書
封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
等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
有不便於時者悉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
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之稱善乃依孫吳誓
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
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
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嘗臨諮議堂聽
斷疑獄於時號無冤滯晉王緒隴西王碩德固



讓王位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從中沮惑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
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
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之增
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二級
弘始二年夏五月興遣使聘魏魏遣謁者僕射
張濟報聘於興興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
率隴右諸軍入自南安陝伐西秦西秦王乞伏
軻歸帥軍來拒次於隴西秋七月興潛引軍赴

之軻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
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軍枹罕軻歸奔金
城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伐高平公
沒奕干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止之
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八月軻歸以窮蹙來降
拜鎮遠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
侯使還鎮苑川復以其故部衆配之冬十月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噉粟之所皆聽奔
赴及莽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



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
罪罪之十一月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
人歸於建康魏軍襲沒奕于干棄其部衆率數
千騎與劉勃勃魏書作赫
連屈可奔於秦州興見勃勃
儀貌奇之拜驍騎將軍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
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王廙一作
武廙入侵
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
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於東堂大議伐魏之策
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校尉常山公

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
討授以廟算之勝一作
策興曰王者正以廊土靖
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

弘始三年春三月連理樹生於廟庭逍遙園有
葱變爲蒞咸以爲美瑞興令占之曰應有智人
來入中國夏五月魏安人焦朗遣使說隴西公
碩德曰呂氏自武王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
菟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
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興遂帥

步騎六萬伐涼遣乞伏軋歸率騎七千從之秋
七月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徑倉松至姑
臧部將姚方國言於碩德曰今授師三千後無
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拒戰可一戰而平也涼王呂隆遣輔
國呂超龍驤呂邈等逆戰大敗生擒邈俘斬萬
計隆嬰城固守別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
東苑來降先是吐蕃禿髮儁檀據西平沮渠蒙
遜據張掖李暲據燉煌各制方城與呂隆共相

攻伐至是各遣使修表奉獻八月涼將姜紀率
數十騎來奔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
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
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
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
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
蒙遜李暲不能抗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
大勛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屯
據晏然碩德圍姑臧累月城中多謀外叛碩德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九月呂隆遣使奉貢請降興答報嘉美拜隆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是年河東蒲坂阿育王寺時出光明人咸異之掘得佛骨於石匣中照燿殊常

弘始四年春二月癸丑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晉襄城太守司馬休之中郎劉敬宜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并求救於興興與之苻信

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夏四月西秦乞伏軋歸遣其子熾磐來朝興署爲興晉太守五月興大發諸軍遣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雷星建忠將軍王次多等帥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一作良國一作良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之兵始平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九
太守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司隸
校尉常山公顯及尚書令晃輔太子泓守長安
高平公浚奔于權鎮上邽中軍將軍廣陵公欽
權鎮洛陽興帥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平平
攻魏軋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陷之六月
太祖將兵逆擊遣毘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
肥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秋七月太祖躬帥將
士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驍將帥精騎二
百覘魏虛實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匹馬不返平

遂退走太祖急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
守魏軍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
糧餽平太祖聞興將至問尚書右兵中郎中山
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
之計將安出先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
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
裏然後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
又乏糧夫高者爲勦所棲深者爲勦所因一作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太祖從之乃增築重圍內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魏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紫壁如此則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太祖以爲然遂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興至蒲坂憚魏之強久乃進兵甲子太祖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

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太祖遣毘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挫乃分兵四據險要南絕蒙坑之口東柱新坂之隘守天渡一作賈山令平水陸絕路將坐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重一作以衛芻牧者使平不得近紫壁九月興從汾西北下營憑壑爲壘欲以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岸闕視魏軍一作乃東



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一作梁魏軍
皆鉤取以爲薪蒸太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
塹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
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
魏因絕其水中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月平
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
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應太祖簡諸軍
精銳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
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盡
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興安遠將
軍不蒙世揚威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多
從平赴水太祖使善遊者泗水鉤捕無一人得
免平衆三萬餘人皆歛手受縛又擒尚書右僕
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
立節將軍雷星建義將軍康官北中郎將庫猗
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
先亾臣王次多靳懃等並斬以徇興遠來赴救



自觀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振山谷數日
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太祖不許興乃下書令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
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太祖聞之戊
申引兵而還庚戌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
安十二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
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
懼而來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
名晉臣其實晉賊才虔定何如其父卒能辦成

大事否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
政盜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
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
今已握朝權必將篡逆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
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
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馬餘皆拜
授有差虔之固辭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
將軍廣州刺史

春秋第五十六卷

後秦錄五

春秋卷第五十七

姚興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畱公宣爲長樂公謚爲博陵公愔爲南陽公璞爲平原公質爲范陽公達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儼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春秋第五十六卷

後秦錄五

春秋卷第五十七

姚興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畱公宣爲長樂公謚爲博陵公愔爲南陽公璞爲平原公質爲范陽公達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儼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嵩爲安西將
軍高昌侯遣鎮遠將軍荊州刺史趙曜率衆二
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率騎助呂隆守
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僞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
松忽送於僞檀僞檀大怒送松忽還歸罪文真
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
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
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
農要京兆柱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

草詩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興皆覽而
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
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軍趙
曜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
園而還秋七月禿髮僞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
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興曰隆藉先世
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
贍終非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世難先遣道
隆一作清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
乃因超表請內徙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及鎮
西將軍姚詒鎮遠將軍一作左賢王乞伏軋歸鎮遠
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八月難
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因勸難攻
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
與蒙遜結盟而還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
兵三千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
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

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
萬戶於長安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
自餘文武隨才擢叙沮渠蒙遜遣弟拏貢其方
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涼禿髮檀畏秦之強乃

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叅軍閔尚

一作關尚

入貢

興許之求領涼州興不許北部鮮卑並遣使貢
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畱恭靖
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

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
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恭靖
誑守者踰墻而逃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
叅軍尋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寧北將軍太
平太守衡譚掠三千餘衆而去興遣大將軍隴
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
伐仇池公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
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歛成從于斌拒壽
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衆楊壽等懼帥衆請

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
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居羅什於逍遙園以國師
禮待之奉之如神甚見優寵親帥羣臣如逍遙
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什演說佛經遂大營
塔寺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
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經樓上會日令
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爲佛神相遇什
七歲出家日誦千言率多諳解無不究通兼辨



夏言既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興使
沙門僧若僧遷法欽道流道標道恒僧啟僧啟
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
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
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興
既託意於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
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於
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
峻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

象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爲奇時沙門坐禪者恒
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夏五月隴
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等帥衆伐仇池
公楊盛頻敗盛兵遣建武將軍趙琨自宕昌而
進又遣其將軍欽俱寇漢中拔固城徙流民郭
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遣子
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引還署盛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三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時劉裕誅桓玄



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
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謚中書令桓胤將
軍何澹之等來奔裕遣叅軍衡凱之詣常山公
顯請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
不絕晉求南鄉等諸郡與許之群臣咸諫以爲
不可與曰天下之藩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
誅桓玄匡輔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
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
等十二郡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與
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班告境內及在
朝文武立名不得同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
禮太史令郭騰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妖寇
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
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
於奔命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
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
萬頭鬪於典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與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與殿屋走入宮一入於市求之不得與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禿髮僭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以爲忠乃署僭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畱尚與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與曰臣州奉戴王於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銜胆棲冰孤

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戎狄若僭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柰何以五



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豈惟臣
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與悔
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僞檀會僞
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僞檀遽逼遣王尚
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
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
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
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否之難自張
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

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

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

難全之地一作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

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

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

陽之燿若秋風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

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

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

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旣遠役遐方劬勞



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
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
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
玄鏡覓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
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
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
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
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
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
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於
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
覆載之德一作思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
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
發遂策名委質值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
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
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
雋也典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



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與因召超謂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

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與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群臣於正德殿以乞伏乾歸寢強難制畱爲主客尚書署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夏四月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宣求援於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瀘口南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



尚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
請母及妻復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與
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於超冬十月與河
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儁檀與以乞伏熾
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僕射張華給事
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興還超
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
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嶷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
華山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

乃止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
興安北將軍劉勃勃忿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
公沒弈干以叛収其衆數萬邀畱社崙馬侵掠
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先是魏
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於秦興許之以
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璧之戰至
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
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
伯禽唐小方姚梁國庫官等還長安興皆復其



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之縱遣使詣秦稱藩

弘始十年春三月禿髮儂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儂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阻兵以叛夏五月蜀譙縱又與盧循潛通上表請桓謙爲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

力自足辦者亦不假君以爲羽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下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興以儂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時勢復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欽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儂檀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赫連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儂檀恃其險遠輕敢違逆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嵩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



取之不必煩中國之兵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
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
討勃勃僣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
掩其壘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獨守可坐
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僣檀嬰
城自固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僣檀遣鎮
北俱延鎮遠敬歸等來追弼復大敗失甲士七
千餘弼回壘不出僣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
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

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僣檀材官將軍
宋益等率衆迎擊斬欽於陣顯乃委罪欽成遣
使謝僣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僣檀遣徐宿詣
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
射齊難以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
斬首七千餘人難引而還追至木城遂爲勃勃
所擒復虜將士萬三千人八月劉敬宣旣入峽
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



刺史鮑陋輔國文處茂龍驤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攻縱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赴之敬宣等引還

弘始十一年春正月興遣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輔國將軍歛曼嵬鎮東將軍楊佛嵩率步騎四萬討赫連勃勃進至嶺北冲欲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懼其謀洩遂鳩殺伯支以滅口譙縱遣使貢其方物興遣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興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作亂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驕矜自爲功乎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賜死以庶人禮葬之三月興還長安夏四月赫連勃勃帥騎二萬來攻掠

十六日 卷五十一
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慕容超爲劉裕所伐遣尚書令韓範詣秦乞師興遣衛將軍強帥步騎一萬隨範往就東平公紹於洛陽并兵救燕勃勃襲擊敗之強還長安秋九月興自將討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詳及輔國將軍欽曼菟鎮軍將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乘虛奄至興欲留步軍輕就詳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

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臆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駕輕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惟陛下圖之興遂遣別將姚榆生逆之勃勃伏兵夾擊禽之又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將軍齊莫統氏兵爲之後繼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畱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興還長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七
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來朝請大舉
入寇江東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
州刺史帥衆二萬東寇江陵興遣前將軍苟林
率騎兵會之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
萬餘人進屯支江林亦進屯江津謙江左貴族
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多懷異心晉荊州刺
史劉道規會諸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
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
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且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會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
奔赴道規單馬迎之遂畱守江陵委以心腹自
率軍攻謙諸將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
林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
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悞無他奇
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
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矣豈暇
復來攻城乎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
往攻謙水陸並進謙等舟師大陳兼列步騎以

待之大戰於支江謙衆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
道軌追獲斬之還至湧口討林林懼引歸道規
遣諮議叅軍劉遵率衆來追俘獲數千餘人九
月劉遵斬林於巴陵冬十月興以國用不足增
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
天植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
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此皆
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補不足有何不可遂行

弘始十二年春二月西秦乞伏乾歸以衆叛攻
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負
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三月赫連勃
勃遣尚書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
因救平涼纂衆大敗生擒纂勃勃又遣兄子羅
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坑將士四千
餘人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
勃勃內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
勃寇隴右攻陷白崖堡遂趨清水略陽太守姚

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虜其衆一萬六千戶而去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引還夏六月晉河間王子司馬國璠章武王子司馬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方誅桓玄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對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臣宗門有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是以避之來實非欵誠所以避死耳興嘉之拜國璠建義將軍楊州刺史叔道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甲第於長安秋九月西秦乞伏乾歸來攻

失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就李屠中孚校

春秋第五十七卷



六國春秋 卷五十一

三十三

後秦錄六

春秋卷第五十八

姚興下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弘始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
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
叛臣阿諛姦詐好聞人之親戚時弼為雍州刺
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
黨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為尚書令侍中
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



後秦錄六

春秋卷第五十八

姚興下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弘始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
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
叛臣阿諛姦詐好聞人之親戚時弼為雍州刺
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
黨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為尚書令侍中
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



宮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檀
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得重將鎮撫
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
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紆
終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宜行
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
日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
工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
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

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彌才兼文武宜督鎮
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乃以
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乞伏乾歸感而
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興以勃勃之
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
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

智效一官行著一登級而進之不使有後

門之等宜及臨相助為吾舉之可也

右僕直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儒

亮乞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

興不將則孫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

求相於後摺隨時任才皆能制治卿自

拔不明旁求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

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

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二月

遠將軍姚詳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矢

竭委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鹿弈干

要之眾盡潰散遂為所執死之興遣衛大將軍

常山公顯迎詳顯聞詳敗畱屯杏城遂以顯為

都督安定嶺北二鎮諸軍事潁川太守平都自

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和敢懷奸計屯聚芍陂

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裕甚輕

弱安敢闕吾邊疆苟有奸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八
孫乎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見不自知乃有
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帥精騎三萬燒其
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
淮直趨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
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
飛越興大悅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
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
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
已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以復厥

位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爲部下所
殺其子熾磐新立群臣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
先已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
冬十月仇池公楊盛阻兵謀叛侵擾祁山遣建
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
壽統步卒爲之後繼前將軍恢左將軍文宗出
自鷲峽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嵩出自羊頭峽右
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興將



十一國春秋 卷五十八
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絕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夾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直是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忽之言興善之賞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爲都督嶺

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討赫連勃勃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勦討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爲不然未幾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下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曼大司馬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萇廟興以大臣屢



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
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三月庚午
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
降西秦乞伏熾磐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
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于成都秋七月平之斬
縱轉首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氏羌仇常叛興遣後
將軍歛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
之成等爲常所敗甚懼請趙興太守姚穆歸罪
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
與廣平公弼率禁衛將軍朱軍鎮撫嶺北遼東
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
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
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弘反於貳原仇常復以兵
應之興與疾往討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
百餘戶於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
平公弼深嫉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廉
桃生爲証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群臣累足不敢



復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
乃以嬖人天水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
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
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
尹昭乘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
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配
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兒無狀潛有陵
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
徒莫不輻輳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
曰安得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
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
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
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
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
泓以兵屯於東華門待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
潛謀爲亂招集黨與數千人披甲伏於其第候
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

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
輔國將軍歛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內姚裕遣
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諸兄在藩鎮者
論弼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忠於儲
宮正是孤狗義亾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
當與孤同狗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爲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
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

東將軍豫州牧陳畱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
軍平原公譔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
疾瘳升前殿朝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羗泣言於
輿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輿曰朕過
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
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
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舍
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
紓闕闕之禍全天性之恩輿謂右僕射梁喜曰



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
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
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
洸及弟平原公譔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
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
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隣
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
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
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克盛今修和親

兼以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
之福也興大悅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
報聘并致方物懿洸宣譔皆來入朝使裕言於
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
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
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
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
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
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一
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
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東曹屬姜瓖上
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賢
爲之盡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
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舍忍其瑕
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
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
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
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

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
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
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爲
中書監

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
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
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
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
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



王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
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
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三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
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
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
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
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
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
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

興弗納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
渭北赫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
杏城陷守將姚逵死之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
遣弼及輔國將軍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
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帥衆寇豳遂
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
周都爲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弼討之戰於
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
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

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至上克薄奇珍以事勢推之方爲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庾宦驅掠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黃金等起兵攻宦宦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三失不知所

在後十八日出於東井畱守盤旋是歲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有術士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緝諧兄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此皆臣之罪也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



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克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與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心少猜忌必能容納群賢保全吾子於是赦弼黨與蘭臺令張泉夕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

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正旦興朝群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



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冀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存之大者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與升與咸懷危懼黃門侍郎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害之尚書姚弋弼謂冲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

所在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南幸因以舉事是仗大義非但救廣平公之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輿入宮作亂復未知輿之存亡疑而不發輿既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欽曼鬼叔弼第中甲杖納之武庫輿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



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其黨尹
冲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歛曼嵬勒兵拒戰
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
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歛曼嵬率
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
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旣不得進遂燒端門與
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輿喜躍貫甲爭進
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
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

弟尹泓奔於建康輿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歛曼
嵬等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
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
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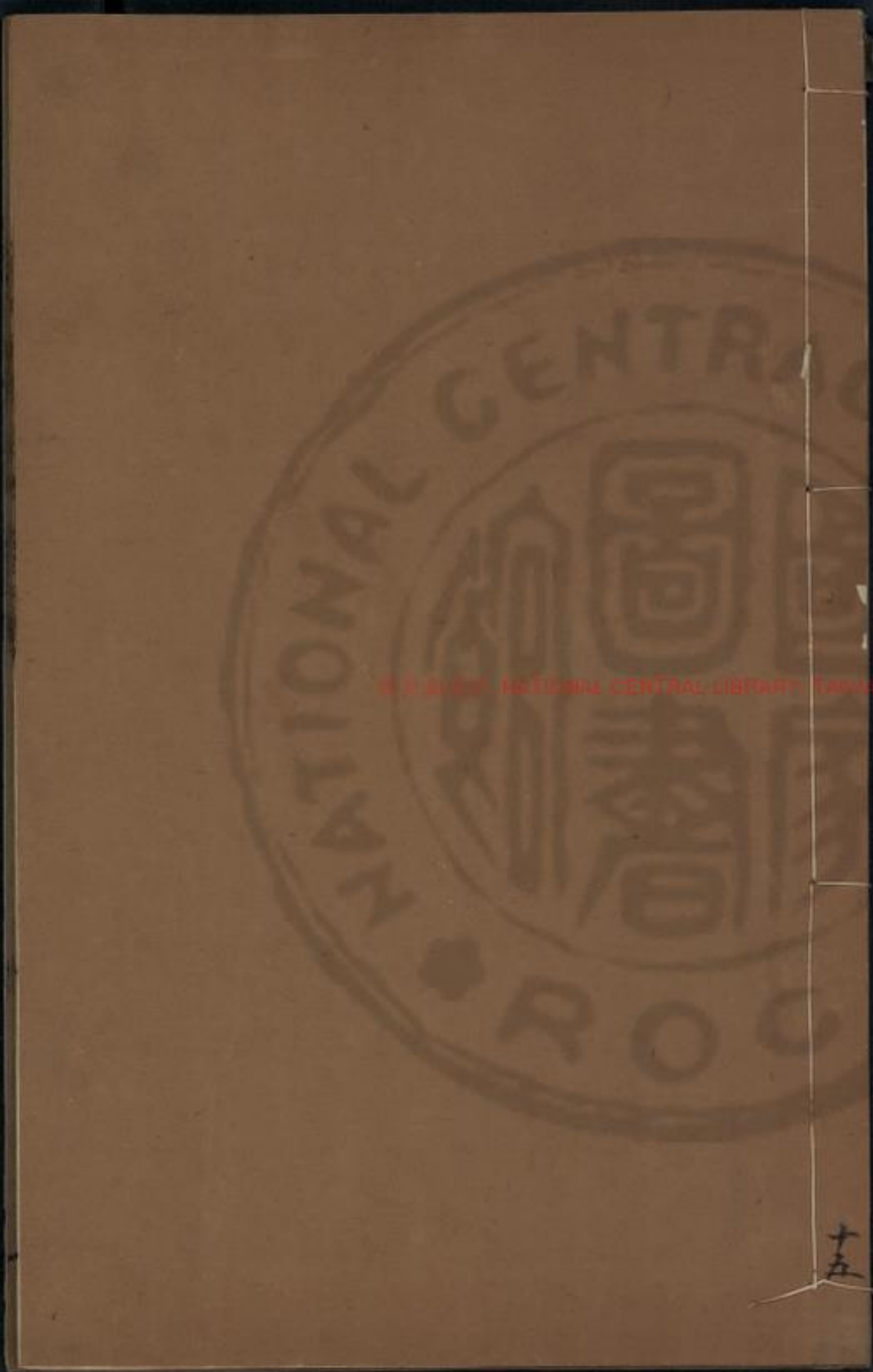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
在於法當入危亾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
行其禍哥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
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
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亾當在二日庚之與午
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
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
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畱守
勾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
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亾衆乃服浩之精妙
就李屠中孚校

秦秋第五十八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UVAN, P.O.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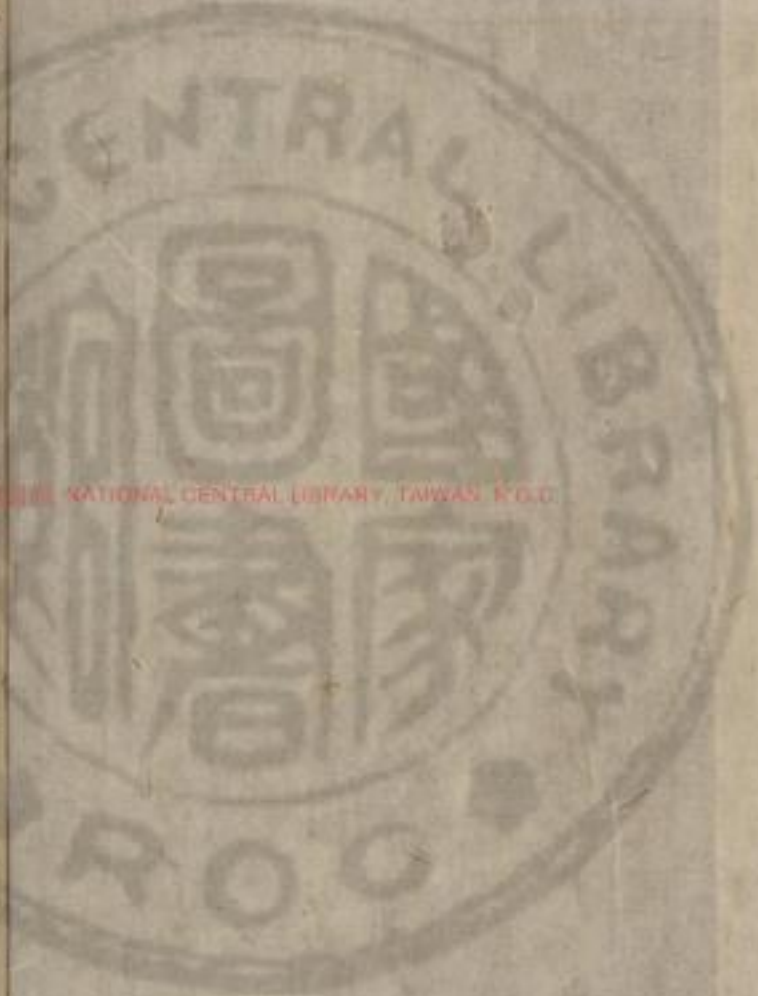
後秦錄七

春秋卷第五十九

姚泓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溫和平明識寬裕而無經世之略又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之立爲太子興每征伐遊巡常留總後事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



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
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
卿見師傅莫不下拜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激厲之
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
靡草君等叅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
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乃
止初興如平涼馮翊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叛
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

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
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
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
以長寇姦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
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河南太
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
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
嘗見於顏色東平公紹每爲弼弔冀泓亦推心
宗事弗以爲嫌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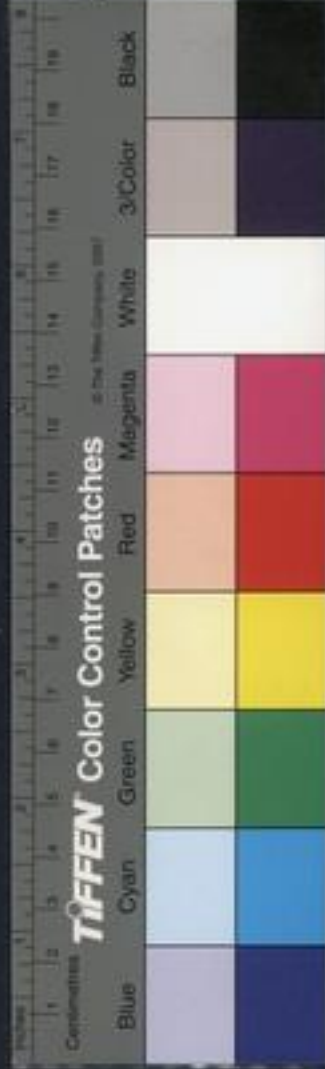
永初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
愔及建康公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
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
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欲謀作亂
泓既發喪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收
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卽吉乃親庶政內外
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
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
初興徙李閏羗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

是羗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泓遣撫軍將軍讚討
之容懼請降徙其酋僚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
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
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
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叅軍韋宗姦
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
勃勃強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
居維城之任不可不爲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
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集非但克固維城



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返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并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懲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

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東平公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別將曇達等來攻上邽上邽刺史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寇掠殘賊無遺征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



攻陷祁山執建節將軍王總進逼秦州後將軍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嶺撫軍將軍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與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今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

一作平都

坑將士五千餘

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旣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奔歸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爲儼所殺勃勃使



鎮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鎮安定
鎮西將軍譙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城東
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
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爲之
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
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
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陂敗之追至朝那不
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馳平陽氏苟
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將軍姚萬

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爲渴所敗鎮西將軍譙
等討渴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歛曼嵬前將軍姚
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
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
義將軍馳玄擊郤之秋九月晉太尉劉裕總督
大將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
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漆丘項城新野太
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
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



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
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
入河泓別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
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
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
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
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
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
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

衆千餘降裕板爲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
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韋華以
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
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
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
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
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
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
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
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城
今關中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
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
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
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
自以孤危逼寇思欲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
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

徵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
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長悞帥衆棄城北渡
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
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諱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
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
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
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
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

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
曜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
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
宗族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
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
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城臯征南將
軍陳畱公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
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
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南

屯陝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爲洸部將說
洸固守金墉可以坐制其弊洸司馬姚禹與道
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
咸共毀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
及城臯榮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
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爲晉司馬榮陽毛德祖所
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
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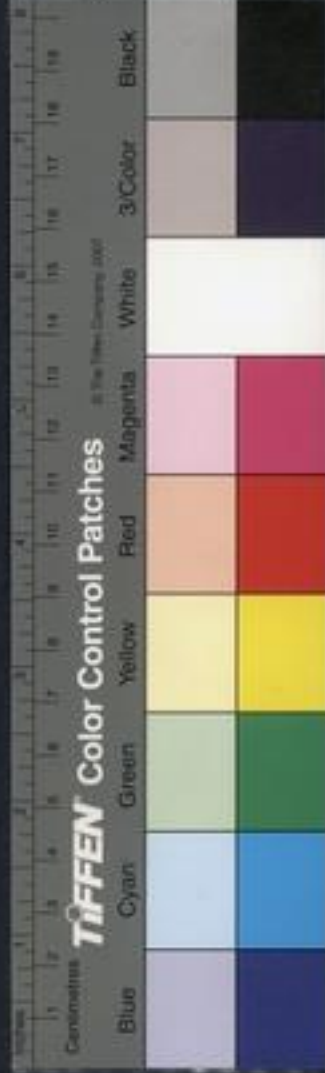
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
闔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雷屯不
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嶮薄惑於信受
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說懿襲長安誅
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帥衆至陝
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
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
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
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
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殺者國之本也而
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問
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召紹等
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
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
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
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
違拒詔勅便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讚及冠軍將軍
司馬國璠建義將軍馳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
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
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卑
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
呈泓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
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
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
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

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
給之王國爲馳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
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
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
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
福秣馬勵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
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戶叛以應懿
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
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起兵圍懿紹入蒲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九
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侯敞
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
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群臣於前殿以內
外離叛晉師漸逼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
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
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
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
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將至棄

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
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徑
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將軍譙
爲恢所敗恢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
車騎將軍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
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將軍姚娥都
揚威將軍彭勰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
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
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

屯柱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撫軍將軍讚聞恢
漸逼畱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
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
導率群下至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
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
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由臣
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
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
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

部將齊黃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紹讚自

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

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

紀事本末

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

云進軍

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既而殺晉守

者奔固潼關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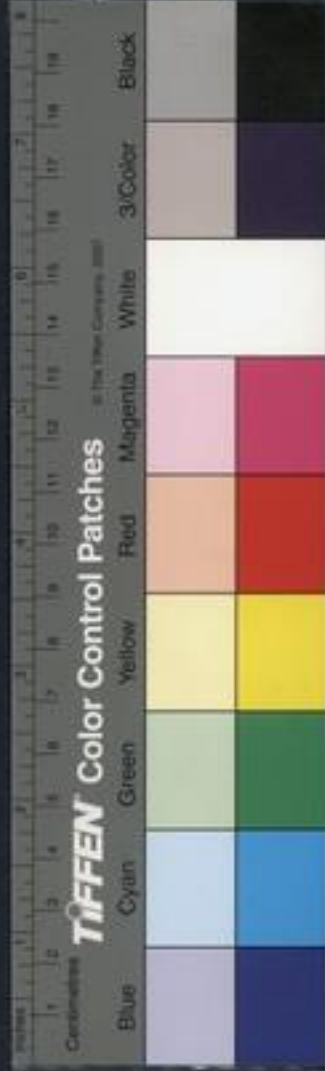
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

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

奔河東

宋書作關中

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側
奴堡爲泓寧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衛將軍
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辛酉榮
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
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
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叅決
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讚爲東平公其餘將士封
賞有差遣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
守潼關又遣武衛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

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
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
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
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
捷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
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
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
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
及司馬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六
多委奔長安田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
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
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帥王敬沈林子等逆衝
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武衛將
軍姚鸞屯兵大略以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
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
鎮遠將軍姚萬拒霸鎮北將軍姚疆拒珍姚鸞
遣寧朔將軍弘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
戰於潼關南爲琰所敗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

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本在
望外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明
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
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
嶢柳以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
來送死兵力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
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閬鄉絕其糧道不出一
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旣沒裕計自阻諸
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



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
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群臣
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
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
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
使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裕尚秦久矣今姚興
死子泓頓劣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
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代秦受勅也今秦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

爲勸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
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也不捷吾不
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
爭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
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
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
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寔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



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
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
東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
萬屯於河北爲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
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
乘利輕趨潼關爲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
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勤
王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
係於前鋒奈何阻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

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
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辨之
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
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鎮惡等馳使告裕
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
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
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糧鎮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稅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六
三百五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
魏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
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伏士七百人車
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頭抱河
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牝魏軍見數百人
步牽車上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
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牝旣舉超石帥衆馳往
赴之並齋大怒首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魏軍見營陣旣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來助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
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
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
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遁平城超石
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
之殺獲千餘太宗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泓建威
將軍河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
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
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



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啣枚夜襲鸞營鸞
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將軍東
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恢武將軍姚難運
蒲坂穀以給軍士至香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
奔還定城泓遣鎮西將軍譙屯嶢柳黃門侍郎
和都討薛昂於河東聞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
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別將於河曲遂屯蒲
坂大將軍魯公紹遣左長史鎮軍將軍姚洽宋書
伯子及寧朔將軍安夷宋書護軍姚墨宋書
伯子

驛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
原阻河爲固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
勦之堅大勦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
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
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
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劉裕曰紹氣蓋關
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
以膏血祭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
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

嘔血而死讚既代紹守嶮衆力益盛引兵襲林

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嶮劉

裕遺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地結壘

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

上各設營壘今舊述尚存秋七月己亥劉裕次於陝

城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戍將皆委城遁走田

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和都屯嶮

柳以拒之裕至闕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

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嶮柳泓欲自將

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

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裕率步騎八千

奄至青泥躬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

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傳弘之以衆寡不

勦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

相援當作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

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

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

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



生死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
謀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
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
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
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裕至潼
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
將軍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
讚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
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將軍平原公

璞及黃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
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讚遣司馬休之及司
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潛引魏軍以躡裕後姚
難旣爲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
渭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
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爲之援讚退
屯鄭城鎮北將軍姚疆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
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疆疆
力戰死之難遁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

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征南將軍陳畱公洸屯
兵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
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灃東泓軍
逍遙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沂流而上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土素無舟
楫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爲
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
後登者斬衆旣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逐去
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

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
里而遙舟楫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
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
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
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爲丕敗兵所蹂踐不戰
而潰鎮西將軍諶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竇
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蚝尚
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
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



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帥諸軍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圍之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請軍門降泓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壘門請降鎮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

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伯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僞輦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收葬器渾儀土圭紀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鎮東將軍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一
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
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
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厓百里之內
草木皆燦死自姚萇以晉季武太元九年歲在
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
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就李包鶴齡校

春秋第五十九卷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姚嵩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嵩興之弟也仕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
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
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
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
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
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一
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
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
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厓百里之內
草木皆燹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
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
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就李包鶴齡校

春秋第五十九卷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姚嵩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嵩興之弟也仕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
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
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
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
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
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工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
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
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
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興又與
嵩書曰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
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
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忘
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

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
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尋有答
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
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
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
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
闇思不叅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
弘慈善誘乃欲令叅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



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添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泥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

於理矣故聖人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佳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



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
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
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
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
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
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
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况復斷耶然則有
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
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

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
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
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
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麤以麤應細
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
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
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
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
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



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
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
玄固非庸近所叅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
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聖心恒一恒
一故同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
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
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
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
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

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
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
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
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
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
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徼
臣獨受其賜與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



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爲卿各以相
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
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
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
有詳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
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
請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
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

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
其猶繩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
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
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
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
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
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
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佳法不佳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



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
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
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
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
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
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旣
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旣
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

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
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
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
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
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
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
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
常以爲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
誰也嵩復上表答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



備伏尋之日欣躍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
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
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
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贊雖
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
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
味微言研味彌至其爲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
臣仍克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
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

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
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
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嵩時出鎮
上邽以泓永和元年與氏王楊盛相持爲盛所
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爲
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爲司隸校尉鎮
長安興嗣立徙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



東太守柳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請降因徙
新平安定六千新戶以實蒲坂緒遂爲并冀二
州牧以鎮撫之興既降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
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
見兵爲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
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
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內及
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
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禱

字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
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
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
德所統部羗屯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
萇與萇攻陷登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
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羗校
尉鎮上邽萇死興秘不發喪徒碩德鎮陰密其



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不從遂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爲隴西王討平涼將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率衆來降尋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鎮上邽後以興之降號固辭王爵遂以征西大將軍隴西公討乞伏軋歸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又帥步騎六千討呂隆於姑臧攻圍累月城不卽拔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隆懼出降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遂

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恭王配饗於萇廟

姚紹

姚紹萇庶母弟興叔父也爲撫軍將軍封東平公興克洛陽署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敗績而歸及興寢疾紹典禁兵宿衛廣平公弼潛謀爲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爲



一
弼羽翼馳遣告之與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僞
位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
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隸宗
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
黃鉞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
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麵爲大
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
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
無所言末年晉太裕劉裕來伐紹遣左長史姚

洽屯軍河北欲以絕其糧道反爲所敗洽等死
之紹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紹未亾時率
衆攻函谷關厨人爲紹炊飯氣蒸汗流輒便成
血腥甚積日如此紹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
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紹病死是年晉師北討掃
定潁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爲劉裕所擒斬於
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爲



縣令十餘年政無疵類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
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賢士
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
轉司隸校尉衛軍大將軍累遷至大尉卒謚文
成公

姚冲

姚冲萇之少子與弟也勇力善騎射與署爲平
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
軍次嶺北冲欲回襲長安伯支不從鳩殺之與
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
絕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歛成泣謂興曰
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
殺寮佐反形已露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
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
賜冲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爲安遠將軍始平太
守屯兵隴城興旣嗣立秦苻登自六陌趨廢橋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
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
城會鮮卑薛勃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
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爲赫連勃勃所逼糧
盡南奔興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爲勃
勃東平將軍鹿奕干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
始中興拜劉勃勃車騎將軍奉車都尉常參軍

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
親育陛下寵遇大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
世之才吾方收其橈用與之其平天下有何不
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爲安遠將軍使助沒
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
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
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害興不聽竟以勃
勃爲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
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

十六國春秋 卷之二
至於此邕識鑒明慧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
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爲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
泓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
時事

姚黃眉

姚黃眉興之子也其姊卽魏太宗昭哀皇后泓
滅黃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

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邑二百戶世祖卽
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
西王謚曰獻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故世祖
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沒受
遺輔政興立西宮命晃與元子監國政入居西
宮

太后馳氏

十六國春秋 卷之十
三十四
虵氏略陽氏虵玄之從姑也。薨，白雀三年立爲皇后。薨，死興嗣，僞位尊爲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一作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

臣孝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興后張氏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爲昭儀，興甚寵之。弘始五年立爲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本略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妹也。初爲昭儀，弘始十五年立爲皇后。

就李屠中孚校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吉成詵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
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詵因進曰臣州人
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
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
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
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吉成詵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詵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
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
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
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臣賊不滅乎緯曰登窮
寇未滅奸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
府之國王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
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
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克定大業耳晉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
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至上帝略內
明英武外發可謂無勦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
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時如其
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
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詵風
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
韋高放浪不稽慕阮藉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
酒詵聞而嘆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



六國春秋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爲襄司馬緯
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
魁梧議論爽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嘗
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
仕緯晚乃爲吏部郎番書作
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
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心竊自
喜踊躍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
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
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旣而爲萇別騎校尉萇如
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爲盟
主遷爲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
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
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亾也不
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
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以爲不

可畏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畏聞而
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
學憎鏗不正耳畏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
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
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畏曰卿實不及胡爲不
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畏曰朕實不如漢祖卿
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
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畏默然出鏗爲北地太
守畏死緯與興滅符登成典之事業皆緯之力

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
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
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
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
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
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
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
立事竊謂未負管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
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一
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
作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登盪清
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
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
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
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爲尚書左僕射萇與
群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
今忽爲群臣得無耻乎遷曰天不耻以陛下爲
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
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辦

薛辦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
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一作與薛祖薛洛等分
統部落故號世薛父疆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
孫目以微劣疆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
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興既



一六
卷之二
三十二
僭立遂歸仕與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辦幼而
雋爽侗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辦
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
河北太守後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
營降

胡辨

胡辨涼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
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
之興勅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己勵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
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不群嘗夜讀書
以燭繼晝爲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苻爲騎都尉苻登累年
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苻登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
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
西辛暹仰托明公苻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苻厚
加禮贈以暹爲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爲護羌校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勃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盛歎始學菟書獨擅其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爲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年

八十餘而卒

王滿聰

王滿聰仕興爲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塗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携子侄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內史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

十一國春秋 卷六十一
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苻識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畱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托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苻識之言畱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旣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

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荊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叅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顯宗名見爲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



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
釐剖苻作宰實獲我思興時爲太常典以勃勃
乾歸作亂西北僭檀蒙遜阻兵河右欲求重將
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
史綏誘西秦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
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
爲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
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
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
舅甥之理不得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消天
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
所耻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爲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
撫士卒陳畱公洸鎮洛陽玄時爲部將晉遣檀
道濟來伐師至城臯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勦宜攝諸戍兵士
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
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損敗晉終不敢越金
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
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
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
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
責乎洸以爲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
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
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
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勦爲德祖所敗被十
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
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
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爲安定護軍赫連勃勃
來侵人懷危懼亾奔相屬讚獨率衆拒守城陷

爲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旣破衆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就李陳泰交校

春秋第六十一卷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
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侖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爲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旣破衆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就李陳泰交校

春秋第六十一卷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
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侖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大闢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
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
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
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
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
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卽馳驛送來光
旣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爲姚萇所害乃縞素三

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
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
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
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
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
經復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使出經論凡三
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
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
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
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
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
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
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
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嘗誦經
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興諮

什通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
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
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
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曾襟之中欲有少
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
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
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
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
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

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國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性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
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
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爲人神情
鑑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疋且篤性仁
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
座謂典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典謂
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

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
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
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
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
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
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
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與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聞羅什入關
往從之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與
雅聞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
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
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臨四
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

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
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
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
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
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
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
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
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
仰惶慙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



十一國春秋 卷之十二
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
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
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
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
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爲陛下
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
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
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况陛

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
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
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
薦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
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
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
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
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
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懇勸廣



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
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
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
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
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
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
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
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
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

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興復詔恒標
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
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
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
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
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其
引無限之罪屢污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
情謹奏以聞興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



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
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
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
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
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
若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恒等亦可令
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興復命僧若等
勉諭之必欲遂其心若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
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

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
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以文
網也興又下書與僧若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
之朕以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
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
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
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
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毒朕以寡德獨
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



門亦毘世宜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
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
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
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
虛言極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碧等答典書
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
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

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
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
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
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
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
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
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
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恒
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



法服將擢翠翅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上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李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袞裳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骨停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旣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穎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興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
真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歷
觀經史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
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辨肇既才思幽玄又善
談說承機挫銳會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
彥莫不挹其鋒辨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
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

與僧叡俱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
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
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
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
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
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
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
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



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
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
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
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
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證無
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
一日過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
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

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
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論學徒
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
興答旨懇懃備加讚述卽勅令繕寫班諸子侄
其爲時所重如此肇又爲羅什法師誄曰夫道
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
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
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



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壑世之安寢則覺以大旨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嚮馳八極恬愉弘論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樽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玄閒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旣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典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屬於秋霜故
 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
 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
 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
 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
 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
 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
 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冲恬靜默

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
 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齟齬逸量
 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
 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
 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悒悒冲懷惟妙惟真靜以
 通玄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既立
 二教亦寶誰謂道消玄化玄新自公之覺道無



不弘靈風遐扇逸嚮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
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徒無方統斯群有紐茲頽綱順以四恩
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
般若以應天比如何運遭幽里冥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
遐籠長途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擗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
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
嗚呼哀哉公之云亾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
摧軸朝陽頽景瓊岳巔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翊嗚呼
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
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

吳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
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
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
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
異勅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
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獅子
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

爲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
什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治東土遂
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
今請與秦僧誦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
許之關中沙門相視缺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
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
其所讀書目一覽卽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

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爲誇
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
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
羅門愧服旬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蜀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
甚相尊敬什旣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
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
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救之畱耶舍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
爲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
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
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
已入長安聞與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
使入棘刺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與往迎與不納
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
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
遠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着



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與從之遣使招迎厚
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
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開命
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興歎其幾慎欽佇
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
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
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
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其相參決辭
理方足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

髭髭婆沙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
偵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
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
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
服其強記後辭還蜀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
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絕倫聞羅
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



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
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
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
將亾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碧

道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奉律精苦爲興所重
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
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
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
於今爲極僧尼寢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濟
頽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爲國內僧
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歛惠斌爲僧錄班秩有
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
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司徒
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實



鄴衛之松柏一云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

器叡風神散徹一云民員產隆含吐與大悅即勅給俸

郵吏力人輿輿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

鄴衛之松柏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評論中有七

處文破毘曇子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

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

即梵言佛馭跋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

恨相見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

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

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遂與賢決未

了義彌增崇敬泓為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

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

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

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沙門

曇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微塵是

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

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



微乎興時專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唯
賢不與衆同隕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
五船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若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船之論何所窮
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
去興聞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
之咎令萬夫無導勅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曇
摩耶舍

法明蜀賓人少而好學爲弗若多羅所知及長
氣幹高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群博覽經典潛思
八禪遊心七覺時入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
不避虎兇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
婆沙律咸稱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
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弘交州刺史
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爲說佛生緣起并
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興時
甚崇佛法法明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

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
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
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沙
門道標爲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
藏專精律部爲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
關中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
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旣善斯部

共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
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
文二分獲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
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
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
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
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



身供養弘始中與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
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
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舍
身呪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
已絕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
遺莖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爲興
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羗圍中隱溝邊叢棘以
自蔽復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遙喚後軍
指令殺之軍過搜覓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
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皆有效
驗興甚神禮之興嘗朝群臣於太極殿僧慟泣
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
藥掃一馬廢開屋說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
遠來天所送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李貞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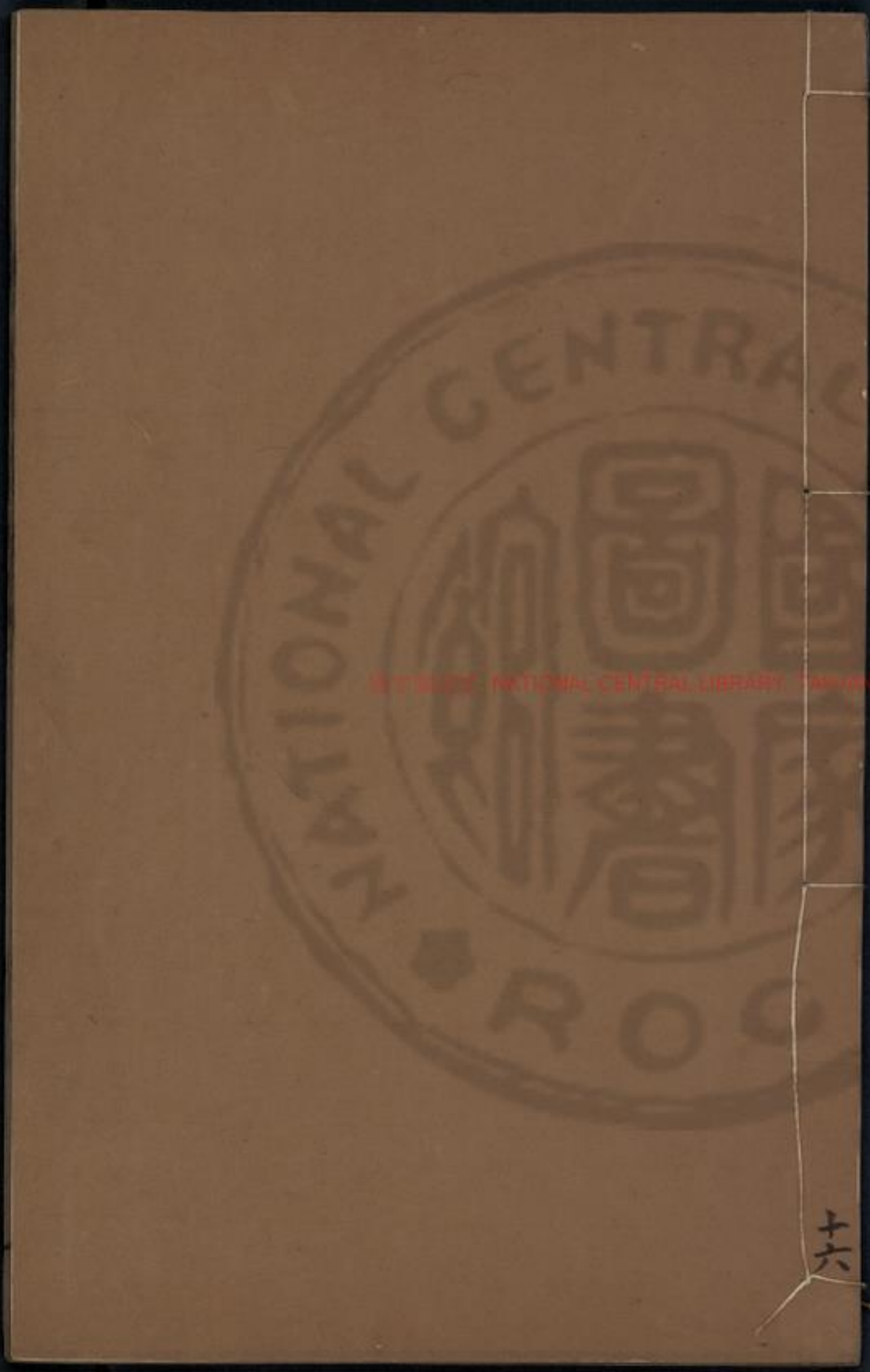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 O. C.

十六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目

南燕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三

慕容德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慕容超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慕容鍾

封孚



慕容氏
王景暉
高軌
冷平
張季
王牢
李根
傅融
劉永

封嵩
杜弘
王始
張瑛
王鸞
龐世
桓敞
張華
張恂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二



南燕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三

慕容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宮人言
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
方姪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
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
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
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
群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
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建熙初進號安北將
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
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陝以叛苻柳起兵枹
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見暉傳言辭慷慨識
者知其有遠畧暉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
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
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

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器異之因其論軍國大
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
阿蒙也枹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
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
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爲張掖太
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爲副乃拜
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暉將護
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晉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
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

羅秦之喪師當由於此空掩目而過奈何將衛
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
曰管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
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空乘其弊
以復社稷暉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
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
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
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救太子
寶曰鄴是舊都空委范陽王寶旣嗣位

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
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雷臺

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

後燕作
拓跋儀

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
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
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空動者
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
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
三不可擊也被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宐動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不宐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宐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眾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問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二字一作青字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

致死者會章盧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眾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



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鬪沸中山頽惟
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
師盛於冀州未審實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
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實猶存群議乃
止實尋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
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
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
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恆懼不可以戰宐及魏
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

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
勢不能久畱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
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
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
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
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旣克中山遣衛王儀一作元儀
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
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

將從滑臺遇風船沒水經註作既無舟楫魏兵垂至衆心
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冰合遂
於夜中南渡黎陽訖且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
若有神焉鄴令韓範一作言於德曰光武渡滹
沱河澌流亦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
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
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
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
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

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
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
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
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
麟見麟以爲巳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二
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
守兵抄掠平陽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寧王夏四月先是
 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
 地王鍾德之從弟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
 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
 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
 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
 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
 勉從群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
 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

為何如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
 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
 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捨天授之業威
 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
 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
 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
 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晉
 崩贖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
 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



殿下馳徃訶之德流涕遣護護率壯士數百隨
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弑之初實遣思詣鍾於
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畱用之
思曰咎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
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龍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
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畱之思怒曰周
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梁王殿
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

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
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
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
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
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
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竝就以張剛
爲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鍾
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

侯

一作闕
外侯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
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
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
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
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既敗走反
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畱魯陽王和守滑
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
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

軍至管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
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
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
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
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
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
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
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穎之民多附於魏
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
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危懼不可復戰
不如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
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
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
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
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
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一作地嶮人殷
可攻而取之以爲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

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
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
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
夷無嶮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
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舟而
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
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
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
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六國春秋 卷之三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巖之所營山形嶮峻足
爲帝王之都辟閭渾沓爲燕臣後負國恩勒兵
潛據今宐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
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
解旣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
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
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
有托無以立陛下今卽聞之擅越敬覽三策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
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
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宐先定兗州巡
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
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
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
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部縣
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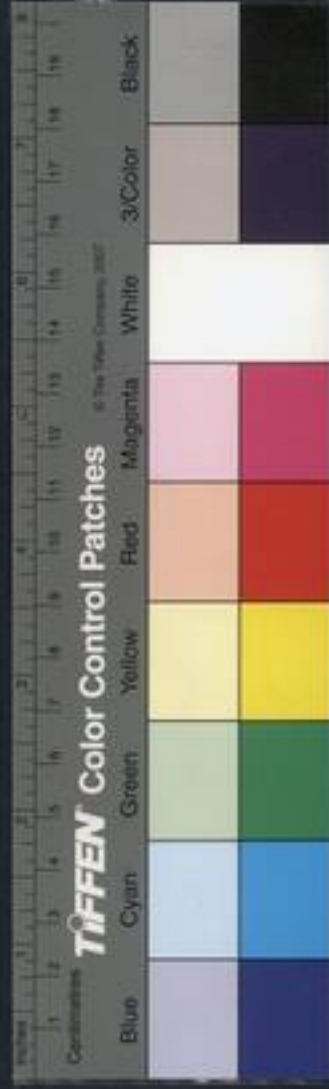
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
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
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
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
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
任安委城而退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
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管經
困艱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
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

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渾閭父蔚督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
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
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
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
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咎韓信以裨將伐
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
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



十六國春秋 卷六十三
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
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
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
晉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
陽身歿於奴隸近則曹焜跋扈見禽於後趙段
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
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
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
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后俱摧

先是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
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
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
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
率千餘人戍薄苟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
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
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
父俱歿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
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爲僧朗建神通



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咎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卽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荅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

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溪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敘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諡燕王暉曰幽皇



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爲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

德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如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備德遣從事中郎杜弘如長安問母兄消息

具詳



傳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
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
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歿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
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
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
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

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鬪足因目牛山而
歎曰古無不歿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
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監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
散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
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
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一作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



酒解之乃瘳拜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是時
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
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
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
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
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
復不役民緣此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
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遺誅國

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鶚之林二
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藜而不守豈非義
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
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
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
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摺於秦越今群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宐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
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
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
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
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宐隱實黎氓正
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
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
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
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
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備
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讌登高遠矚顧
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咎全盛之時
接慎一作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檐臨清沼
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
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艸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
曰咎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畱



心賢哲每懷徃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寧朔將軍一作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內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諱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

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
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政遐邇旣寧物無異望
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
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
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晉少康以一旅之衆
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
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
俟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

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
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議之咸
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疋車一萬
七千乘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
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晉郤克
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
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晉人也雅之等頓首
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 在 聖 時 雖 則 萬 隕 何 以 上 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免達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王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

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爲前將軍北地王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咎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

水經註作女水有神化
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備德甚惡之冬十一

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
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
備德夢其父甞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
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
敕觀此夢意吾將歿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
殿議立超爲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
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

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歿已

下子爲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

曉更見公卿顧托以汝歿無所恨舉目視公主

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

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額之乃立超爲皇太子

是夕薨於顯安殿

一作堂

卽晉義熙元年也時年

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爲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

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僞

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慕容超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

納一作納

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畱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慕容超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

納一作納

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畱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十六國春秋 卷之四
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幾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一得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

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

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狂行乞

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

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爵

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

對或問而不荅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

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徃來無

禁濟隱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

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



十六國春秋 卷六十四
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
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
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
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
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
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
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佐
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門

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
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爲太子備德既歿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殊歿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
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
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
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



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射自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爲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空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等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奇玉林皆寶法曰咎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安知非此族乎超



聞而恚忿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
去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歿法又不奔喪至是
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
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並稱疾
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
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
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
於青州開二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
陽王疑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一作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城塞
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
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
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
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
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不恤政
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
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
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



數繼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
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道之
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
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
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
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犬馬生郊典儀寢廢今
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
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
爓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

乃先聖之經不刑之典漢文易之輕重垂度今
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
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
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輟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
在五刑一作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輟著
之春秋哀公之烹爓自中代世宗邵齊亦愍刑



十卷目表利... 卷之四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趙趙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趙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趙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典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與曰咎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趙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宐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



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晉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德在秦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借虛名不爲之降屈乎竈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晉與姚興俱爲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欸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晉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



我俱失竊未安之典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
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
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
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
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
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
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
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
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還說興乃大悅賜範千

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疑自梁父奔秦
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
還必不復臣也空先質一作制其送伎然後歸之

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
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
侍韋宗來聘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
下前旣奉表今空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
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朕爲太后屈



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
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
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與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
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晉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
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
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
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晉齊
楚競辯二國典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

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
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
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
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
歿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
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



南郊柴燎燭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
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
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
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
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
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煩多事役殷苦之
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
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
濟凍合而灑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

宣曰灑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
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
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眾二千
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
封廩丘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
聞樂作歎音侷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
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載記作韓謨諫曰先帝
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今陛下嗣守成規空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讐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竝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孫頽爲

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棧陽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戾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欵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戾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南陽載記作濟南執太守趙光一作元俘掠男女千餘



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一云惟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遇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

峴吾何患焉敢爲諸君保之趨聞有晉師引見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空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救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燬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



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
也趨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
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
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
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
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
自感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
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之衝一作踐
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審王審一作寧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
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安
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
自貽窘逼管安成君不守井徑之關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爲
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趨又不從
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
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乎

趙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宮城梁父二戍修
器械簡士馬蓄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趙兵
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
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
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己巳裕師次東莞趙留羸
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
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
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

朐臨朐有巨葭水去城四十里趙謂公孫五樓

曰今宐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

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

通典作龍
讓將軍

孟龍符

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
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幟御者執稍以
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趙兵四面而至
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
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晏勝負未決參
軍胡蕃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



十六國春秋 卷之四
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
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蕃及諮議參軍檀
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其之後襲攻臨朐
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
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
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
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
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
人入係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

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
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
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
見謝之且問計於群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
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
遲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
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
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
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亦未晚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恃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如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

宜遣乞援以濟時艱趙於是從惠計復遣韓範

與王簿乞師於秦趙尚書略陽桓遵及弟京兆

太守桓苗

苗或作雷

踰城出降遵苗皆趙所委任以

爲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思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
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
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
城益急超旣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
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竝爲
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
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并獻馬千疋
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
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

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
範旣時望又與姚興相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
燕宐密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
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遺範
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
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
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
騎十萬遙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
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
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
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
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
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
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
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
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
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爲勃勃
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
王滿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
室今典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
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
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
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
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



十六國春秋 卷之四十四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
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
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
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諱盡忠無二竝
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
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
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
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

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
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諱諫曰陛下遭
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反
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孤以先
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
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
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
爲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
曰昔石虎攻曹疑瞻氣者以爲灑水帶城非可

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
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
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
之今舊基猶存宐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
城內男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
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
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
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
福聖達所先宐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
於時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
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
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
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
將拔之夜佐吏竝集忽有鳥大如鵝蒼色飛入
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蕃獨起賀
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蒼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
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



一六圖系和 卷之七

日云今往亡之

裕曰我往彼亡

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
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
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
軍所執裕歎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曰美哉其言也言必
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
之將歿其言也善乎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
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
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
千餘人没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爲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
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
六年韓範後爲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
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
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爲劉裕所滅



凡十一年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慕容鍾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幸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封北地王超既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凡十一年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慕容鍾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幸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封北地王超旣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十六國春秋 卷之五
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

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超旣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諱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空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諡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聘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趨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趨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趨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趨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徃來疑有好趨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趨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趨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
兄納一作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
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
掖以死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
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友況爲親尊而可
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

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
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
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
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
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
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
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
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
奈何臨歿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鐻
築之始仰視曰朕卽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
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歿猶狂語何可不
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

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
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怒
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
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
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

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
食乃進一斛餘德鸞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十六國春秋 卷之五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

或作垣字



傳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佃佃子邁仕後趙至太
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爲鄉里所重
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
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
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縣竹侯牢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宐竝加原有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蓀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畱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
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
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
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灰豈
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
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
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

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
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
於段氏側若鬼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
縊而歿及葬男女覩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
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
久

春秋第六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十六國春秋夏錄目

夏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勃勃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赫連昌

夏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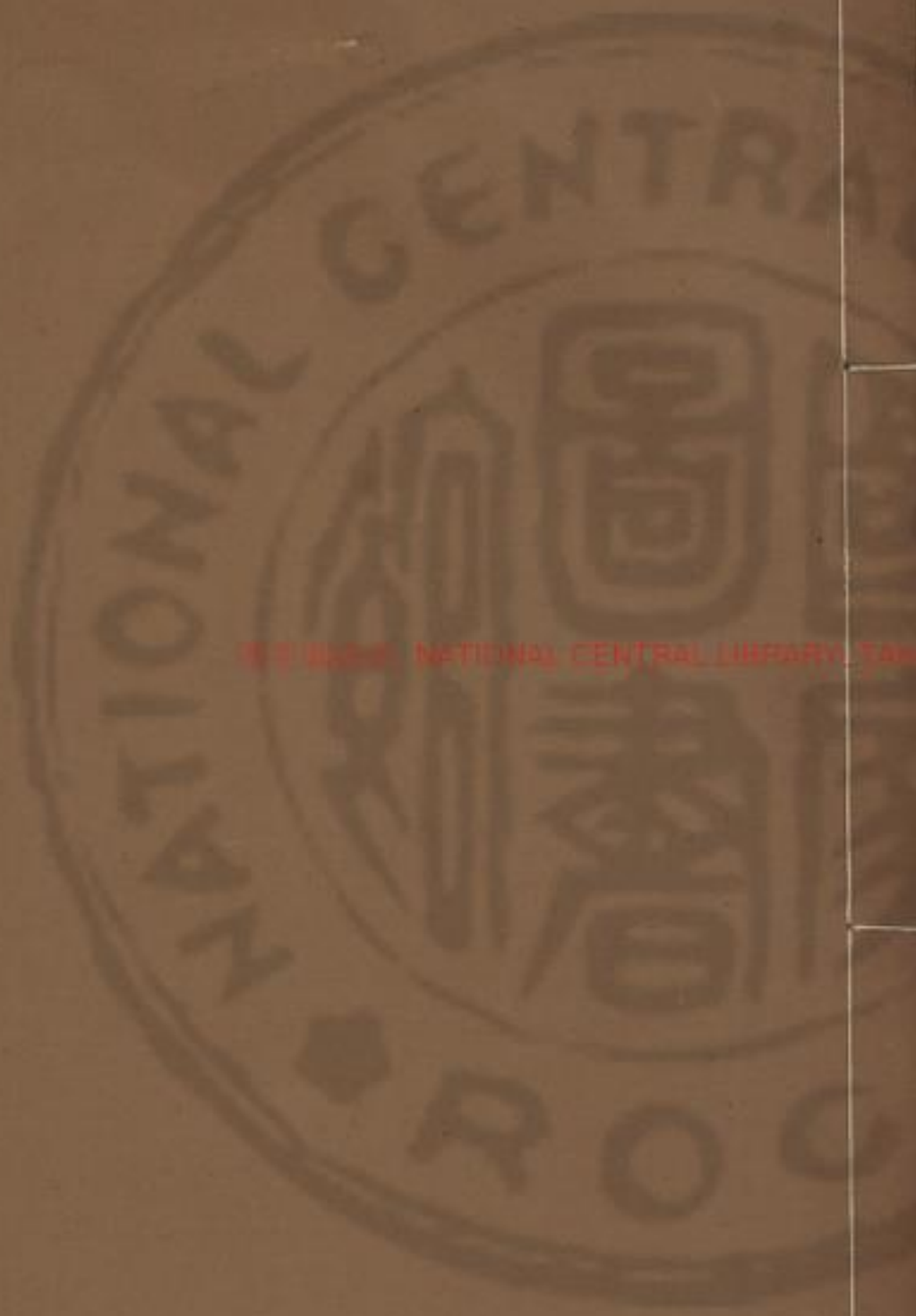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夏錄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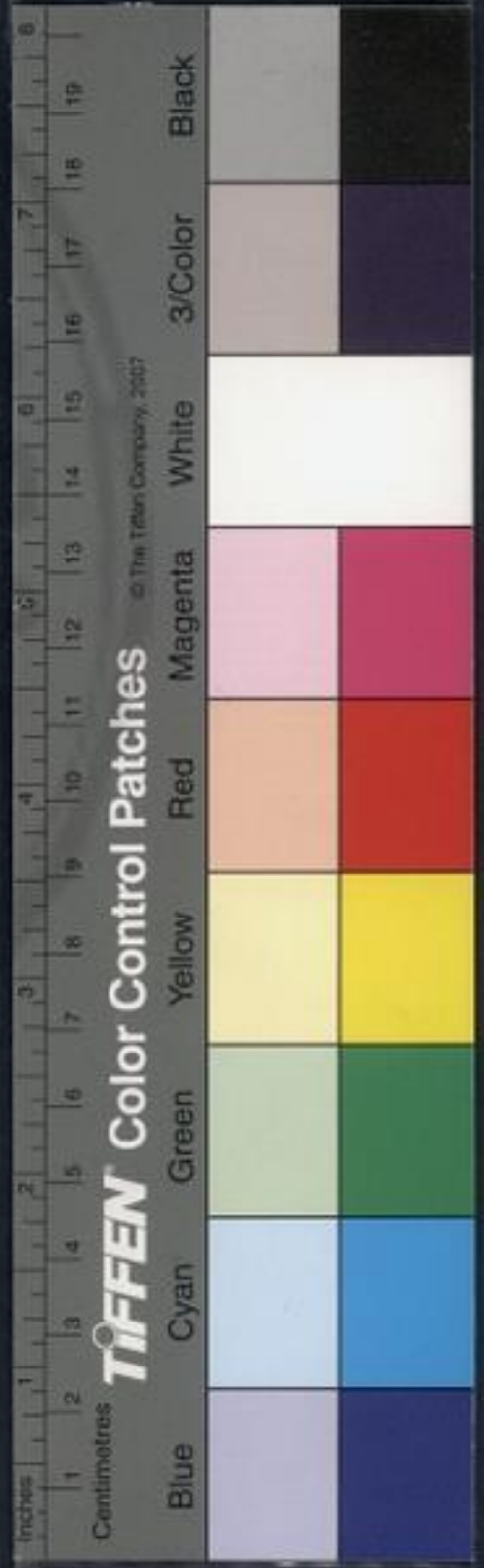
春秋卷第六十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



十六國春秋夏錄目

夏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勃勃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赫連昌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十九日...
...

胡義周

...

王買德

趙逸

...

韋祖思

張淵

...

吐谷渾拾寅

胡淵

...

費峻

韓蒼

夏錄目 畢



夏錄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

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

者卑下也

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

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

興虎意之北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

母號爲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父誥汁爰世領

南落誥汁爰一名訓兜兜字或作兒字汁爰死虎遂代



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
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
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
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
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
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捷初虎又寇西部帝
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
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
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
悉勿祈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
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旣立之後
入居塞內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爲
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
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
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
鄧羗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爲
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
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
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爲鄉導寇魏南境魏師
敗績因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
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爲西單于
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末據長子拜衛
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
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

後衛辰遣子力俟提

魏書作直力提

寇魏南部其衆八

九萬太祖

諱珪

軍士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

爲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方俟提
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
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
入衛辰所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
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
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
 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竝投之於
 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于部帥叱于他
 斗伏魏書作薛于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
 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
 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
 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
 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纂
 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

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
 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
 於勳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
 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
 配之使為伐魏偵候興弟恣固諫以為不可乃
 止頃之復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
 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千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
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
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
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
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
也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

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
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
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

升作

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

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
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
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
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陰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
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
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
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
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
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
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

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
於秃髮儁檀儁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
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儁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
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幸思
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
趨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
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
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士衆以抗我也
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
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儻曰吾追計
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
鑿陵埋車以塞路儻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
左臂勃勃衆逆戰大破儻於百井追奔八
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
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

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

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

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退

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

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

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
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
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
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
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
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戶
於勅竒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
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
或作金洛生於黃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

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
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
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
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
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進攻秦隴又破
白崖堡遂趨清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
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世宗本紀 卷六十一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
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
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
東將軍鹿奕于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
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
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
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

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秦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
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
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
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
猶耻爲况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
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
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

翔水經註作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爲

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銳利尤甚乃咸百鍊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一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淶連池於三交夏五月
 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耻姓
 鐵弗乃改為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姁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
 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
 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
 者係天為子其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
 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
 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

月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瓚一作瓚為太子封子

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

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達於杏城二

旬拔之執達及別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

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

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
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蠶爾羣生罔知憑
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
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
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
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
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
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

域旣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
子孫末崇斯好蒙遜遣弟涅河太守沮渠漢平
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
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
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氏王楊
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
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
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
以子太原公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
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
人胡儼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爲
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
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謔於雍城謔委
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
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
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
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
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
白狼建義將軍虵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
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
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
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
能拒人裕旣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
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

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叅軍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馬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叅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閩月勃勃聞裕東歸大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
史南伐清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瓚至渭陽關中士民降
者屬路劉義真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

田子率衆逆戰瓚擊敗之退屯劉翹堡遣使還
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
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
進虜何由得平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
遂與鎮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

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
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
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
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
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
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
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
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
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
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寇軍將軍毛修之代
鎮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瑣於渭
陽一作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瑣兵
退遁秋九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
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
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

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
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瑣瑣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
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
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
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
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勅義真輕裝速發
旣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
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
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灊上雍州別駕
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
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瓚率衆三
萬追擊義真傳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今
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
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
瓚兵大至傳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清
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爲

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
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瓚兵不
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
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
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勿身
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
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
之事誠無策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
勃欲降傳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旣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華之來藥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
不思樹党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背德
于姚興概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
所滅耳太宗大悅

屈丐前
作屈才

真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
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
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旣至懼而
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
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風
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
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
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瓚領
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田於三交至淶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改元真興刻石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衆六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爲弱水護軍

真興三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諱
汁彘爲元皇帝曾祖虎爲景皇帝祖務桓爲宣
皇帝父衛辰爲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
文皇后

真興三年

真興四年

真興五年

真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瓚爲秦王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爲太子瓚聞將廢已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二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瓚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忌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真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

旣而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諡武烈王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朱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就李

項德弘校
項琳之訂

春秋第六十六卷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赫連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爲前將軍鎮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瓚遂立爲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卽僞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未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赫連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爲前將軍鎮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瓚遂立爲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卽僞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未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
 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詔問公卿今當用
 兵赫連蠕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
 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
 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
 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蠕蠕鳥集
 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
 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
 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

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
 至和兜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
 如馬頭浮在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
 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
 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
 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
 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而行
 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
 應人和時會益集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十六國春秋 卷六十一
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
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
坂勅黑稍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
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
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
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
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
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
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
襲統萬壬午值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
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宮焚其西門
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
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
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戶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噐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

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氏羗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巳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
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
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
爲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
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
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
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
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

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
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
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
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
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
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
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出
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
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求
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
亾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

由城遊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
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
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
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
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
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
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
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
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
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
隊以倚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
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
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
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
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
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
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
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世
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
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
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
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
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頽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
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
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
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
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
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
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叢爾小國而用
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薛
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得故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
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世祖見著
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
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
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
祖納勃勃三女爲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
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
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
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武城守將堅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
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
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
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
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
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
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
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
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
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
堆軍合時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
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
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
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至城下
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
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
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會不爲計將何以報恩寒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

猶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
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
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
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
坐謀反被誅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德先校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小字直獫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
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旣而率衆
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
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
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瓚爲開府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
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
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
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
坐謀反被誅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德先校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小字直獫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
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旣而率衆
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
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
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瓚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齋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亾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

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畋於陰槃定少寇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
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
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
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
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
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
城東留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
遣使詣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遂分

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
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
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
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
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已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
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
馮跋牽引蝮蠕規肆遊志一作心字虛聲唱和義隆
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人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佳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俾見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

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鶻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鶻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
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
萬戶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
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
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
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己亥世祖入安定獲
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
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
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而縛

出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
斤娥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
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
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
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
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
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
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



窮蹙輿視出降夏六月定殺幕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瓚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瓚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已丑世祖以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瓚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

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士臯校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胡義周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
仕秦姚泓爲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
於勃勃爲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爲之銘
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
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
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胡義周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
仕秦姚泓爲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
於勃勃爲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爲之銘
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
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
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
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
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
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
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
桀不綱網漏殷氏用遂一作遂使金暉絕於中天神
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淪慶綿萬祀龍飛漠南
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單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緮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

統迭制於嶠岫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威纂弒

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

於上海岱晏然代一作代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

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

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蹙

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

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一作照英豪接

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一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

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
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
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
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
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獄立之
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
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虜
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
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

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
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
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緜千里其爲獨守之形
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
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
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闔闔
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
四海莫不鬱然竝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
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
班輪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
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
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
簷舒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旣啓而五時之座

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
嶸絡以隋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昇於表而中
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
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
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
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
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

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
開其耳目天下誅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
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
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
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
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輪爾
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
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閣飛軒雲垂溫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
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末世

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地祠碑諸
文頗行於世其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貳城買
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
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
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亾流離
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
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

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
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
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卽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
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
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
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
喪難匹夫且猶耻爲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
安留于義真守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
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
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
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
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
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
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目爲歲矣青泥上
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嶠峽絕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
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主師義真獨
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
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
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
真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
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
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笑
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獻之力也



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
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父昌石勒時爲黃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
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
敗逸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
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
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

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
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温
字思恭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沒
于氏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
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
亦重其志操厚爲之禮劉裕辟爲相國椽宋臺
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爲太子庶



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
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
今何爲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
吾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任
姚興父子爲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
淵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俱見獲淵

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
靈象於九霄觀紫宮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
華蓋之蔭萬何虛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
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鑿璣
衡南觀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罔罔以垂
暉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
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傳說登天
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
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



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
儲貳副天廷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
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楹一作楹攝提
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獄庫婁炯炯以著明官
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礫落而
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
臺老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嚶嚶於參隅天
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

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
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
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琰珮
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河鼓震
雷以礮磕騰蛇蟠縈而輪茵於是周章高眇還
旋辰極旣覲鈞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宮可卽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廁窈窕之
色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
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
其帶天神龜曜甲于清泠龍魚摘光以映連又
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熊
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待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
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氏南天
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
殊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術
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頒內厨進御膳於

皇躬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
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恢恢
太虛寥寥帝庭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
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曄曄其
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觀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
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續紛飛
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
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

被填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
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
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
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目而不徹衛生畫策
則太白食鼎而擣朗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廻
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
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
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

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晉鐘
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缺車潛駕時乘

六虬大儀廻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
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淡旦而過周
爾乃疑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
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
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晷大
唐堯之德盛加黃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



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
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
漢祖之人秦竒五緯之聚映爾乃曆象既周相
伴岩際尋圖藉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
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醜荒
而致芟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
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
之所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黃門侍郎父
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叅軍魏平統
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爲河州刺
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爲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
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黃耆安定安武人也仕勃勃爲并州刺



史後歸仕魏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項琳之訂

郁之驥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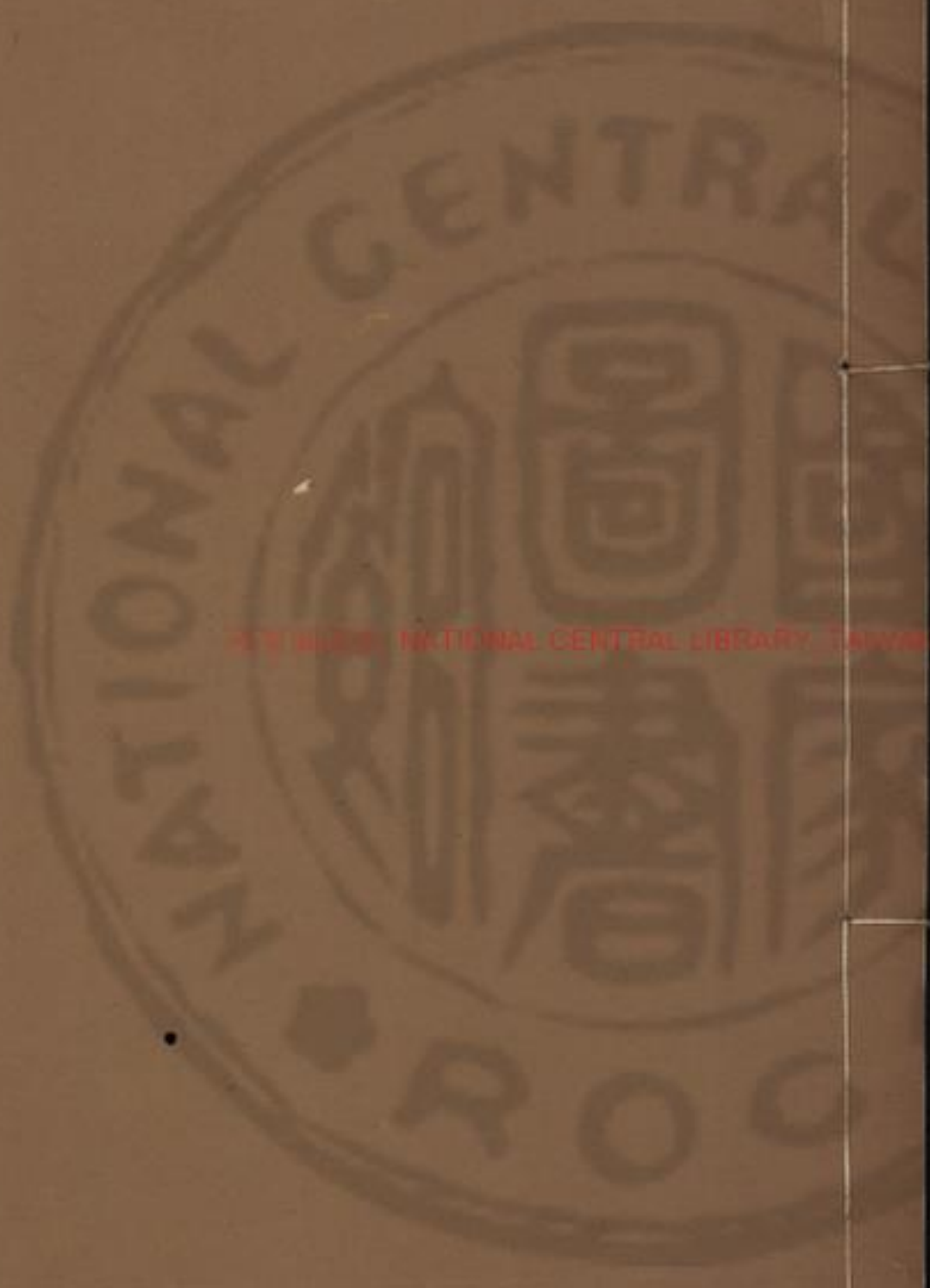
春秋第六十九卷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十六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目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張軌

魏 散騎常侍 崔 滌 撰

前涼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張寔

張茂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張駿

春秋卷第七十三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前張重華

春秋卷第七十二

張靈耀

張祚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張玄靚

張天錫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張肅

張瓘

嚴氏

馬氏

閻氏薛氏

宋配

宋混

宋澄

宋矩

宋纖

前涼錄



張世度
索孚
索龔
索丞
索苞
索紉
索綏
索克
陰澹

汜瑗
汜勝
汜禕
汜昭
辛攀
辛憑
辛理
江瓊
王橫



前涼錄目

畢

謝艾
張頌
郭荷
祁嘉

張諮
張斌
張植
李弁
常據
馬岌
張冲
童巽
車濟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張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
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黃令父
溫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
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
陽女凡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
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



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
衛將軍楊珣辟爲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
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
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
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
觀軌投筮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持節護羌校尉
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卽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

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置
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
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
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河間
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
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
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
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
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
十餘萬口威能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
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
司馬張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
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
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博士熾燿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
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
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
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涼土獨全至
是張氏遂霸河西

今之
其州

末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
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
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
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汜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曰今王
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
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
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
卿若卑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
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
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
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末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

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潛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
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
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
師爲之歌曰涼州犬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菖寇
賊消鴟菖翩翩怖殺人

末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
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末嘉四年冬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羗河發水昇
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

後魏太和中置臨
松郡故城在此山



下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
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
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
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
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
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
降璽書慰勞

永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
別駕麴晁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
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
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內史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
應之志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
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爲輔
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
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爲刺史軌下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



區域又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
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
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
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拔脂轄將
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
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
夏張鎮兄弟放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
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
張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

充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
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
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
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
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寔來
自京師遂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
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
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
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



置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絁布三萬疋
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
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五
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
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
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
秦雍流移人於始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
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朶固臨津臨鄣廣
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永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
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
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
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
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攝危遷幸非所普天分
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
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
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
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
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
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遷益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
城太守胡勗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
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
我矣勗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羗校尉

賈興據險斷絕使命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
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
主執太守趙燹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
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陝西大敗之苞奔桑
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羗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
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六風吹拔張掖郡大樹
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
司馬竇漪言於軌曰曲阜周且弗辭營丘齊望
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勲天下崩亂皇輿幸遷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
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翹儒徒元惡
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
去草令絕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
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遣使詔軌
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因逆奉迎梓
宮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
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

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蘓馬拜爾爲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
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
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
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

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
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
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弗蒜



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
多病拜子寔爲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
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
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
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歲金玉善相安
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

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冊贈
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
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
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
其言及祚僭號追謚武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前涼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張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一作寔

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

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前涼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張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一作寔

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

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
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
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
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雋勁英
發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羗校尉西平公往欽
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

一作

上言軍士

張水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

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
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
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
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
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
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
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

官以匡佐大理疑承輔弼以補缺拾遺今事無
巨細盡決獨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
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巳如此惡專歸
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
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
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
之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
逼長安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
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

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
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朮登
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黃門郎史
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
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齋詣於寔曰天步危運禍
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
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
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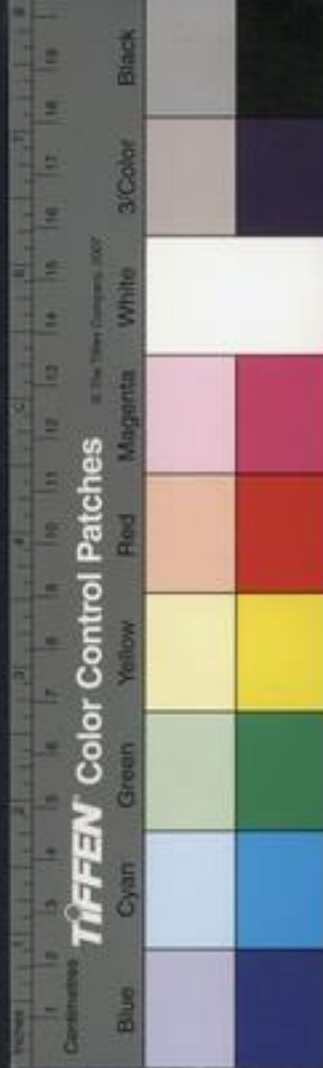
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
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
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羗胡攻沒北地麴允
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里外救不至糧
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軋靈俯痛宗廟君世篤
忠貞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
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
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
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始臧寔大臨三日
以天子蒙塵謙一作冲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

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
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
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

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
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
將軍陳安故太守賈窳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
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
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
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
孤耳也復遣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
事不忘投驅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
騰一作騰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騰還軍忽聞北

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崧遂決遣騰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
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進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盡矢
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
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閔率金城
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崧陳安



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
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
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讒言驗
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
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爲輕
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
綽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
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

九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
大之耻而亟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
憑屬宜表稱聖德勅卽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

言相府則欲統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
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
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比至元帝已卽位於建康
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
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
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陳安叛保自稱秦
州刺史氏羗多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與別將
張春遷南安祈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
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敗
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

退

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鑒

一作監

逆保聲言

翼衛實禦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衆強轉爲驕恣時

祈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冑覆下川忽如見

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

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

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

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



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
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涉一作牙門趙卬等皆弘
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卬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弟
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
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寔於外寢
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
其舌而囚之輒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
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

卽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
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同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
營心建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
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
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旣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



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
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
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
涉趙卬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內秋九月立寔
子駿爲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
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藏令辛巖以
曾爲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

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
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
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於往每所經
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
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後

末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
固爲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



咸一作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羗護軍陰
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
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
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
抵姑藏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
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夫事宜斬岌
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
國家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肝食
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共觀

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
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
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
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
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
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二
內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羗烏
合之衆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
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



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將軍率
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
收隴西然後迴滅桑璧珍募發氐羗之衆擊曜
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
稱藩於曜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
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
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
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羗校尉封涼王
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

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
之患耳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
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
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
境窺我齷齪必有乘人之規將何以佐天子霸
諸侯乎願止後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衆
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
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
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



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國家未靖不可
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迫邇之世紹無
以對遂卒爲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
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
謀害茂先是謹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
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
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
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
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
討不庭曜一胡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
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
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黃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
疾臨終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
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
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
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
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以白帟
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
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
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春秋第七十一卷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張駿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駿字公庭

一作

定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

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
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侍御
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
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
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以白帟
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
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
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春秋第七十一卷

前涼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二

張駿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駿字公庭

一作

定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

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
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侍御
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
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
官繕南宮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
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
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
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
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
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
大舉猛寒攻城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
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也

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劉曜謂之
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
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
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
召自至蔡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
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
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之君子
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冊府元龜作此涼州
高士使乎得人矣乃厚
其禮而遣之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二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
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
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
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
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
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爲護軍復有河
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
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

復遣使修好於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爲後趙石勒所敗
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
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
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
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
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
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
衆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



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胤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糧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死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那鷄率親御郎三千絕其運路胤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潛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金城太守張閔抱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胤遂失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赦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勒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
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
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
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
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而從背違
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
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

一作

聞曜爲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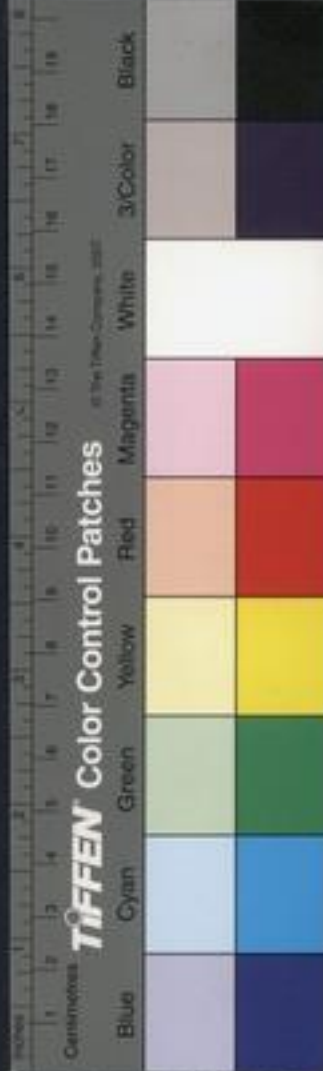
擒大懼與南陽王胤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
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
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灑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
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

一作

錫之命駿恥爲

之臣不受鬪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諶曰鴻
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翽生高舉六翮鳳
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



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
長史馬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
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
餘品西域長史李栢請擊叛將趙真載記爲真
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
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
滅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
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絲繩而禹典芮誅
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

得犯死罪暮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
叅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
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
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爲
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
聲又有石墮于破胡樵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
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英一作駿少而淫
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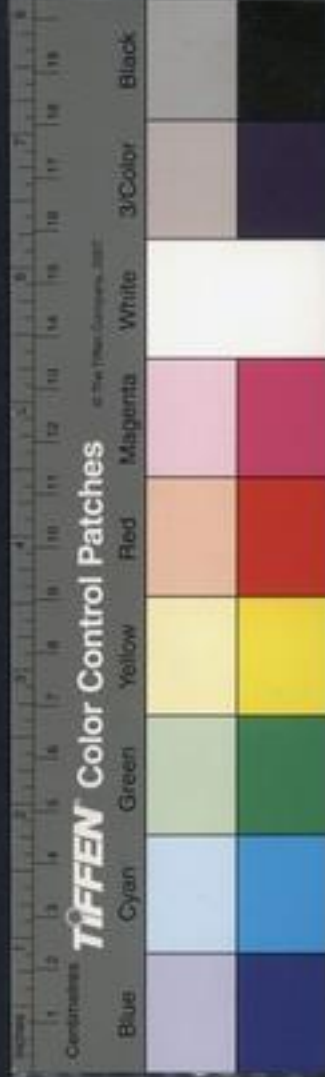


六國春秋卷七十二
六
三十五
林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薄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

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卦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



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返皇輿
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
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
能愍寡君勒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
之雄怒僞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
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
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
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
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
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
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
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
尉宣景一作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畱任之雄
曰壯士豈爲人畱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
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涼淳
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
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

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
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
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上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
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曷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
中興江東故萬里翼載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
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
爲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通表卒致命於
建康朝廷嘉之初建典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旣而遇賊不敢進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
大使乞爲鄉導撫慰涼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
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
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



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受詔
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猶
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齋印綬授駿
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
歲使者往來不絕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
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
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
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今卽法

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
制無高下且徵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
也卽於坐擢爲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
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
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
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
厲操改節勤脩廢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
嘉謀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璿敗趙將王擢



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
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
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
爲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
要之於遮畱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
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畱殆將有伏植單騎嘗
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衆
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
賓王並遣使詣始城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

禮一作

獻女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

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

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

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酒泉

合十

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

刺史分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未晉大夏武城漢

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燉

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

大護軍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



十一
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
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畫以五色飾
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
居之西曰政刑一作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
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
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
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
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

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
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
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晝
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
初戊巳校尉趙真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
爲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
羣僚極言得失境內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
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



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鮮扁蒞東封之邑
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
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表傷皮未足
諭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一作胡寂

茂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
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
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

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
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
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
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
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
纂繼凶逆鷗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
桃虫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
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
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
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
羣國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
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
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未念先績敕司空鑒
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

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
軍陳寓從事徐尠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
庾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
寓西平相尠等爲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
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
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綬以著



涼春秋駿復遣別駕馬詵人貢於趙表辭蹇傲
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瓌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
不明主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
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鷄又晨鳴哲婦逞幽
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彙
萌宮掖胡馬動北垆三方風塵起獫狁竊上京
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欣積誠徹
昊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遇春正衡紀運玉瓊

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
四垆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
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黃間關相和鳴葦萍覆靈
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
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麟謝艾討南羌
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踰石縣秋九月改踰石
縣爲金澤縣置狄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



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乃於姑臧市轅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曠霧霾四塞

末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焉耆降之

末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

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冊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就李屠喬孫訂

崔逢泰校

春秋卷第七十二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

一作太林

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

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

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

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

內建元末樂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末訓

宮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末壽宮輕賦歛除關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

一作太林

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

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

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

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

內建元末樂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末訓

宮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末壽宮輕賦歛除關



魏書卷之七十三
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
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
餘戶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
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
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進陷大夏
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遺書誘
致宛成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
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
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弊之復遣宋輯

爲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虹
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琬言於重
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
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
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
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
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
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
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



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
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
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
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
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
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爲中堅
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
破之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
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郊謝艾以春秋

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王
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普衆
彙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
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末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守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奔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



張悛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
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悛言固守大城秋率衆
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一作車地突百道皆通
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電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
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
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
千餘人土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挹郭普
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
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以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
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最足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
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
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
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
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
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
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具艾傳



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淇池嶺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

艾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來擊遂城長最艾軍進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
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瑁瑁敗失軍三千餘
人枹罕護軍李達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
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
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
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
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爲涼王以位號未
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領雍
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

王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曾不如鮮卑何也瑩加
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其勸州
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
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
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
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
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今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
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
北狄豈足爲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
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
便爲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
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
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宜歸言乃止
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
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升平

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
機開延英又夙夜軋軋勉於庶政自頃內外驚
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
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
不畱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
情於奕棋之間繼繼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
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
廻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
正是殿下衝胆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



延納直言用一作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
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化重華覽之大悅
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驛來貢
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
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
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爲丞相
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
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從事

一作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

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
於諫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
廩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
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
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
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沉寃困於
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



經義

末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末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

一作宗愨

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沒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單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慟慟各遣吊

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爲涼

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疋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鳥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己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冊拜于靈耀一作靈為世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為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既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
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
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爲寧涼侯而立
祚尋爲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
宛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螽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
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
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
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
旣得志恣爲淫虐逼重華妃裴氏自閤內騰妾
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
目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卽王
位於謙光殿

載記作
帝位

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

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
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
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
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
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
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
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關思與兆庶同
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大赦
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
泉大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
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桓

王立妻辛氏爲王后又立妻叱于氏爲王后于
大和爲太子弟天錫爲長寧王子庭堅爲建康

王重華少子玄覲

一作玄靖
又作天覲

爲涼武侯改燉煌

郡爲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
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

一作風

書閣災異屢見

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
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
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
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度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既自專大高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別將和昊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溫入關秦州刺

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竟不克祚益懼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卽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



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
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
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
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
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
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
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
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
有神略於玄武殿自稱玄真與人交語祚日夜

必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
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
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
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
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
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
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次懼八月混與
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
還向始藏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

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
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
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
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
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
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
覲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
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劍殿上大呼
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聞者長奮

梁刺祚中煩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
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
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
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瓘入姑臧遂立
重華少子玄覲爲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涼
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祚於愍
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爲金澤侯

春秋第七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likely a title or identifier in Chinese character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ON, R.I.O.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patch]	[Cyan patch]	[Green patch]	[Yellow patch]	[Red patch]	[Magenta patch]	[White patch]	[3/Color patch]	[Black patch]



452-1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十九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玄靚

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
祚旣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
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
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
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
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
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
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
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
衛緄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
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
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
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
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之瓘遣弟琚

領大衆擊緄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
基背瓘起兵以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
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
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
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
盛負其勲力有篡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
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
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絕
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璿曰吾盡忠事
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
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
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
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
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
長保福祿乎璿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
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

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
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
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
璿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
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
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
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
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
恐非君之土也璿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於
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殺兩民物之饒
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
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
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
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
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
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
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觀之

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觀所稱官爵而授之
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玄觀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
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
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
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
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之瓘
俊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權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瑠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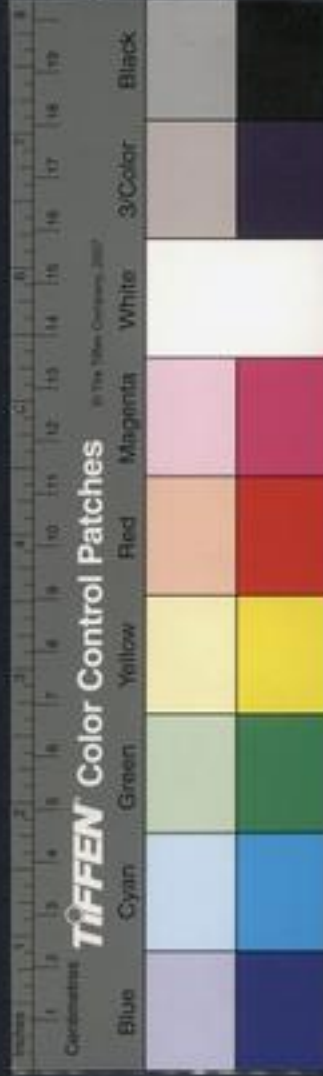
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令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
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
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
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
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
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
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
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
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

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
礮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中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
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
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
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
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
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
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
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觀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親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疎宗張

錫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

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

一作濟南

等議以玄靚幼

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冲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覲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
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
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
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
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嬖昏不恤民務元
日與嬖幸褻飲旣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末
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與觀切諫且求大觀天錫
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
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
求之勿休人旣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
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
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



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兇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羗歛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

邁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羗等帥步騎二萬救儼使邵羗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邁逆戰於枹罕東邁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

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
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
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
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
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
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末多福無使六世之
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
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並
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
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鄒荷盡傳
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
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
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
隱於臨松之碓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
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
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

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
懸四海待拯者乎孤黍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
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
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况
今九服分爲狄虜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儒淪於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
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
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

山瑀指溯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
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
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
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於
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
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
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
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閹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
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
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勲天
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
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
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
張憲輿礮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

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
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
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苒等
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溫期以明
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
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
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斐嘲戲之斐謂博曰
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
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才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闡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

初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

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畱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叢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

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拔纏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仿皆戰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克哲中衛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秦兵所破克哲戰死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賊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襯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襯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

苻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爲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謹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粢蕘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匿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
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
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收柯易葉楊者柔脆之
物也此未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
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薤云見涼州謙光殿
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
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
壽陽一作秦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
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告而廢才用其以

天錫為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
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
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
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
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
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
著作未詳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
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雋才美譽當時聞
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為孝武所器每人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為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華嚮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

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為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夔校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張肅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前涼錄六

春秋卷第七十五

張肅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
非耆老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
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衆強盛祚猜忌
之密遣兵圖瓘瓘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
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瓘性猜惡
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
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

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
未遂間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
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
氏奴要當截汝頭瓘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
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
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
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
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
鶴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

十一國春秋 卷之十五
澄卽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
反爲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
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
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
以厭之而瓘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
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未
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
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未訓宮從事張慮與
襯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
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
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
氏蒸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冲須立長君馬
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
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閣呼馬氏出



謙光殿立玄覩爲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
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
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
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者不諱妾請效
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
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

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
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軌任爲謀主鮮
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
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
傾陷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
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
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眾誅
 權玄靚以混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
 寢見權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
 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
 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
 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
 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
 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
 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

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
 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為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為領軍將軍
 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
 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
 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燹折或曰柱
 之為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燹宋破而主
 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
盡禿毛去尸存絕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
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
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
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
先是謹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
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任重華爲

死成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
式一作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
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倫生於
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
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
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
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
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
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驍鼓
造焉織高樓一作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
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
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
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織明究經緯著論語

公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
者張興辟爲太子少傅興逼喻甚切織喟然嘆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
至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織稱疾
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
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
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
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
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汜瑗

汜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典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汜生腹有逆氣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瑗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遣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汜勝

音書作汜勝

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柱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汜禕

汜禕字休斌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禪怒
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
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禪左遷居延令
後仕寔爲左長史

汜昭

汜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
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
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鑊晉尚書郎兄
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
龍一門金支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
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之
謂攀曰戲及人視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
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畱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
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及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
曰人臣奉主豈顧于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
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繚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
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強大怒徙爲燉煌
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瓊

弟陳畱濟川人初仕晉爲馮翊太守

善虫篆詒訓未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于
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
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
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
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字

索乎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乎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銖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畝盈

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衆強盛瓘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武一作威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
索先生頌德名儒真可以豁大義澹欲行鄉射
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
禮先生年者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
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
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卽赴
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剛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

馮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
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
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
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
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茂
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
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
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
爲步羗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垂當破沒苞以
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
大笑羗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
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
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

百計羗卽散走稱神

索統

索統字叔微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
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
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
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
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
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
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迨米未泮婚姻事也君在米上與米下人語
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米泮而婚
成策曰老夫髻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
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
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
知門處統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
凶字但見松栢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
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
弟賈攀謀反伏誅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

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
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
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統曰
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桶夢
內中有一人着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統占
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
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
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統爲西閣祭
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
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
於家

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綬

索綬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綬家貧好學
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
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綬著涼
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

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
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
問索統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
所請一在前前腦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
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
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綬曰孔子婦
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旣輔太子佳乎還
山乎綬曰孔子婦姓拜官氏女老聃父名軋字
元臬貽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



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玄覲借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誅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萬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覲乃止

索克

索克燉煌人克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克前以問

索統統曰棺者賊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克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爲股肱叅與機密轉督護叅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



紀求占夢書紀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
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紀因從父
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
駿嗣位澹弟鑒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
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
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旣而駿病見鑒
爲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

記軌事

張斌

張斌

一作賦文

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

美初舉孝廉夢豎竿中天以問索統統曰此未
字也旣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鬻騎
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
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



肉袒徒跌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
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
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
進次金城太守張冲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
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
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
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子立事

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弇仕至武衛
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嵩王有涼土
遂爲西涼王

常據

一作張據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
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那箇相拒十餘日據
斷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
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
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
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
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虫集安昌門外
綠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
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
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
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
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

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
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
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
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
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
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叅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
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竄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旣卽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噓乃召岌復位而與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爲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涼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

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旣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輅車戴一作冠白帟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柱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密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遣王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
長等旣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
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旣僭立追恨殺之
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
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譜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
殺是其應也

張頤

張頤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頤以
志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頤見白狗以

刀斫之不中頤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
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
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
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
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追而致
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
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

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十六國春秋蜀錄目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李特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蜀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李流

李雄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李班



十六國春秋蜀錄目

七十五



十六國春秋蜀錄目

一

八十九

十六國春秋蜀錄目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李特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蜀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李流

李雄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李班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五

地圖

卷七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第七十九

李期

李壽

李勢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李輔

李庠

李驥

李蕩

李始

李含 稚珩

李安

李離

特妻羅氏

雄妻任氏

壽妻閻氏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閻彧

尹奉



十一國君和
星全目

王載

李釗

范長生 貴

楊褒

譙秀

龔壯

張寶

李洪

李高
劉玄

蜀錄目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李特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
寶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

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

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驛氏

一作驛一作
煌又音審栢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



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且卽飛去

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

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

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

至碭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

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

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岬嶮曲泉水亦曲

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

入此柰何岬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陞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

一作長五尺

廩君

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

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

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

類籛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

出錢四十一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爲賓

燕宗切

因謂之賓

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賓民平定三秦旣而不

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

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

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

中以鬼道教百姓賓民敬信多徃奉之值天下

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籛昌分爲

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

車李黑等

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賓邑侯杜茂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

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

軍遷於略陽

一云洛陽

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枉北地復號之爲巴氏
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驥
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
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氏
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
皆被兵寇氏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
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
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
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

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闔

或音趙肅何巨李

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
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
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
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
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
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
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
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



音
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騰代廡爲益
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廡賈后之姻親
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
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捷
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
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領倉廩賑施流
民以收衆心兄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
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
歛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騰數密表流

民剛剽

剛剽一作剛剽

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

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
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
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
之憂廡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廡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
人往迎滕騰以廡未出州故在郡廡募庠黨羅
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
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
乃檄諸縣合村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
待之不爾可退保捷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
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廡遣親近代茂
攻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
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
喪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
至江陽聞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
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

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
已遇廡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
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
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
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
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
戰廡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廡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
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龔尼江源令捷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
馬叅軍召臨邛令涪陵許余爲牙門將召諸王
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
邠成都令費立爲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
庠與兄弟流驥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
惇字陽國志作暉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
勝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
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
庠本東羗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
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柱叔司
馬張祭說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
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
圖之廡歛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
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大
悅引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
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

被寰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
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
非但庸蜀而已也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
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廡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
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
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廡慮其爲變遣人
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
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坐還特
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外

遷費攄因就綏納皆爲特所殺廡牙門許弁求
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於廡閣
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廡之心
腹也廡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
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
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
遠等大敗因放火烧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
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
祭酒張微一作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廡獨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
洽及廡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
陽陳廡罪狀先是涼州刺史羅尚聞趙廡叛上
表稱廡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
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
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
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
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驥於道奉迎并獻寶物

尚悅以驥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
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
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
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
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
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畱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
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
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閭或詣羅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
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一作樂鄉侯流奮威
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
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已功乃寢
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
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

特復遣閭彧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捷爲太守
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彧爲
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
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
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
因趙厥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
寶貨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
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且



遺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驥
改其驥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閩趙楊上官及
氏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
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之間衆至二萬
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閩或詣羅尚求申期
或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拏流民歎曰無寇而
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
知冉苾意不可回遂辭尚歸縣竹尚謂或曰子

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或曰明公惑於
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
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
子其行矣或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
必信也何者尚威信一作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

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
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
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
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眾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

毫厘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厥選宜內遣平西緡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厘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為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合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寶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為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



冉於廣漢冉眾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
 遠率眾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
 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
 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或或復書曰辛冉傾巧
 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或前為節下及
 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
 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
 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
 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即聽或言寬使

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
 何有如此也或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
 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
 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
 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
 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
 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
 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舍長子國次子離任回
 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



楊褒楊珪王達翹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
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間或爲謀主
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
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
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
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
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連延七百里
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
叡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斤攻特於

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
顥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
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
尉李毅亦遣使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
四十牙門軍於繁城博潛遣叅軍蒙紹誘特降
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賤降心款款由特威
帖得還爲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驥七八千人
來寇日至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
之也博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

十六國春秋卷之七十六
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
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
特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群下推特
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
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
微軍未克議欲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
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
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齒之未易也特從
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

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別將騫頌爲德
陽太守頌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微
也使弟駢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
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
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
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僞
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
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
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併力廻攻尚軍

十六國春秋卷之七
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
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
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
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
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
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
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
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戕降
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

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葢底渡黨
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

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

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

特以李璜載記作璜爲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

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

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

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

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



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
杖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
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與司馬上
官悖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
爲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
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
任叡華陽國志作任叡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
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
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

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
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
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
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
因求出省家特與叡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
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
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
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瓚
助德陽太守騫碩一作任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



十
場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
連戰二日衆少不勦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
新鰲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
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
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
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
廟號始祖

屠喬孫校

春秋第七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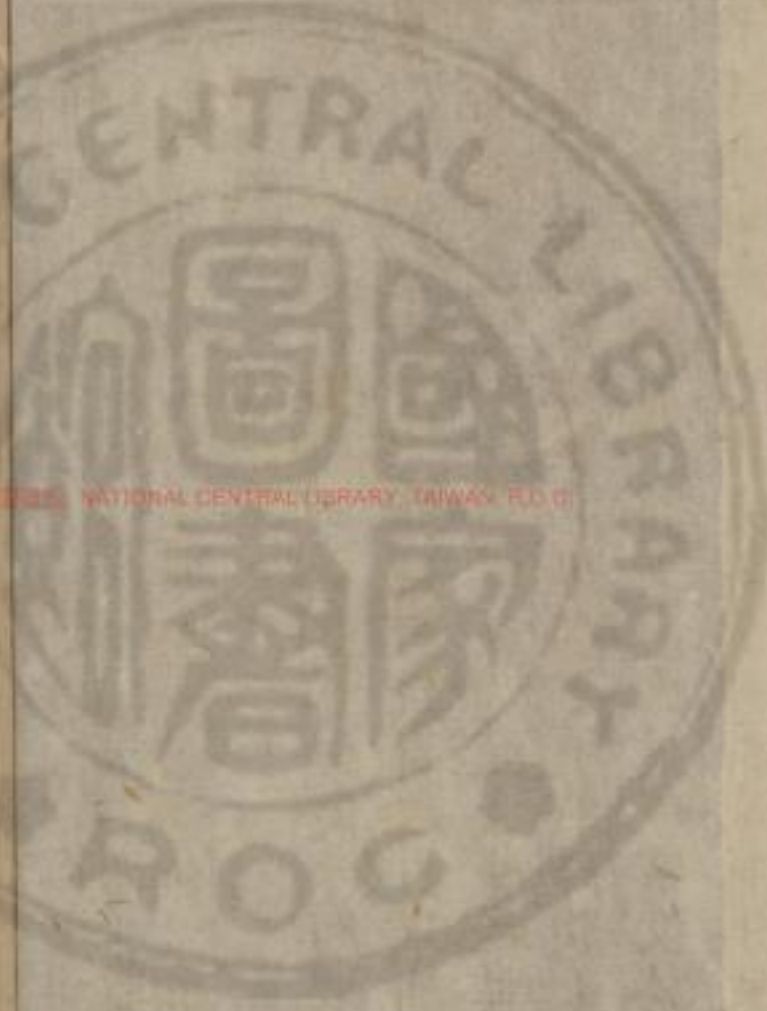
蜀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七

李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越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越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器異之乃使庠收合部衆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民破常俊於縣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



鄉侯特初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
東督護常統銳衆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
能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
餘衆還於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
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荊州刺史宋岱率水軍
三萬助尚次於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
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騫碩等退屯涪
陵縣三月尚遣督護常深軍昆橋又遣牙門左
汜黃閭何冲三道攻之進次繇城縣竹守將詣

降涪陵民藥紳柱阿等亦起兵應尚流與其弟
驥拒深使蕩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符成
隗伯石定在營中叛應之攻蕩雄蕩母羅氏擐
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晉書羅氏壯氣益烈
時成伯戰於內冲等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
欲破會驥破深柵深士衆星散蕩雄亦攻破紳
各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
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
馬逐北爲倭長矛所楯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

劉沉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
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司馬顥請留沉爲軍
師遣席遠代之流以待蕩繼死而岱阜將至甚
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驥與雄迭諫
不納夏五月流遣于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阜
不許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
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
濟當爲人主更三年一更一作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與
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本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

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叔父勢
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
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
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
之雄遂與離襲破阜軍死者甚衆會宋岱卒於
墊江荊州軍退轉攻尚流慙其短大奇雄才軍
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尚軍尚保太城中六月雄
從帛羊頽渡江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朔雄入據郫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

十六國春秋 卷之十七
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
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惟涪
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
西叅軍涪陵徐興說尚求爲汶山太守欲邀結
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興怨之乃求使
江西叛降於流流以興爲安西將軍興說長生
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
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夢識量多奇固
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
共立雄爲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
其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
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
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
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
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

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罨耳如栢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異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

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及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郾城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給羅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鬪爭相紿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郾城我爲內應城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秦攻郾泰約舉火爲應驍騎將軍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



火起皆爭緣梯上秦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驤因縱兵內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郾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伯女爲梁雙妻時雙爲雄用故赦不殺旣而復叛驤別攻捷爲斷尚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渙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

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溥爲捷爲太守初尚之在郾城也與雄攻戰郾令捷爲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衆戰之而昕等救助不能并心爲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尚將皆如張昕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尚不益其兵穀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雄急攻尚尚糧運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尚委城由牛



韞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銀羅從後
得之并獲資應乃開門納雄遂剋成都盡有其
地雄軍甚饑餒率眾就穀於郫山掘野芋而食
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逝至江陽遣使表狀詔
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
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
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
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

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雄以西山范
長生有名德爲蜀民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
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
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諮
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楊瑀等諸將固
請雄卽尊位遂以晉永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
都王卽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
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始
爲太保折衝將軍離爲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

爲司徒翊軍將軍璜爲司空材官將軍國爲太
宰閻或爲尚書令楊褒爲左僕射楊驥爲右僕
射楊發爲侍中楊珪爲尚書楊洪爲益州刺史
徐典爲鎮南將軍王達爲軍師其餘文武拜授
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爲王太后追謚世父輔
爲齊烈王仲父庠爲梁武王仲父流爲秦文王
兄蕩爲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維尚移屯巴郡遣
兵攻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驥妻督氏及子壽

等十二月太尉離寇漢中殺都戰帥趙汶轉寇
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
迎執板延坐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
子也以不陪列殺之夏六月長生勸雄稱尊號
雄於是以晋光熙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

殊死已下改元晏平國號大成

華陽國志作國號太武晉載記

作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爲景皇帝廟號始祖母羅氏

爲皇太后秋七月遣太傅驥寇漢安冬十月加



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
征租稅一入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
閻或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
是年造刀五百口銘其文曰騰馬隸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一作秦州流民鄧定訶氏等

二千餘家饑饉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為抄盜

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

漢國郡丞宣定討之鄧定窘急偽乞降於燕併

餽金銀於燕燕喜為之緩師定又密遣氏結雄

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璜等

帥眾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破次攻定

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遁走離等大破州軍

進次漢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一作正冲遣

牙門蔡松規離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

賊眾不可待也孟治懼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

賊來雖眾客氣之常柰區區有東南之偏必不

分兵於外不過迎援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

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眾必取漢中雖有牢



十六國春秋 卷之七
城不可與戰是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
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纔
數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宗族
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追獲其
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母丘建荷檐杖
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
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
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
止於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曰

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
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
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
徇離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盡徙漢中民於蜀
漢中民何方自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
尉離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尚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
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
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爲寇

掠會殺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時有白鳥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日鳥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

羅羨

晉載記作羨

天水張金苟旬琦等殺離及尚書

令閻或以梓潼歸羅尚尚遣平西叅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折衝將軍張羅屯平無以逼雄

帥太傅驥司徒雲司空璜攻奮不克雲璜力戰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國鎮巴西帳下天水文碩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夏五月雄引歸成都勅譙周有子居巴西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弘請兵以復仇弘無兵與之乃表登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



不得遂進攻宿渠斬馬脫剖其肝而食之梓潼
 降登登進據涪城雒自率眾攻之為登所敗張
 羅進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之語曰譙登涪涪
 城文碩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冬十
 月羅尚卒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益州刺史皮
 素次巴東敕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
 及叅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欲治其罪
 執事懷懼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降人天水趙
 攀閭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

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
 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而食餓死甚眾無
 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歸三
 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為益
 州刺史治巴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
 遂乘勝遣太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
 文碩殺之巴西梓潼復為雒有雒大悅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雒欲宥之



登詞氣慷慨涕泣唏噓無復降臣折情雄乃殺之囚其軍士界奴虜而連陰雨百餘日雄終以登為枉而所領無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湮沒者二月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嚴攻棘道走捷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襄三月氏隗文等反於巴東秋八月己亥梁州太守王鑿粗暴郡民毛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冲逐出之遂以郡叛相率歸雄是歲母羅氏卒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募手刃雄頭雄

幾死

王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來奔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氏王楊茂搜茂搜去咸以其眾歸雄於是南陽一作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為雄有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下寬大之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王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夏鄭融宜都太守捷為楊芬西



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
汶山太守蘭繼爲西夷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
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民北出枳欲下
巴東雄遣李恭費黑邀擊復之扶風鄧芝等各
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歸

王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爲征北將軍梁州刺
史任回爲鎮南將軍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恭爲
征東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雄虛已好賢隨
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遂定太傅驥養民於內

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和

一作簡

獄無滯囚興學

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殺三斛女丁半之疾
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
民多富實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
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來
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桂歿自湘州遣
使求援涼州刺史張駿遣使交好晉平夷太守
朱提雷炤殺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
叛降漢嘉夷王冲遣子爲質頃之與建寧爨亮



世宗本紀卷之七十七
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爲侵逼以爲耿耿不圖今日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懷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初僕射楊褒每切諫之不能改

王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

王衡六年雄復於陽平置鎮江縣亦屬巴郡

王衡七年

王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符中貴爲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爲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王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巴東

王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廬州侯馥招降夷獠

修繕舟艦為進取之計預白寧州刺史王遜請
 軍移牂柯太守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
 大將軍恭帥眾攻馥眾寡不敵為恭所破獲生
 虜馥送雒雄下廷尉責之馥曰事君有死無二
 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沒其分
 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
 張迎曉諭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
 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
 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耻故遠上尚書遣吾

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
 至牽揣不及為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
 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兒
 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眾寇所
 獲捷為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
 郡太守巴西黃龕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
 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王衡十一年氏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為劉曜所
 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王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
夏五月雄將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
之

王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
傅驤與鎮南將軍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玟死
之又分兵寇朱提越嵩二郡越嵩太守西夷校
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皆以郡叛降於驤夏五
月驤等進軍由小會攻南夷校尉寧州刺史王
遜遜使將軍姚嶽一作崇燮琛等悉衆拒之戰

於嶽嶽一作嶽嶽軍不利又遜雲雨引遜嶽進
瀘水土衆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嶽以道遠
不敢渡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也大怒囚群帥
執嶽鞭之恚忿益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
而卒秋七月初氏王楊難劬奔葭萌趙主劉曜
遣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劬送任請降於雄
雄安北將軍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葭萌受其
賂賄不送難劬於成都及趙兵退稚即遣還武
都難劬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連白雄請討

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
瑒統稚攻難劬肉自水道遣征東將軍壽與稚
弟珥由陰平入二道討難劬難劬等先拒壽珥
壽珥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下辨大爲難劬所
破瑒稚皆死死數千人雄深自悔責以謝百
姓

王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
班爲太子雄有妾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
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

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
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
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
事垂成薨於戎陣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
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
兆基于止侯爵國志耻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
以爲知人吾欲彌縫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
太傅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
明定分而防篡逆誠不可不慎也吳子舍其子



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襄不立與夷而
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
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爲太子使任后母
之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二月張駿
遣叅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於雄乃遺雄書勸
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爲士大
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
常所希冀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
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

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
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
於斯莫大穎等還涼復命駿重其言使聘相繼
建寧爨亮益州太守李邕梁州太守董瑾以興
古叛降於雄

王衡十五年

王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

趙俊

晉帝紀
作謝俊

王衡十七年春正月越雋斯叟反寧州秀才龐



遺起義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遣戰於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郡民於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弼爲龍所擒

王衡十八年

王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梁遣傅穎來假

道通表京師雄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深耻解蒼生之倒懸日曷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爲眾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者亦當率眾



附之耳乃厚禮而遣之淳遂通表京師

玉衡二十年秋太傅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
王其子壽以喪還雄拜珎征北將軍梁州牧代
壽又以太子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尋拜
壽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
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驤故事冬十月壽督征南
將軍費黑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守楊謙
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建平監軍毋丘

奧退屯宜陽

一作宜都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邵屯巴東
雄以子越爲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
平武都氏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
寧州以征東將軍費黑爲司馬與任攀等爲前
鋒由廣漢入又遣鎮南將軍任圃子調由越嶲
征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
提太守犍爲董炳嬰城自守寧州刺史尹奉遣
建平太守霍彪大姓樊琛等引兵助之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爲拒之壽以爲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反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涸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王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及建寧太守霍彪皆詣軍

門降威振南中

一作三郡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舉

州來降遷奉於蜀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壽領寧州刺史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秋七月建寧牂柯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將軍

王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刺史爨琛爲交州刺史封壽爲建寧王三月壽還夏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召大將



春秋卷第七十七
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
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爲
謚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都陵太
子班嗣

監官姚士舜校

春秋第七十七卷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李班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於雄
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
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觀書
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
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



春秋卷第七十七
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
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爲
謚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都陵太
子班嗣

監官姚士舜校

春秋第七十七卷

蜀錄三

春秋卷第七十八

李班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於雄
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
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觀書
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
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



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沉憂動修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雄少數攻戰多被傷瘼至是寢疾舊痕皆膿潰雄子越等皆惡而遣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僞位以

建寧王壽錄尚書事輔政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軍越鎮江陽奔喪至成都以斑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亂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卽遣推誠居厚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纖介遣玠出屯於涪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深宜慎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

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
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
位一年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既卽位謚
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爲
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弟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
氏養以爲子少聰慧攻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
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接引又多才藝蚤有名譽

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
信募合部衆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
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
署頗出其門越旣殺班乃讓位於期遂以十月
甲子僭卽皇帝位進壽梁州刺史大都督東羗
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爲相國封建寧
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錄尚書事以仲兄
霸爲鎮南中領軍弟保爲鎮西北夷校尉汶山
太守從兄始爲征東代越鎮江陽皆進大將軍



丙寅葬雄於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共攻期壽
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
珩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珩說
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珩遂棄城與其將焦會
羅凱等並奔降晉期卽拜壽爲梁州刺史屯涪
城

王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皇后大赦境內
殊死已下改元王恒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
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司隸校尉景騫

爲尚書令征南將軍費黑爲司隸班勇羅演爲
僕射秋九月班勇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
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
氏玲子礮稚妻咎氏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
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
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關之卿
相皆決於數人而已褒無他才統雄時常勸立
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隳紊雄業
衰矣

十一國奉和 卷之十八
玉恒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
戴有雋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
遣建威將軍司馬勲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
之城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
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
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
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
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火雨血地震生毛
鷓鴣集於城下

玉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
多所誅殺藉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內外冤冤
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漢王壽素貴重
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
當入朝嘗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密問龔壯謀以
自安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
都期頗聞之數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
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與越及景
騫田褒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壽



聞大懼且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向成都表稱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既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尅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其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逃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暹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

滅期從之於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於越雋又使人就越雋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驥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於諸子雄



甚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
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
賓客盡其謫言在巴西威惠並著驥死遷大將
軍大都督侍中錄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
將軍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
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三郡爲建寧國旣而雄疾
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
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其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
說期殺壽期憚珎在北欲藉壽討珎故不許改

封壽爲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珎治
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每深
憂之旣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一作危嫌
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寇警不時充
斥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
破走司馬勲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
并有強兵懼不自全乃數聘命巴西龔壯壯往
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
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



十六國春秋 卷之七十八
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群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剋之獲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恒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

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
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
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
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改立宗
廟追尊父驤爲獻皇帝母胥氏爲皇太后立妻
閔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更以驤爲始祖特
雄舊廟爲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分寧州
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嵩河陽六郡爲漢州又
分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

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凡諸
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爲丞相羅恒爲尚書
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
刺史東夷校尉李奕爲鎮西將軍西夷校尉更
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叅佐省交州以
從子權爲鎮南將軍寧州刺史於是成都諸李
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特舊臣近親及六
郡士民皆見疎斥秋七月奕從兄廣漢太守軋
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於



閏恭之也

八月蜀中久雨禾稼

損傷百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愛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

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光明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汜瀆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邊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



功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
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
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
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
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
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
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晉諸侯自有卿
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

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
方仕州郡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
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
陛下大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
榮祿無論漢晉臣皆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
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
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
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
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附託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
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
愴伏願罪戮封上壽覽之不悅然拘前言秘而
不宣九月僕射任頽謀反伏誅頽任太后之弟
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
翼鎮江陵遣武昌太守陳巖爲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趣子午又遣叅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
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荊州刺史閔巴郡太守黃

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閔執政者以爲
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閔覆沒閔弟艷以是怨
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恒解思明等復
議奉晉計尋而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
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五月拜奕鎮東將軍代
閔守巴郡六月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寧州
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舉建
寧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秋七月癸卯
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臣極盡



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川晉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石虎遺壽書欲與之連橫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悅遣散騎常侍王緞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

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衆寡且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不從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復上疏切諫以爲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軍李奕攻牂柯太守謝恕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闕至自成都初闕爲晉所獲逃奔於趙



壽致書於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
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議以爲不若爲書遺之
并致楛矢石弩於壽遂遣閔還閔至壽乃下書
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
書事壽承雄寬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篡奪
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與王嘏等從鄴
還盛稱石虎威疆宮觀壯麗鄴中殷實且言趙
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

邦域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名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未足
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實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
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吁嗟
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尚書左僕射蔡興切
諫壽以爲誹謗殺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
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秋七月遣
尚書廣漢李擴一作擴爲御史入南中擴祖毅晉



十六國春秋 卷之七十八
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
演自越嵩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
殺之以威龔壯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
封好學侯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
蔡興爲祟秋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
年也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年謚曰昭文廟號中
宗葬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
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嘆咏故
能征伐四剋拓地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竭
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多所更易常慕漢
武魏明之爲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
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驥
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夔勢姿貌拜翊軍
將軍漢王世子

前作翊
門校尉

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



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僭即帝位
 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改元太和尊嫡母
 閻氏為皇太后母李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
 拜弟廣為大將軍大都督錄尚書事封漢王其
 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有差夏四月太史令韓
 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之譴勢命羣臣
 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創業獻
 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令祭祀始祖
 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遣征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
 據來伐破別將李桓於江陽乃為檄示勢曰告
 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摺覩機以
 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晉皇運中消軋綱暫弛
 曜勒窮竟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翼以
 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携以禮而使
 三邦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
 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
 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



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
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
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
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
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爲臨邛侯廣
尋自殺思明有計謀疆於諫諍被收歎曰國之
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
馬當素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

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爨頽奔
附於晉

嘉寧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
走之獲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於江南數
畝許鎮東大將軍太保奕自晉壽舉兵反寇陷
巴東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
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奕
大赦境內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
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



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勢旣驕奢貪吝性愛財色
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
惜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
饉宇內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
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
福修飾屋宇群下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罕
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皎爲太師以名
位優之實欲與分災膏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

史桓溫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
南郡太守譙王司馬無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
喬等來伐先是溫謀伐蜀衆咸以爲不可袁喬
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心胸然後舉無遺策耳

紀事本末作不必
待衆言皆合也今爲

天下之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
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遡流萬里經略天險
彼或有備必不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
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車速



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
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覬覦
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
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
此無憂矣且蜀土富貴號稱天府皆諸葛武侯
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
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
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
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

遣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
軍督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溫謂溫
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師督
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
溫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
以分蜀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
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大功可立不勝
則噍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捷若分
軍爲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



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
可必也溫從之留叅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
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
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溫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
敗散自間道歸成都鎮東將軍位都迎詣溫降
督堅至犍爲知與溫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溫
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
於成都之笮橋文選註
作梓字溫前鋒不利叅軍龔護
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表喬拔劔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
至於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懼無復鬪志
中書監王叡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勢以
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
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
門與督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
散騎侍郎王幼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
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
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

統末儲倫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
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追倉卒自殺草野卽日到白水
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
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覩面
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覩遷勢及叔父福等十
餘人於建康封爲歸義侯晉升平五年卒宕渠
卽古賈國今有賈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

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
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
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
年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
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
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曰宋岱不死則孫
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轅門又惠
帝之世蜀童謠曰郫城堅盜底穿郫中細子李
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成都北門十八子又



日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
門陌其氣欲索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
頗有怪異宮人張氏有冶容勢寵之一夕化爲
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
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
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
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
足而動搖不能言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
日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又馬氏婦姪身兒從腋下生其母無恙兒
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有馬生駒一
頭兩身相着六耳無目二陰一牡一牝李漢家
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歛於箕中又跳出瀉於
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
震又連生毛鷓鴣集于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
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天譴甚多不能悉
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
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於晉凡六



世合四十七年

鹽官魏士彝校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李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爲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爲督將安慰其衆及特承制拜爲驃騎將軍官桑之敗爲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卽王位追謚齊烈王子忠嗣



世合四十七年

鹽官魏士麟校



蜀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九

李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為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為督將安慰其眾及特承制拜為驃騎將軍官桑之敗為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謚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爲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季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鴛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

益道路有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卹賑施貧乏大收衆心初至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一作深器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冠軍將軍及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羗功表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大逆殺之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雄卽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驥

李驥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爲內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驥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爭緣梯上驥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捷爲斷尚糧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

駕許延延妻杜氏有美色驥欲納以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何不速殺我驥怒遂殺之雄卽王位以驥爲太傅晉永嘉四年梓潼內史焦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太守皮素代爲益州進治三關驥急攻登素勅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驥於是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

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登巴西梓潼盡爲雄有
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巴西驤以太傅
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巂及朱提獲太守李
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
校尉錄尚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
國謚曰漢獻王及壽僭卽帝位追尊謚曰獻皇
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

將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
傅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
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使兵五千助益
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獮城三道並
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
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
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
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撫恤初附百
姓安之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九
三百五
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
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微侯特營空虛
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
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
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
不得前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
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
千餘人微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
當百微衆遂潰拔特於重圍之中特欲釋微還

涪蕩與王幸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
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
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
潰圍而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
子存以微喪還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於官桑
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
等軍繁城涪陵藥紳等起兵應尚蕩攻紳破之
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氏符成隗伯時在營中叛
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

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卽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旣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蕭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爲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

李玲 稚 珩

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并其兄弟十餘人

李玲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珩初玲爲侍中中領軍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氏楊難劼來奔稚受其賂遺縱還武都難劼恃險驕慢多爲不法攻走陰平太守羅演

演稚之舅也

稚自悔失

計自兄玲亟欲請討雄許之乃遣玲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軌等由白水橋進攻下辨征東



將軍壽督瑒弟珩攻陰平難劬遣軍來拒壽珩
不得進而瑒徑至下辨武街難劬斷其歸道
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爲氏衆所殺士卒死者
數千人瑒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爲嗣及聞其
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僞
位珩與期越咸來奔喪珩勸班遣越還鎮并出
期爲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反遣珩還鎮涪城
期越竟弑班於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珩遂奔
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

從征西至於山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
入蜀從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
驤引爲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
符成隗伯攻郾城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
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左右隗伯帥數
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去
安瞑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

遼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婚瑒之子也初爲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臯進次德陽瑒勸流降臯離聞之因與雄謀襲臯軍臯軍敗績流深奇之委以重任雄卽成都王位進爲太尉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訇氏等掠漢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敞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援於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

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擊圍保城離至先破武敞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訇琦張金苟等叛殺之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徇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汜黃閭來攻營

中氏符成隗伯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爲王太后及卽帝位尊爲皇太后以雄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至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

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纒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回入見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晉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十六國春秋 卷七十九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頽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爲王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期皆爲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既僭立尊爲皇太后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爲壽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或之族女也水人一云天以漢

興元年立爲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勢後嗣位尊爲皇太后署廣爲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殺之遣兵襲廣於涪城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

鹽官姚士舜校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閻或 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或至羅尚求寬
流民限期乃版爲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爲謀主
雄卽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
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
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
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



蜀錄五

春秋卷第八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閻或 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或至羅尚求寬
流民限期乃版爲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爲謀主
雄卽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
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
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
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



之差秦寘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遂一作越以
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
班位有差降而競請私寘不與典故相應宜立
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
梓潼部人訇琦張金苟等叛殺離或亦被害雄
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爲寧州
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
不立爲大將軍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
年也雄遷奉於蜀南中盡爲雄有其後奉仕李
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
史李毅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亾州文武
以秀明達有父風一作才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
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
茹草炙鼠爲食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之載



後爲漢嘉太守太傅驥攻破朱提等郡載懼以
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郫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
中主事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
封成都內侯釗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爲謁
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就爲尚書外兵郎晉光
熙三年毅爲叛夷所攻疾病困於窮城不能討
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釗聞父

阨表求赴難馳至牂柯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
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
茹草首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喪文武復徧釗
領州府事懷帝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
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王遜爲寧州刺史表釗
爲朱提太守尋遷越嵩治南廣以禦雄數破雄
軍殺大將樂初雄玉衡十三年太傅驥與任回
分兵攻朱提越嵩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
仍以釗守越嵩雄復遣驥及任回攻之釗自南



秦與漢嘉太守王載並力來拒戰於溫水敗績
遂以二郡迎降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
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貴

范長生涪陵丹輿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

名支字元壽巖居穴處崇道養志甚有名德兼

善天文頗曉術數年過百歲

蘇林伐山云長生
先身劉玄德至特

時一百三十餘年爲蜀人所重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

爲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

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卽成都王位長

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

接卽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

尊尋加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王

衡八年卒子賁嗣賁視爲侍中後嗣父爵爲丞

相晉永和三年勢爲大司馬桓溫所滅其遺黨

故尚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

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餘溫自

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



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
陵尋而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
棄涪城退保德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
賁爲帝而奉之以父長生爲雄國師蜀民愛之
賁由是以妖異惑衆聚至數千蜀人相率歸附
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熹擊賁斬之益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略陽人仕特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
僕射尚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

度不足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褒
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英豪何有以
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雄因酒醉推中
書令杖太史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
有天子而爲醜也雄慙而止雄無事小出褒於
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
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
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卽還遂不
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謚



目莊

譙秀

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一云或以禮招或以歲道而秀終不應命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

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曄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爲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



故積年不除喪壽戍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爲然遂率衆攻成都克之既卽僞位以安車束帛聘爲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

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如此則名垂不朽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又遣使入胡欲連衡爲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羣臣咸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爲



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假壽弑期私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既不從乃
詐稱耳聾手不制物癖疾歸家唯研考典籍譚
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
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
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爲別將天水旬琦等叛殺太
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我

以李離之官賞汝寶素兇勇乃反爲奸先殺人
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益州刺史
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寶從後
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卽日拜寶爲太
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入定陵作亂自稱李
勢子太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於撫綏巴西人
趙續伯蜀人李金銀等共推洪爲王言當以聖

道王年號鳳凰私署百官妖惑百姓季連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遁走捷爲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絕滅唯玄奔蜀雄署爲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三年討勢孫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云

鹽官姚士彝校

春秋第八十卷





卷八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十六國春秋後涼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呂光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呂紹

呂纂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呂隆

春秋卷第八十四



426777 1.21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一百〇五

呂緯

呂訓

光妻石氏

纂妻楊氏

紹美入張氏

呂憲妻苻氏

郭磨

杜進

張資

任射

竇苟

侯瑾

齊從

宋歆

宗熒

後涼錄目

畢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呂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好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一
二百〇一
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畧一作寬大有度
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
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
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
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
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遠戰光曰興初破成
世奸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
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

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
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
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
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暉封都亭
侯苻重鎮洛陽表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
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
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纒重
蜀人李焉一作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爲破
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

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
既剋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以
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將軍姜
飛彭晃杜進康盛一作隆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
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
農湯穎爲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
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冬十二月光進

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
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
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水深三尺進兵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
惟龜茲王帛純帛一作帛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
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
以甲羅列壘上將爲持久之計帛純驅徒城外
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
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十一國者利 卷八
三百廿六
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
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
餘步鱗甲隱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
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
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
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
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
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稽

胡以求救稽胡王遣其弟訥龍侯將虓率騎二
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
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稍鎗如連
鑊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爲繡策馬擲人多有中
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
是遷營相接按陣爲勾鑊之法精騎爲遊軍彌
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
其珍寶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

國朝志 卷之五
二百七十四
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又以
種田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宮室壯麗煥
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
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記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
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
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
別館傍盡種之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
笙笛簫箏篋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翾鷄
婁鼓鐘鼓其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姝勒監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
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
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
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
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
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
一年春正月光旣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

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目下從
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
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
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光
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
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嘗
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

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
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
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
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
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
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還秋九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
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
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



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
 自河巴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
 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一作
 桐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
 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
 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
 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美水令捷為楊一作張
 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
 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

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
 廻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
 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
 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今以云
蕩四域之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
 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
 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收
 攝眾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
 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



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
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
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
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間
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
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
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胤與
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
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迎

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
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戰於安
彌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
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
執熙請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
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
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並爲光所殺光遂入姑
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



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熙
光深見寵仕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
十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
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
叛祐從弟隨據鷓陰起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真
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叅軍
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迺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

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
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秃髮思復鞬思復鞬
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
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郡執太守王世強
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
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
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
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光可平也大豫不
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

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
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閭襲皆起兵應之
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自楊塢進屯
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秃髮思復鞬子奚
干一作于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
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
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
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笑耳光
大悅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丕以光爲車騎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
沒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爲姚萇
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
州期孟冬大舉僞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
已上服斬纒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
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
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
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將
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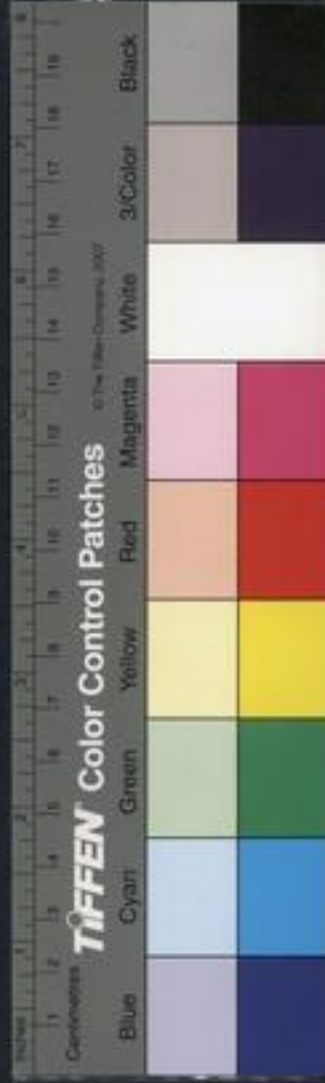
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
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
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析從申至辰遣中
郎房晷至晉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
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逍
遙園白鷺翔於酒泉衆鷺成列而從之時王穆
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騰讖言
改昌松郡爲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大饑穀

價踴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大半光
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
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尅別將徐靈與張
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
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
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
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
光曰事勢寔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
也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是叛
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
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
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是將寇顛斬關納光遂
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招燉煌
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昧
病三年不豫絕其殮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
人將左袵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燾起兵
五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

史軍師將軍燾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
誅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旣而穆惑於
讒間忌燾威名率衆伐燾瑀諫曰昔漢定天下
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
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
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
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
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
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



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
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
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
侮亾武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未逸
之機也遂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
郭文斬首送之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
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太安三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

他日與羣僚讌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
軍京兆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
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
楚以霸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亾其家皆殘酷
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
猶懼不濟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
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宋
歆送同心梨陳平仲

涼州記
作陳中

得玉璽獻之博三

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
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於陽川令蓋敏
屋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詩及賦者凡百餘
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
從光以爲已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
以晉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卽三河王位於
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
內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

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爲王妃
子紹爲世子讌羣臣於內苑新堂遣市玉璽於
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
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
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爲敬公
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爲昭烈
妃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
望爲始祖末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焉者國



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素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素爲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軍楊範強弩將軍寶苟攻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及寶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於盤夷纂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



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
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
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苞罕奚
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
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
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
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
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
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西域大
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
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
光帥衆十萬伐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
藩以子勅勃爲質光引兵還

勅勃西秦
錄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亶羣臣咸賀勸
光稱尊光於是以前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
世子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秦州刺
史弟延爲天水公弘爲常山公其餘子弟爲公
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
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
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
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
衆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
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鷓峙洮南且

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勅中
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
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
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
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
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纂率楊軌竇苟
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救光遣
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



十六國春秋卷之八
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瞑目謂光曰吾寧守節
斷頭誓不爲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
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沒奕干以甲卒萬餘
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
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云乾歸衆
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靡
師以誘之雖叢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聞

況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
必有奸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
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
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
卒還屯袍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
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
世爲部帥光以羅仇爲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
死羅仇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
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若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求帥喪還塋鄉里諸部會塋者萬餘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耻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多從之遂殺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爲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黃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涪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衆二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涪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一
欲立忠於垂亾之國乎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
府君俯臨鄙州使塗炭之餘獲來蘇之惠何如
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
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
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策轉禍爲福業先與
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
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
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克全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旣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戰於合
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侍西平郭磨以
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詳
爲內應事發光乃誅詳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
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磨以爲
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光馳使召纂討磨
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
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
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奸志耳乃遣使

十六國春秋卷之三十一
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
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業亦不敢出纂司
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
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
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
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
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爲呂氏臣安榮其祿
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亾吾爲弘
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磨磨遣軍邀纂於白

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
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
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
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粗直
不慮磨之傾危河西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
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
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笑也願將軍熟思之軌
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磨將
王斐於城西大破之磨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一
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利鹿孤帥騎五千
援麴冬十一月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
麴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
逼百姓爲麴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
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
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麴巫卜小數
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
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

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
人戰士一當百餘人則言笑晏晏出則步武涼
州吞麴阻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
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
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麴禿髮傉檀亦率騎一萬
助之軌至姑臧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兵
擊軌郭麴帥衆來救纂敗引還段業使沮渠蒙



十一
逕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於是
晉昌燉煌等郡並降於業夏六月楊軌自恃士
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止
之常山公弘鎮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
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
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強我
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
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磨聞軌敗東
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爲業所攻引

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還城
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
之冬十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
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
業業乞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
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
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
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案兵不動



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雖增恐將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關關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爨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末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

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末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位十四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就李
項琳之訂

高松聲校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呂紹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
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卽天王位進爲太
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閣而
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
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好之不可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呂紹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
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卽天王位進爲太
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閣而
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
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好之不可



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纂纂不許紹遂嗣僞位驍騎將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爾柰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太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素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寢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諡隱王先是光未亾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末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

暴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
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
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
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
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
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
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
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

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
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驍
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不戰自
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
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向以紹
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
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
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
二寇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乃使弘出告衆

日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爲王太后生母趙氏爲太后署常山公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弘以東苑之兵作亂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爨俱行爨固辭之遂率兵攻纂纂遣將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俎

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
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
省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
繫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
陛下之侄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污辱爲婢妾
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
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
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
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

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
爲皇后以后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
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
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
其時聖賢所不爲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
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
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
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
策纂不從遂帥衆度浩疊河利鹿孤遣弟儁檀



來拒戰於三堆寨衆敗績失士卒二千餘人六月寨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練曰方今盛夏農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廻師以爲後計寨曰虜無大志間吾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侮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寨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侮檀曜兵於青陽門虜掠入千餘戶而去寨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

民三千餘戶奔利鹿狐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寨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鳩摩羅什獨以爲災言於寨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將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戒寨不納涼州一作序不知人胡據一作胡安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



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水陸奇
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
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
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頴諫曰臣聞皇天降監
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
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
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
嶺之內網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

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秘蒼生於荼毒

一作

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
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
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
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
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
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或馬奔於
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
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

行李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

遠思

遠思二字段龜龍
漆州紀作宜憶

表益攬轡之言不令臣

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內

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貫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心而除之上以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
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
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
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
言隆纂位僞諡纂爲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就李 項琳之訂

郁嘉慶校

春秋第八十二卷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呂隆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
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
超旣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
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
月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爲神瑞
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爲文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
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
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
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
言隆纂位僞諡纂爲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就李 項琳之訂

郁嘉慶校

春秋第八十二卷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呂隆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
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
超旣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
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
月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爲神瑞
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爲文

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爲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姚頌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亾死者過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爲質頌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頌德自金城渡河直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邈還邈爲頌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巴西公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秦閏月時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鬪於太廟



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
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
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
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
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
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
機若懷諫自尊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
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

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典由人何損大略隆曰
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
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
機爲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強寇外逼百姓
嗷嗷無糊口之計一作寄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

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區區常慮若卜
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
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爲使
持節鎮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
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
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閭松等五十餘家人秦爲
質碩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剋
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
利鹿孤利鹿孤遣儻檀來接比至超已退儻檀
乃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
帥精騎二千斫營儻檀縱兵逆擊集被殺失兵

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儻檀通好請於苑內結
盟儻檀遣鎮北俱延入盟延疑有伏毀苑牆而
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儻檀怒遂攻昌松太
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
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儻檀之強遁
還儻檀遂剋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兼散騎常侍席確來觀
虛實因徵隆弟超爲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
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

將軍儻率衆一萬救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
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人是時姑臧大
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令餓死者
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
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
坑之積尸盈於路衢戶絕者十有九焉冬十月
河西王儻復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儻及沮渠蒙遜互
出兵來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
乃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
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
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
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番禾二
城隆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畧開建西
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
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欬慟
泣酸感興軍隆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
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
初郭麀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
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麀言其
後隆坐與姚興于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殺呂
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
年至隆滅亾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
二年滅

春秋第八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儁檀
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
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
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
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
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弑逆所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
初郭麀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
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麀言其
後隆坐與姚興于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殺呂
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
年至隆滅亾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
二年滅

春秋第八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儁檀
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
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
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
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
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弑逆所



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隣國之臣猶抗言於
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
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
緯自爲禍首予他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
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
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
之切且懼社稷覆亾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
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
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

心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
主社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
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
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他尋叛
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其後仕楊難
當爲建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舍儲以俟旣勉
難當署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徙居內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氏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爲王后篡後篡位尊爲王太后

篡妻楊氏

篡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奭之女也咸寧元年立爲皇后楊氏美艷有義烈篡爲超所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

將軍魏益多入斬篡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殞篡於城西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

十六國春秋 卷八十四
二氏乎桓不能強遂自殺諡曰穆后

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辨有操行姿色壯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污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歛衽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腫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符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爲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麋

郭麋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麋筮之麋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疑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

十六國春秋卷之八
懼而夜遁疑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亾不可
復久苻堅末年當陽門震涼州刺史梁熙問磨
曰其祥安在磨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
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
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
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太守王楨以郡叛磨勸
光襲之光左丞竇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
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
從誤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

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遂比之
京營參預機密遷散騎常侍兼太常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
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
及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曜曰昨有流星
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
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旣訖冰泮國人服其神驗
甚信重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

井謂僕射王詳一作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

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冲關太原公纂等凶悍

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

切齒將爲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

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

共唱大義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盡爲我有

剋城之後徐更議之詳以爲然麴遂以二苑之

衆夜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洩麴據東苑以

叛百姓聞麴起兵皆言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

相率從之如不及旬日之間有衆數千光孫八

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麴之叛也悉

虜而獲之及纂擊破麴軍麴恚甚盡投王孫於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觀者盡皆

掩目寒心不忍視之而麴悠然自若遂與光相

持時有逃人奔於麴稱呂統病死麴曰未也光

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麴嘗曰

涼州讎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之其後禿髮儼

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麴言麴性確酷不



爲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
爲太史令廢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
兵所殺

杜進

杜進略陽氏也初爲光禪將從伐西域討平龜
茲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
子胤率衆來拒光遣進等爲前鋒迎擊胤將麾
下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欵附光之定河
西也進功居多表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

始侯進旣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
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
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默
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爲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溫雅光
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
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鳩摩羅什知義誑詐
乃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

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
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須史灰
聚浮出復繩木形義瘵無效少日資死光悼惜
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
射有奇巧王爾一作肅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
殿歲久傾敗光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大
工土木俱正

竇苟

竇苟略陽氏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
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後以
強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
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
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三萬攻拔金城以功
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內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三年常出門見



白雀巢陽川與黑雀列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
亂君子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爲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
初嗣立纂與弘幸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
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
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赦之勿
殺及卽僞位謂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

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
達此時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
善遇之

宋歆

宋歆姑臧人也仕爲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內
肅清乃結同心之梨歆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
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爲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

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爲謀主請變俱行變
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
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
容乎且臣老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
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止

就李
項琳之訂
殷仲春校

秋第八十四卷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乞伏熾磐

乞伏暮末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爲謀主請變俱行變
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
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
容乎且臣老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
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止

就李
項琳之訂
殷仲春校

秋第八十四卷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乞伏熾磐

乞伏暮末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乞伏益州

乞伏曇達

邊氏

禿髮氏

禿髮氏

段暉

常坦

翟璠

辛進

西秦錄目

畢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當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爲有



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譯莫何託譯者言
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國仁五世祖祐隣者晉
秦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
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隣迭相攻擊鹿
結敗南奔畧陽祐隣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
隣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卑哇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并

收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埜立祁埜死利
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
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侵併隣部士馬強盛以
叔父軻塗爲師傅委以國政弗斯引烏埜爲左
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
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
子儻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
孤山晉記作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
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益州刺史王統來伐司



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衆
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拒
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
之計矣乃擁部落亦詣統降堅堅大悅署爲南
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
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
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討
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甚有威

司繁卒子國仁立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
軍領騎先鋒會國仁叔父步顏叛於隴右堅遣
國仁還討之步顏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
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
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
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疲敝中
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
與諸君共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遂迫脅



部落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建義元年苻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僚帥曰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傑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視時來之運而不作乎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童一作音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

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瀕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居之鮮卑匹蘭帥衆五千來降

建義二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諸羌胡五萬餘人來擊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帥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其



弟莫侯梯眷率衆三萬餘戶來降國仁拜祕宜
鎮東將軍東秦州刺史梯眷鎮南將軍南梁州
刺史

建義三年春三月秦苻登遣使署國仁使持節
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
王夏五月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
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秋七月高平鮮卑沒奔
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
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足沒奔于及熙奔還三

裕苟爲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爲建節將軍鳴
泉侯是年國仁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建義四年春三月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
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
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請降復其官爵
夏四月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
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六月
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之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畧國仁死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宜立長君共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太初秋七月立妻邊氏爲王后署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茜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勅爲左司馬翟璠爲右司馬畧陽王松壽爲

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乾歸遷都金城

太初二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時晉太元十四年也夏四月南羌獨如率衆七千來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疆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竝

十六國春秋卷之五十一
率衆來降乾歸皆署其官爵冬十一月枹罕羗
彭奚念帥衆來附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太初三年夏四月吐谷渾王視連遣使稱臣於
乾歸貢其方物乾歸拜視連爲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視連死子視羆立視羆英果有雄畧以
其父祖慈仁爲四隣所侵嘗從容謂博士騫苞
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
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隣敵當仁不讓豈
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

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畧秦隴英豪所
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冬十月乾歸
遣使拜視羆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諸軍事
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
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
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
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
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
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于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
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勲帝室策名
王府建當年之功留芳來葉耶使還言之乾歸
大怒然憚其疆猶與結好十一月隴西太守越
質詰歸據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太初四年春正月乾歸率衆擊詰歸敗之詰歸
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署
立義將軍秋七月秦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遣
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共擊鮮卑大堯國乾歸

言之遂與沒奕干攻大堯于安陽城大堯逃匿
鳴蟬堡乾歸攻陷之大堯微服遁走収其部衆
而還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
八月乾歸率騎一萬討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
城乾歸射之中目冬十月三河王呂光遣弟右
將軍呂寶乘虛攻金城乾歸聞之引還爲寶所
襲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

太初五年秋八月呂寶進攻乾歸乾歸使北河
州刺史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



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虎賁中郎將呂纂襲擊彭奚念纂復敗績奔遁

太初六年春正月休官權千成爲秦所逼遣使請降乾歸署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六月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太初七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夏

六月苻登爲姚興所逼遣其子汝陰王崇爲質於乾歸請救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將軍翟瑄率騎士二萬救之間登爲秦所殺引還冬十月秦苻崇爲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率步騎四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率騎三萬拒之具翟瑄傳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欲引兵退冠軍翟瑄奮

劍止之軻彈率騎往赴益州詰歸亦勒兵繼進
定遂大敗斬定及崇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
隴西巴西之地

太初八年春正月乾歸自稱秦王赦其境內殊
死已下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出連乞都爲丞
相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
右僕射崔溫爲吏部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
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
公尚書方弘勳景爲侍中自餘拜授皆如魏武

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邊芮等領府
佐如故夏四月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來降
乾歸妻以宗女六月遷都於西城秋七月三河
王呂光率衆十萬來伐左輔將軍密貴周右衛
將軍莫者殺毘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
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剪群凶威振遐邇將
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
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恐非國家之利也宜
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

載記

作勃 爲質旣而悔之殺貴周及殺毖

太初九年春正月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十月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軻彈奔涼是歲乾歸所署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降於秦顯親公權干成帥衆攻秦上邽不克退保畧陽姚頌德擊之干成亦降太初十年春正月涼王呂光以乾歸數反覆舉兵來伐使呂延爲前鋒羣臣咸勸其東奔成紀以避其銳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

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畧不足憚也且其精銳盡在呂延延勇而無謀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二月光軍於長最遣子呂纂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別將梁泰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以爲犄角之勢呂延以



一國春秋 卷八十五
三史
枹罕之衆攻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泣謂諸將
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
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給延稱秦
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騎輕進遂大
敗之斬延於陣夏六月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
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列破光一作屋奴
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瑄爲晉興太守鎮枹罕
冬十月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之

太初十一年春正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攻涼
支陽鷓武允吾三部皆克之虜萬餘人而還夏
六月禿髮烏孤遣使求結和親涼散騎常侍郭
磨來奔乾歸以爲建忠將軍兼散騎常侍秋九
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元載記作慕容允
冠軍將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益
州等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大破之視
羆退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
爲質乾歸以宗女妻之

太初十二年夏四月鮮卑壘掘河內率戶五千
自魏來降乾歸以河內爲壘掘都統以宗女妻
之秋七月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冬十月
乾歸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太初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乾歸所居金城南景
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大赦境內夏
五月秦姚興遣征西姚頌德率衆五萬來伐入
自南安陝乾歸率諸將拒之次於隴西興復遣
別將潛師繼發秋七月訖歸聞興將至謂諸將

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籍筭舉無遺
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
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
機在斯一舉諸君勦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
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
秦軍樵採路絕秦姚興潛引兵來救乾歸聞之
復使慕兀率中軍二萬遷屯栢陽鎮軍將軍羅
敦率外軍四萬遷屯侯辰谷自率輕騎數千前
候軍勢會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



通入於外軍且與秦戰爲興所敗遁歸苑川部
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遂走
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
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號已踰一紀負
乘致寇傾喪若斯今衆已散敗勢不得安吾欲
西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
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
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
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而

有心離背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
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庶幾異
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有期德之不建何
爲俱死公等自愛吾今將寄食於人以終餘年
乃大哭而別遂帥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降於武
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偕檀迎之置於晉
興待以上賓之禮秦兵旣退南羗梁弋等密遣
使來招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
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



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太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親好與存唇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乾歸至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爲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久之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遣兵追獲將殺之廣武公儁檀勸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太初十四年春二月秦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翟勅爲尚書令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僚佐偏裨

太初十五年夏四月熾磐自西平奔歸苑川南



涼王儁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姚
興署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
散騎常侍左賢王

太初十六年秋七月秦遣乾歸以所部甲卒隨
齊難等迎呂隆於河西冬十一月討叛羗党龍
頭於滋川拔之

太初十九年秋九月攻仇池楊盛將苻昂於皮
氏堡克之盛率兵來救戰於竹嶺爲盛所敗
晉義熙元年春正月自此以後四年
並從建康年號乾歸朝於

秦吐谷渾將大孩

一名烏
乾堤

屢寇乾歸邊境乾歸

怒率騎討之大孩大敗俘斬萬餘口而還大孩
走保南涼死於胡園視羸世子樹洛干帥其餘
衆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
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
戊寅可汗沙湫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
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
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
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

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乾歸聞而甚忌之秋八月乾歸率衆攻仇池爲楊盛所敗尋復率衆攻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克之

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百草皆自反乾歸甚惡之冬十二月復入朝於秦

義熙三年春正月秦姚興慮乾歸寢強難制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畱爲主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部衆鎮苑川秋七月禿髮儁檀叛秦遣使來邀熾磐斬其使送之長安秦甚嘉之冬十一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禿髮儁檀秦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五月秦遣乾歸以鎮遠將軍從廣平公弼等帥步騎襲儁檀冬十月熾磐以秦政寢衰兵亂將始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於曠嶮山而據之十一月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更始元年春三月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
却彭奚念乘虛來襲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
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
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告乾歸乾歸逃還苑
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來降夏四
月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部衆得二萬
人徙都度堅山秋七月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
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
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

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
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
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
萬足可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
海鷓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
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遂以晉義熙五年僭
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
悉復本位冬十月復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
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仍命熾磐爲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
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叅軍國大
謀錄其子華爲尚書民部郎

更始二年春正月遣熾饗討論薄地延師次煩
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衆於苑川
三月遣隴西羗昌何攻秦金城郡拔之以驍騎
將軍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秋七月乙丑乾
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
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攻秦畧陽南
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萬五千戶於苑川及
枹罕冬十月鮮卑僕渾羗句豈輸報鄧若等帥
戶二萬來降

更始三年春二月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
戶於度堅城以子勅勃爲秦興太守鎮撫之秦
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太常索稜爲
太尉領隴西內史使來招諭乾歸感之遣使送
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秦復遣使署乾歸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護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太子
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乾歸方圖
河右權宜受之復稱藩于秦夏四月乾歸徙羗
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
爲興國太守鎮撫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
威太守鎮嶮岷城秋七月遣平昌公熾磐及次
子中軍將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儁檀入
月熾磐率師濟河敗儁檀虎臺於嶺南獲
馬十萬餘而還冬十月攻秦畧陽太守姚龍

於栢陽堡尅之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

永洛

一作水洛

城又克之徙民四千餘戶於苑川三

千餘戶於譚郊遣中軍將軍審虔帥衆二萬城

譚郊十二月西羗彭利髮據枹罕自稱大將軍

河州牧乾歸率騎三萬討之戰於枹罕不克

更始四年春正月乾歸復討利髮師次奴葵谷

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兄子振威將軍公

府追擊至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羗戶一

萬三千以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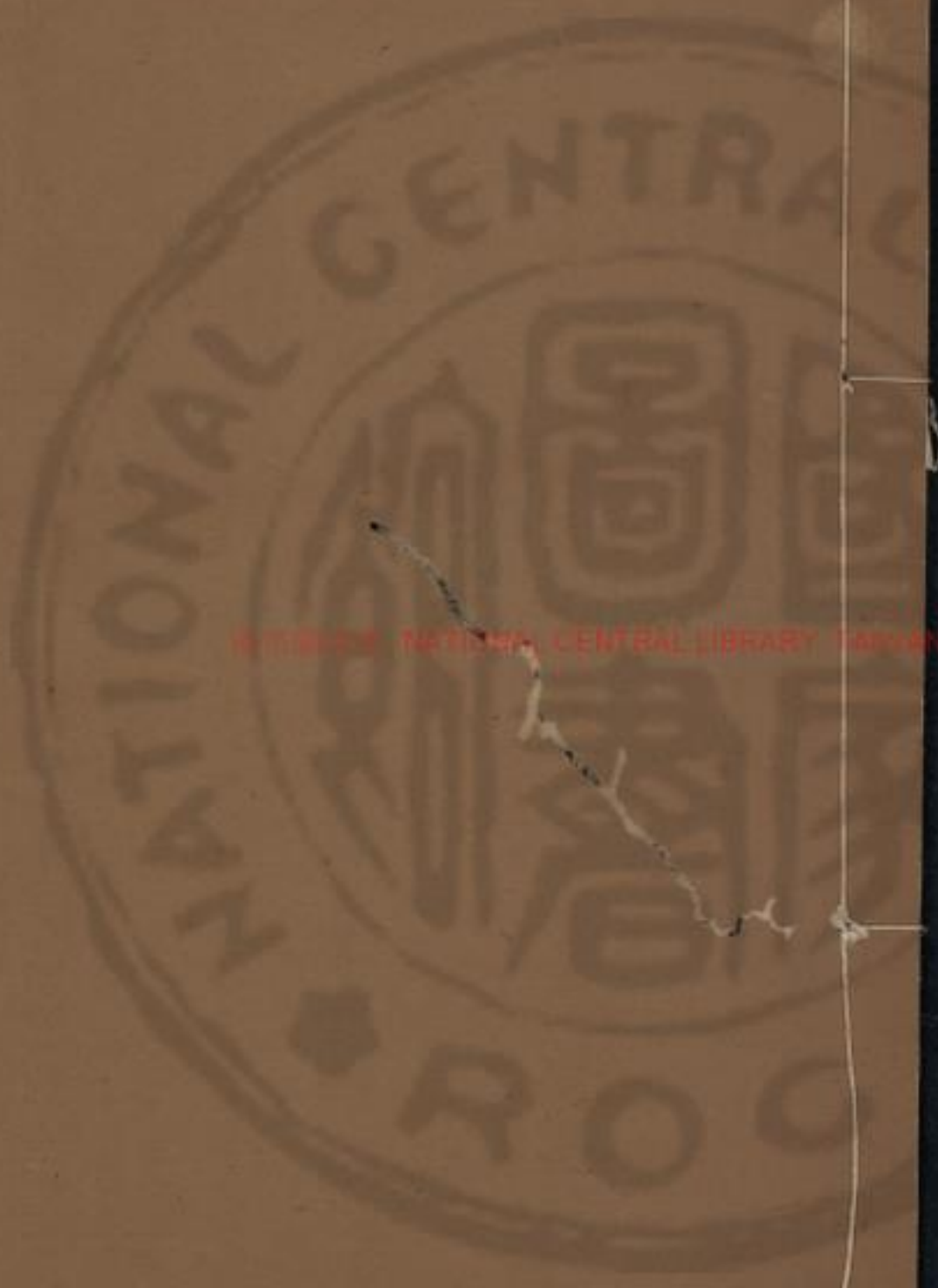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之五十五
戊巳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因
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
之樹奕干請降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
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阿若
干爲護軍都尉夏五月熾磐率衆攻禿髮儻檀
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以出累代爲太守
六月乾歸畧於五谿有梟集於其手心甚惡之
遂爲兄子公府所弑并殺諸子十餘人公府奔
固大夏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

木奕干率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東將
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
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先是乾歸未亡時枹
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啣馬屎羣
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
徙居之秋七月智達等擊破公府於大夏公府
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
父子五人公府奔嶺岷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
輟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僞謚武元王

十六國春秋卷之五十五
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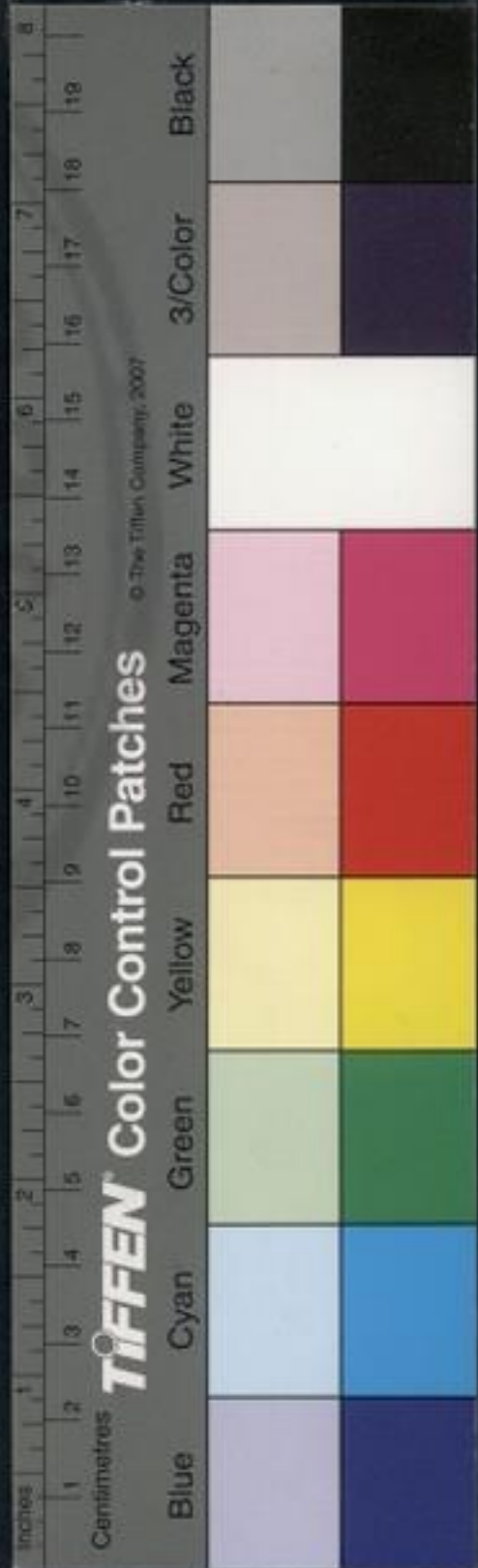
項德明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4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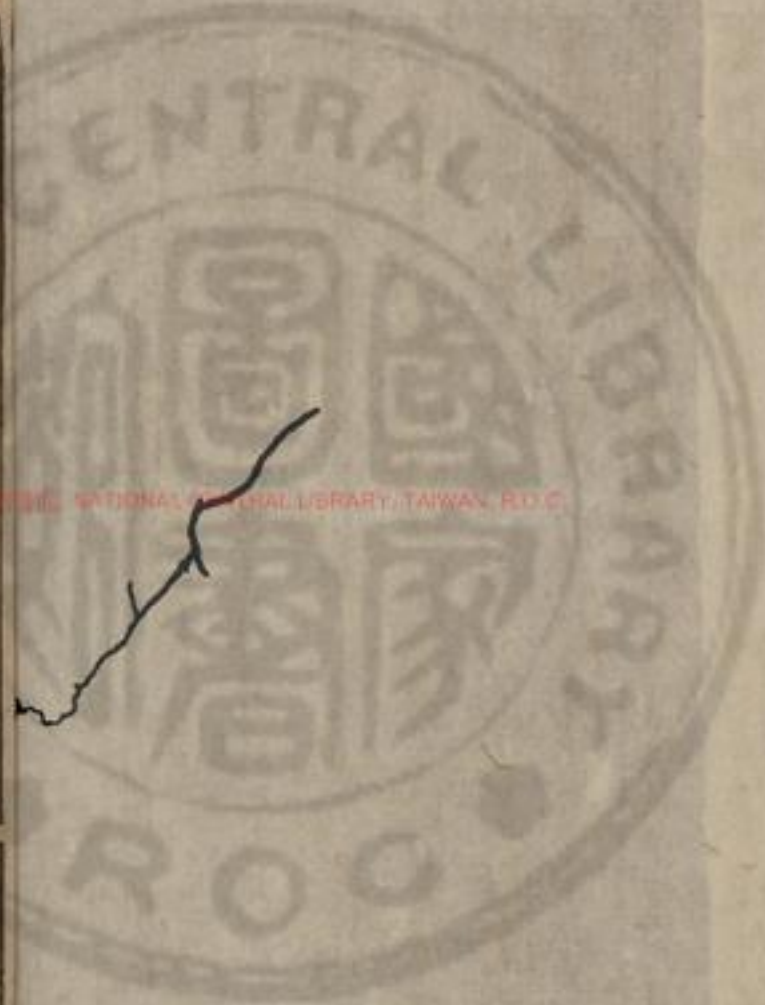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乞伏熾磐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
權畧過人初軋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
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為振忠將軍
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部
眾鎮花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
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西秦錄二 卷八十六

116778 2.32

藩於秦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
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僞位
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永康九月
署尚書令翟勅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麴景爲
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
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
常侍黃門郎等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
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

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鎮東
將軍曇達與平東將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
休官權小郎呂破頭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
石城降其衆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
迦等二萬餘戶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
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
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來降熾磐以稜爲太
傅夏四月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
討吐谷渾別統句勤一作勞於泣勤川大破之俘



虜甚衆秋七月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
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
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
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達率其餘衆來降

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
爲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
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
磐聞南京秃髮儁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
以行矣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玉簿焦襲曰儁

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

不得還救則虎臺

儁檀子

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
樂都秃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
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
將軍捷虔率騎五千追儁檀以鎮南將軍謙屯
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秃髮赴
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

赴單烏孤之子也

趙恢爲廣武

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



晉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六月僭檀勢屈請降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署僭檀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涼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熾磐旣兼僭檀兵強地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立妃禿髮氏爲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郡熾磐遣將軍雁尼寅邀於浩盪爲蒙遜所擊死之又遣將軍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復

爲蒙遜所擒夏四月熾磐于元基

一作元方

自長安

逃歸以爲尚書左僕射五月熾磐率衆三萬攻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勸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勵事君乃囚之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

魏書卷之六 卷八十一
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爲湟河太守因討乙
弗窟軋降其三千餘戶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
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
史謙屯爲鎮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
刺史曇達爲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
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
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
之遂以王孟保爲略陽太守鎮赤水
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

瀕川次師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
磐聞而引還二月尚書令曇達與涼州刺史出
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
兵去遂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親夏四月曇達
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水秦州
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
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戶
於枹罕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
逼秦之上邽十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

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相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爲左丞相子左僕射元基爲右丞相

御史大夫麴景爲尚書令侍中翟紹爲左僕射冬十月遣曇達元基東討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爲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爲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爲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來降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爲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

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
二歲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
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
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
有難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涼王西遷衆咸
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復遣使請降熾磐
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
邑一千戶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

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孔子率騎五千
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五
千來降拜弱水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匹達建
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澠川大破之利和
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羗豪三千戶於枹罕
澠川羗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
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澠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仍兼領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
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
禪詔以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
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罔戍俘二千餘戶
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
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
月吐谷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

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干等
帥步騎拒之斬首二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
將軍孔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
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率騎數
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來降夏四月乙
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
汗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
騎六千擊沮渠城都于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

城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
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
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
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
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
一作將軍又寅等人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
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建弘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

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勞爲四國皆來
降附秋七月遣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
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
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弘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健等襲河
西戰於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
戶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
水羗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
磐署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羗

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
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
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
渠蒙遜發兵來禦夏王赫連昌遣征南大將軍
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代將
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內
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畱左丞相曇
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奕南

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
叛奔鼎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瓚冬十月左丞相
曇達與夏呼盧古戰于曠岷山曇達兵敗十一
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熾磐遷保定連呼盧
古入南城鎮東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
戰却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
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
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
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湟隴

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羗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羗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羗羗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羗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

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埜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誦闡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澗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爲羗羗所攻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
叛降河西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
之二月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
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
沮渠城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熾磐在位
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暮末嗣
立僞謚文昭王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

暮一作暮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熙元年

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
磐卒暮末卽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弘一作洪署右
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
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
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
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
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
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



守翹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
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
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
之甫入城而西河兵至攻其外城剋之絕其水
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羗乞提從元基救樂
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百有餘
人鼓譟燒門元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未
大懼八月遣使詣蒙遜許歸沮渠城都以求和
蒙遜引還遣使人秦帛祭暮末厚資城都遣將

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竒珍
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旣而蒙
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遣暮末馬千疋
及錦罽銀繒九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
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惜政
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
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
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翹



承二月立妃梁氏爲王后子萬載爲太子殺尚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畱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蒙遜暮末擊破之進至冶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汗川以叛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興國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冶城擒之追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

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邀擊之復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興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叛暮末收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髮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自反

承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村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



卷八十六
三十一
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兼之政
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
月暮末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
從事中郎烏納闕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
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時給事黃門侍郎
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主赫連
定聞暮末將至發兵來拒暮末畱保南安其故
地皆入于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

率騎五千來迎暮末衛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爲
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羗萬餘
人謀叛推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
守焦遺爲主遣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焦
亮爲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
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
擊諸羗諸羗潰散亮奔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
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遣斬亮首出降暮
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



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將姚獻
獻敗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
城內大饑人相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
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踰城
奔夏暮末窮蹙輿視出降并沮渠與國送於上
邦夏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時魏
神麌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
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

視釜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
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
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長水李衷純校

春秋第八十六卷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爲前將軍秦州
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
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
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
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
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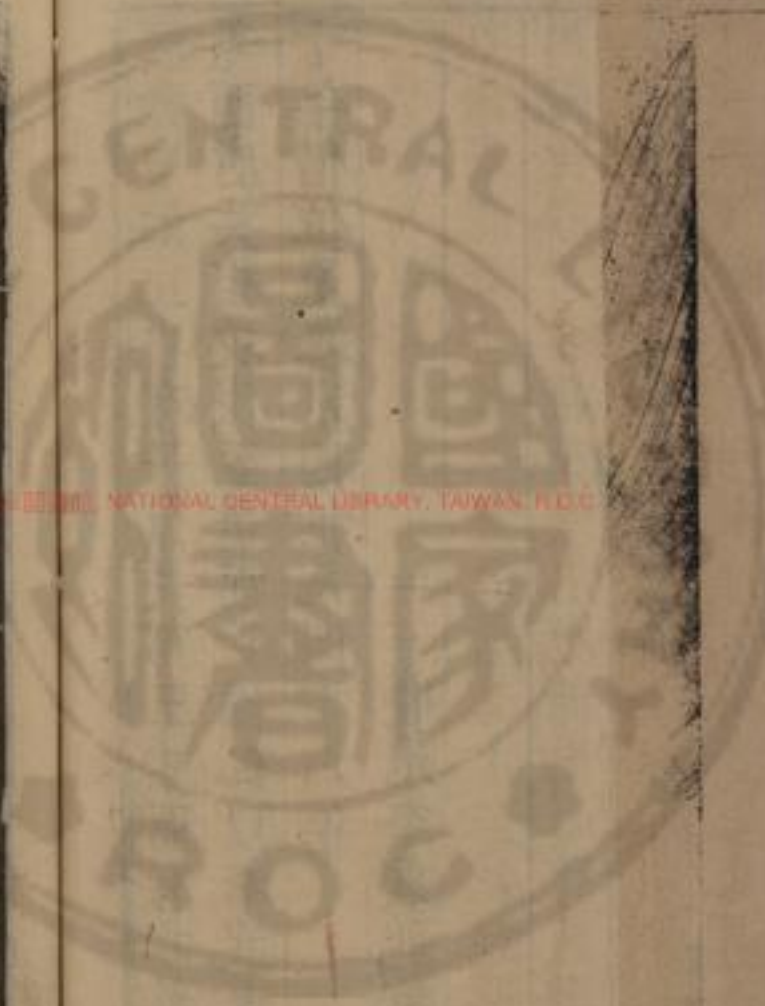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爲前將軍秦州
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
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
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
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
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



十一 國者利 魏 卷之十七
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
無慮也於是以太將軍韋處爲長史散騎常
侍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
自矜不爲部陳聽將士解甲遊畋縱飲今日敢
言軍事者斬處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
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垂逼
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醜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
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
決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

也旣而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
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
率衆攻涼拔支陽鷓武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
與武衛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
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爲秦州牧鎮東將軍
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
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
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
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
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
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
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羌彌姐
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來攻石泉曇達與別將
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

三六 一萬攻姚艾於上邽進據蒲水大破之
遂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遷尚書令轉爲左
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秦州牧鎮南安復徵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鎮
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率騎二
萬來伐曇達率衆擊之戰于曠岷山敗績諸羗
執送勃勃

邊氏

乾歸妻邊氏金城人左長史邊芮之妹也乾歸



備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于秦降號太妃旣而返政復爲王后

秃髮氏

王后秃髮氏僞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僞檀旣降熾磐納爲王后拜僞檀爲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鳩殺僞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此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秃髮氏

左夫人秃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爲質于涼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秃髮僞檀



復遣歸之遂爲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讒殺其姐
及虎臺後禿髮氏與暮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
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
奉沮渠與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內
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
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
負汝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屍于河水禿髮氏乃
自殺

段暉

段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頰八世孫也
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
子與暉同志居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
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
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
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便乘
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
熾磐爲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
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



自守熾磐進擊之衆寡不敵遂爲所擒熾磐欲
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
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
西海侯暮末卽位國政哀亂暉與子承根奔吐
谷慕瓚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垣仕乞伏世爲
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瑄

翟瑄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氏王楊定
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
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
後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
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瑄爲
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
彈詰歸欲引而還瑄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
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閩外之寄當宣力
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不
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
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
聞也瑄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
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
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
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
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

遷晉典太守鎮枹罕

焦遺

子華 籍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
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
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
床下遺子華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
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
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
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華爲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暮末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爲主遺不從遂劫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爲太子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

見衆唱大義以殄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願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爲散騎常侍從熾磐遊于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卽位問傷母面之

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就里陳泰交校

春秋第八十七卷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秃髮儁檀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秃髮文支



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就里陳泰交校

春秋第八十七卷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秃髮儁檀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秃髮文支



禿髮樊尼

禿髮破羌

僞檀妻折掘氏

楊桓

宗敞

孟禕

雲霍

景保

陰利鹿
尉賢政

南涼錄目 畢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
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
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
子壽闢立初壽闢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
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
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產



於被中乃以禿髮爲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闓
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兼多謀畧晉泰始中
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
於金山咸寧中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
是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
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九代立九死孫
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韃立部衆稍
盛烏孤卽思復韃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
年思復韃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

陀謀復欲規取涼州紛陀曰明公必欲得涼州
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俊明政刑然後乃可
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
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
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
多何爲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若留不對烏孤
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真若留曰吾根
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
致死於我大小不敵後雖悔之將何所及不如



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
元二十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
破降之冬十月遣別將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
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
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
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
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皆

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別將苻渾曰
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
興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
孤在廉州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
濟矣拜爲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爲廣
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太
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
遣使署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



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太初耀兵廣武進攻涼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擊戰于街亭涼兵大敗秋七月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騰叛據東苑太原公呂纂擊破之騰遣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涼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率步騎三萬北赴郭騰烏孤遣弟車騎將軍儁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



十六國春秋 卷八十八
擊之爲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廉川收集夷夏
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
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烏孤
尋爲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僊海襲乙弗鮮卑而
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
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
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畧兼以軍無紀律多
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平西平
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爲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強多以爲
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
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
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
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
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
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
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
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



十六國春秋卷之八十八
五
三十一
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
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
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月楊軌王乞基
帥戶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
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僭檀爲車騎大
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爲公侯者二十餘人
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
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僭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

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
川從叔吐若流鎮浩疊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
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
統楊貞衛殷麴承明

一作
丞

郭黃郭奮史嵩鹿嵩

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
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
內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
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
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



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
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乞
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段氏書生才非經
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
結好於我許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
呂光衰耄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內
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疊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
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

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
以坐定姑臧姑臧旣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
歸附矣烏孤曰善遂陰有吞併之志二月造刀
一口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
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來看
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

後歸突厥夏
可汗處

四月北涼王段業爲呂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
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燒氏
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爲涼州牧徙

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儻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秃髮利鹿孤

秃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尋遷涼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徙

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通式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乃厚遣之利鹿

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漢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來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儁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儁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

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軌田玄明潛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段業儁檀聞之率衆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尸而歸秋七月乞伏乾歸爲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儁檀迎之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

利鹿孤之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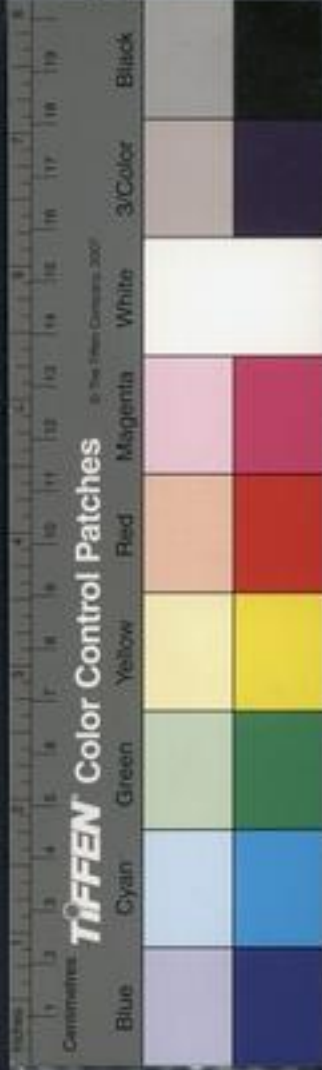
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



之屬國矣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徙置乙弗
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
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
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
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
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
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羗

利鹿孤欲自稱尊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綸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無
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
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
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且守兵始號
事必無成陳勝項藉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
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
有變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又安之良策也虛
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



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儁檀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三月儁
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獲隆
右僕射楊桓拜爲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
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統嗣自負乘在位三
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
中風俗尚多凋敝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
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
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

西曹從事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
次之極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
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
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
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
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
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太玄中趙誕爲博士
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頌德自金



城濟河直趨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
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
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儁檀輿論兵畧甚愛重之
至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
孤謂儁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
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儁
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
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
於秦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

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爲之流涕
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來
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挈蒙遜不與
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
挈爲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朗遣
其弟子嵩爲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
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
昌松侯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
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



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
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論之僣檀從之乃與
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堡僣檀知超必來
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
精兵來襲僣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起
火光燭天照耀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
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僞與僣檀通好請於苑內
結盟僣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兵出擊俱延失
馬步走陵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僣

檀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
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來援憚僣檀之強
遷延不進因而遁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僣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
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呂氏厚恩分符守土
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
圖之僣檀大悅拜爲左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
釋之徙顯美麗斬二千餘戶而還二月呂隆爲
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



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僞檀曰喻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敞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僞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五百餘戶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

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失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乃遣僞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僞檀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祚實歷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悞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元年也在位三年僞諡康王葬于西平之東南



弟儻檀嗣立

就李

項林之訂

屠中學校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儻檀

禿髮儻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
思復韃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儻檀明識幹藝
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
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儻檀利
鹿孤卒儻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
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



弟儻檀嗣立

就李

項林之訂

屠中學校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禿髮儻檀

禿髮儻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
思復韃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儻檀明識幹藝
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
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儻檀利
鹿孤卒儻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
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儁檀
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
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
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
熾磐又奔允街儁檀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儁檀
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儁檀車
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
隆守姑臧儁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儁檀怒遣使
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儁檀大城樂都秋七月儁檀
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
等帥騎迎隆儁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
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儁檀厚
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儁檀畏秦之疆又密圖姑臧

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關尚

一作參
軍關尚

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而
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
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
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儻
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
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
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儻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

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
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
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

今之西寧

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

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

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儻檀

會儻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

之儻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儻檀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荐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儻詳具敞傳儻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儻復遣西曹從事史嵩聘秦姚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彞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

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嵩爲騎都尉秋八月儻譙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儻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儻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

十六國春秋 卷八十九
者九月儻遣使與西涼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儻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羗三萬餘戶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弘昌六年秋七月儻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儻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陝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儻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

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

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儻不許十一月勃勃率

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

一作支陽

殺傷萬計及驅掠

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儻欲率衆追

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幸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

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

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

亡之餘烏合之衆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



之僂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
塞路勒兵逆擊復爲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
更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僂檀與數騎
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寇至乃徙
三百里內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
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
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
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
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據從

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
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
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
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
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
聘因以觀釁僂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
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
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必入索九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

載記

作五經之外
寇冕之表

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

之偉人由余日禪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儻機詐多
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
之衆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
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
始殊途
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儻檀以輕

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

竊料羣臣才畧無儻檀之右者

右一作
作足

雖以天威

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

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欽成

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

顯率騎二萬爲弼等後繼因遺儻檀書云今遣

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

於河西邀之儻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

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



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
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爲涼鬼何降
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姑臧僣檀嬰城
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城
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
送之僣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
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蹶禍
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藏記作宜悉坑僣
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

悉驅牛羊於野次斂成縱兵抄掠僣檀遣鎮北
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
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
僣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
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
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僣檀材官將軍
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僣檀
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僣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



謝罪冬十一月儻復稱涼王卽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詭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倅爲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延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隸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儻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接筆立成影不移漏儻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戶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儻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儻不聽保固諍之儻大怒鎖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



馬奔還保遂見擒旣而逸歸僞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僞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僞檀懼爲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爲竒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長成公緒守姑臧僞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謀

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僞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僞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僞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



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

一作保周

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

儻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儻檀又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儻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茗藿茗徒聊切藿徒而切掠五千餘戶將軍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

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大至儻檀敗走進圍樂都儻檀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儻檀遣太子虎臺逆

十六國春秋卷之七十九
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儻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童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童等飲酒殺四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疋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剋鎮南將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尋復率衆來伐儻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儻檀議欲西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令遠征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傅檀曰孤將畧地卿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
追僞檀徙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
樊尼自西平奔告僞檀檀泣謂衆曰今樂都
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
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
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
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
離叛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
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

引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僞檀

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
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旣乃歎
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
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
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
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
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
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



十六國春秋 卷八十九
利鹿隨之夏六月僞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
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
軍尉賢政固守浩亶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
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僞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
熾磐以僞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
熾磐所鳩左右勸僞檀解藥僞檀曰吾病豈宜
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
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僞檀少子保周臘子破
羗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父之歸魏魏以保周爲
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破羗爲西平公副周爲
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
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
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歲在乙
卯滅

春秋第八十九卷

就李

項琳之訂

屠中孚校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秃髮文支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秃髮文支僭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僭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僭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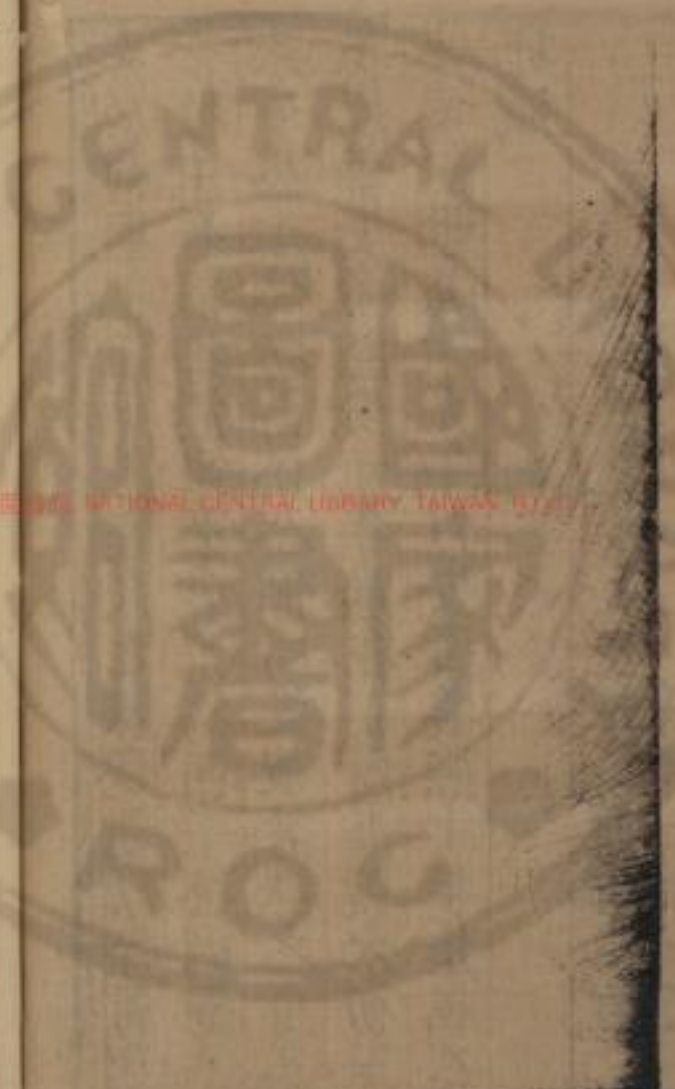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秃髮文支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秃髮文支僭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僭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僭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
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
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
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
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爲廣武
太守

秃髮樊尼

秃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爲安西將軍儁檀爲
乞伏熾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儁檀歸熾磐乃

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
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秃髮破羌

秃髮破羌儁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兼饒機
辨儁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儁檀旣爲
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
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
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
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奮擊有功世祖



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弒世祖及南安王
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守禁門誅弒逆加征北
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
孫顯祖子
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
歷鎮東將軍為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
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傳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竒鎮之姊也傳檀初襲
位涼王立為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強乃去年

稱夫人及傳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
為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
郭磨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為主
而桓執義彌厲詳具光龍
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

任為尚書左僕射而纂為隆所弒后亦自殺桓
乃棄位而出叵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
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



受呂氏厚恩位叅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
俱溺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
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
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
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
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
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
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
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
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
之功能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
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旣至秦興深禮重之屢
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燮呂光
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僣檀於廣武乃
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
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十六國春秋卷之九
託君可乎儻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卽僞
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儻檀謂之曰孤以
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
鏡之明旣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
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
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儻檀曰
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
君儻檀爲車騎大將軍刺史鎮姑臧因徵

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儻檀謂敞曰吾得
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
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儻檀曰
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
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
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
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寇冕裴敏
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
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



畧加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
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僭檀大悅賜敞馬二
十足至秦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興
深美其文詳具
典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爲昌松太守僭檀
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
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
帝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

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
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威爨
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荷
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
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僭檀大悅乃
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爲左司馬禕辭
曰呂氏將亾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
愚皆知之者但禕爲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
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於姑臧

世六國春秋卷之九
死且不朽僂檀義而歸之及隆爲秦所滅禕仕
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興後以僂
檀代尚爲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旣至讌羣寮於
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
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
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濯然瓦解
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
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
離墮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

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
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謝曰非君
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

一作雲霍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家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霍從河
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
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
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

十六國春秋卷九
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
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
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
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僞
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
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
好殺禍將及已僞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
善行道爲後世橋梁僞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
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
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僞檀

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

主乎遂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

國人旣蒙其福咸稱曰聖人

一云稱之曰大師

出入街

巷百姓迎爲之禮僞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

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

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僞檀固請之時

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



十六國春秋 卷九十一
僞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僞檀爲赫連
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往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候仕僞
檀爲太史令初僞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
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酉宜以自守難以伐
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
寧吉僞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入我封畿掠
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

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
文顯然動必無利僞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
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
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
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
有變僞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狗無
功封汝百戶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僞檀大敗
單騎奔還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

十六國春秋卷之九
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平保曰臣匪爲
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
以婁敬爲功表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
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
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僞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
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
戶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僞檀僞檀之奔於乞
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僞檀謂利鹿曰去危就
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
老母在家庭方寸實亂但委質爲臣忠孝之義不
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
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
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
乎僞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
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僣檀爲別將屯於浩靈樂都之潰諸
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
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
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
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
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

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
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
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僣檀太子虎臺以手
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
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旣而聞僣檀至左南乃降

就李

項德茶校

項琳之訂



大
國
有
利
於
民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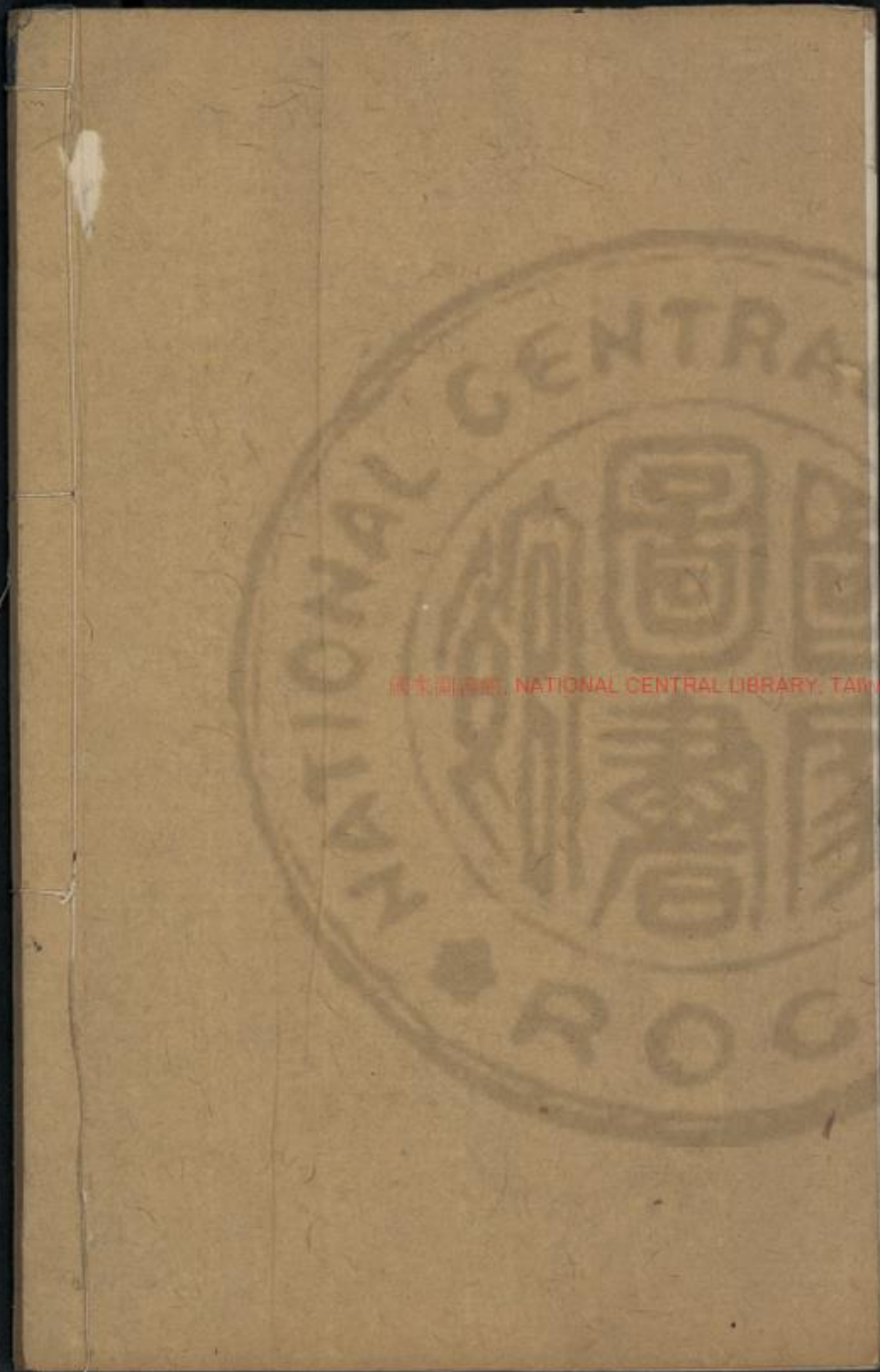
一
九
四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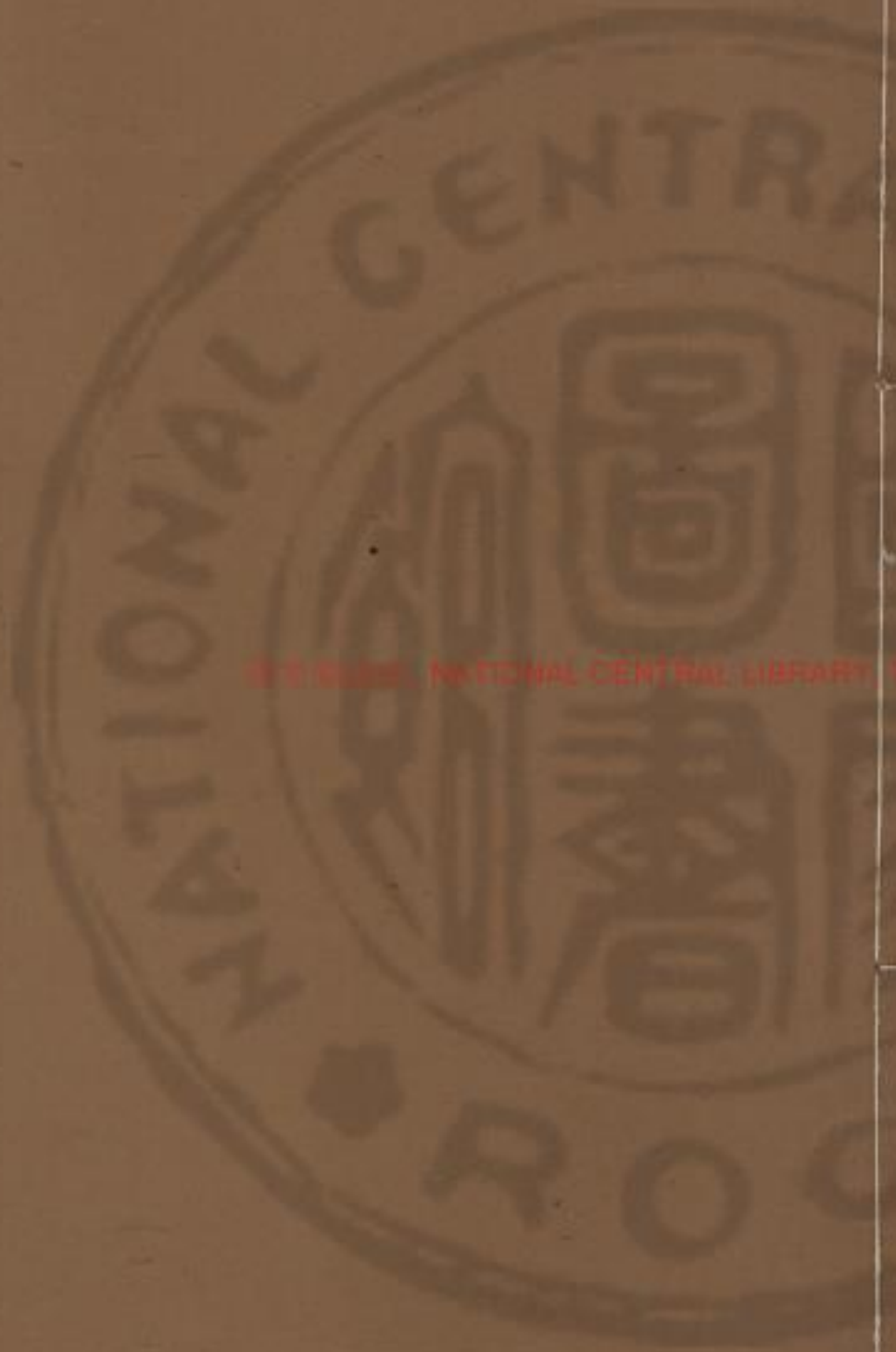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川井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李暠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李歆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李恂

李翻



曷妻尹氏

宋繇

劉駟

唐繇

辛淵

陰仲達

西涼錄目

畢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李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曷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因以家焉遂世爲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顯位雍至東莞太守柔至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弁音奄仕前涼張軌爲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譽爲世子侍講年十八卒嵩昶之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天文及長頗有聲稱兼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曆及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騮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

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嵩爲效穀令宋繇亦仕于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嵩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燉煌言於嵩曰段業無經濟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曆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嵩爲安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號涼王其右衛將軍燉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



使據燉煌恐此地非復大王之有業乃以嗣代
嵩爲燉煌太守嗣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
移檄使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
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氏闇弱正是英豪
有爲之日將軍據有一國之成資奈何束手授
人索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猝能
拒之可一戰而擒也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
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
英姿挺特有雄伯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嵩

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
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
因遣繇覘嗣嗣見繇言所以代嵩之意繇啖以
甘言及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此成擒耳於是
嵩遣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擊
破之嗣奔還張掖初嵩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之
交嗣常以宗族托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
及是嵩反爲嗣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
業自表盡忠不貳橫爲嗣所讒請業殺嗣嵩當

自歸司敗業輔國將軍沮渠男成亦惡嗣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嵩分燉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嵩爲使持節都
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冬十一月嵩所居後園有赤氣起龍
跡見於小城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叛業乃移檄
六郡推嵩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
護羌校尉燉煌太守領秦涼二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庚子時晉隆安四年也追

尊祖弇爲涼景公父景爲涼簡公子譚爲世子
署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
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
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牧
府右長史張緝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
中郎尋加繇爲折衝將軍謖爲揚武將軍索承
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
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



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
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
興太守招懷夷夏人情悅服遣折衝將軍宋繇
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
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持久之計時北涼酒
泉太守王德亦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遣將討
之德將部曲奔附唐瑤
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
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燉煌納之郡府

壬寅三年春正月嵩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
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
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嵩親爲序頌以明鑒戒
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靖
恭堂嵩觀之大悅冬十二月沮渠蒙遜所署西
郡太守梁中庸來奔嵩署爲牧府主簿是歲秦
姚興遣使拜嵩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四年春正月命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
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甲辰五年夏四月有葛綠木而生作黃鳥之形
秋八月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嵩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秦
涼二州牧改元建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時晉
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京
師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
晉高祖闢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
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
懷愍迤邐蒙塵塞外懸象上分九服下列眷言

願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
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
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
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
境萬里桓文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
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
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
兵孤力屈社稷爲墟一作臣聞歷數相推歸餘
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
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
餽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竊一作
期運將抄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
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
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

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叅時務伯
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
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妾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
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秦
涼二州牧涼公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
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
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
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丘墟五岳神山狄汚其三九州神
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
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
涼雖遼義誠密通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
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
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
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

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
命灰身隕越慷慨冬十月嵩讌羣僚於嘉納堂
因謂之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
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兆故前遣
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
下今惟蒙遜鴉峙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
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
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
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右長史張邈曰殿下此議

實社稷之利也乃力贊成之嵩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遂以右司馬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涪徵折衝將軍宋繇爲右將軍領燉煌護軍與子燉煌太守讓鎮燉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建初二年春正月嵩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

車理轡百慮填曾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
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
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
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
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察佐邑宿盡禮
承敬讌饗饌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
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
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
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姻親相

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廻一作連爲當隨宜斟

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

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爲寇讐夕委

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哲哲一作舊

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

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媿前人也秋

八月南涼禿髮儂檀送嵩女敬愛於酒泉并通

和好初嵩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

文旣東遷嵩從姑梁裒之母養之至是儂檀假



道於北山鮮卑使哀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
嵩大悅遣使報聘偃檀贈以方物九月嵩親率
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
其方物冬十月北涼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
掠三千餘戶而去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
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
一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
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
西奔燉煌晉昌者數千戶及嵩東遷皆徙之酒

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
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
築城於燉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是年嵩造珠碧
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建初三年冬十二月嵩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
法泉間行奉表於晉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
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
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否吳涼懸邈

蜂叢衝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
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
士時移日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
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
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
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欲監前鋒

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
驅又燉煌郡大衆殷繁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
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
燉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
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
命動靜續聞高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
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於酒泉乃許之於
是使儒林祭酒劉昞爲文刻石頌德
建初四年時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

其園囿羣僚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紀其事嵩從之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遂命主簿梁中庸及儒林祭酒劉昞等並作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

大將軍遣使稱臣嵩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嵩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禽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嵩遂與蒙遜結盟而還

建初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襲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引去嵩



遣世子歆帥騎五千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
年

建初八年

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嵩讌於曲水命羣僚賦
詩而親爲之序冬十月嵩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
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
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
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

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
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
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
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
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燉煌舊塞
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
圍以威南虜

建初十年嵩以偉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
所奉遂起伯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



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偏
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
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
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蒼
靄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
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蔑玄冕於朱
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
耕穢鴛鴦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
寸絕時與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
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
高驤攀瓊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
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
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
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
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



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摺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爨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
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烟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
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
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
哀餘類之忪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

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
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
摧轅於峻峰崇崖噉喋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
紆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
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
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
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
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



楛而纓旒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
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
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槩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颻傑誓
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
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
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
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
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嶠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
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檠仰遺
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
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平城翼翼上
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
德於巴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
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於白日又感



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
之懷初嵩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
遇害江南嵩聞而吊之嵩前妻同郡辛納女貞
順有婦儀先卒乃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建初十一年

建初十二年夏六月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
嵩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與
校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嵩引見謂之曰
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
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
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
懼而退

建初十三年春正月嵩寢疾顧命長史來繇曰
吾少罹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爲此
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
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
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監前鋒諸軍事嵩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監前鋒諸軍事嵩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之士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
乖衷失成敗之要遂以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
於光德殿時年六十七在位十八年葬建世陵
謚武昭王廟號太祖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李歆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
校尉監前鋒諸軍事嵩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
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
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
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於歆以誘之歆遣武衛將軍溫宜等率兵往赴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兵還蒙遜率衆來追歆親貫甲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去

嘉興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復率衆來伐歆將出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麥而去是歲歆遣使告晉嗣位冬十月晉拜歆爲使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酒泉公

嘉興三年夏六月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顛顛一作顯上疏切諫曰涼土

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一作通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殘凋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
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
泉右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
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
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
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理英賢攻戰之際身
同一作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
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
覽之不悅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

愛人主憂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
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
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
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
四塞四月日亦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
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
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
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
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
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
百姓內多爲聚斂尋以滅亡建元十九年姑臧
南門崩隕石於闕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
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
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
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
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
基陷地裂太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

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
豕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也
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入居於此城
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
爲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
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
德將有宋襄之禍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臣蒙
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
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隣養威



觀農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宮嬪妃媿諸夷
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
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矜下士廣
招賢俊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裕待國有數年
之積庭盈文武之臣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
房之妙算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可以飲馬
涇渭方南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
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歆亦不納

嘉興四年夏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秋七月歆

遣使貢獻於宋甲辰宋詔以歆爲都督高昌等
十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歆將謀東伐
張體順切諫止之又聞沮渠蒙遜攻秦浩疊命
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

具太
后傳宋

繇亦固諫歆怒不聽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
兒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
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計中然聞吾旋師必
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剋浩疊將進攻黃峪
歆聞之喜進次都瀆澗蒙遜自浩疊來拒戰於



懷城敗績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
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復歸魏爲
魏弘農太守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
虜將軍新城太守豫征西將軍燉煌太守恂領
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皆西奔燉
煌尋棄燉煌奔入北山蒙遜入酒泉禁兵侵掠
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
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尹太后及諸女死
於伊吾先是嵩嘗夢爲涼公領涼州牧代沮渠

氏至是歆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有一大蛇
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
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巢鵲爲烏所殺又燉
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帽而謂之曰
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自嵩僭位元年歲在庚
子至歆爲蒙遜所滅歲在庚申凡二十一年

案唐書嵩本老子之裔也嵩子歆歆子重耳
魏弘農太守重耳子熙金門鎮將家于武川



熙子天賜爲幢主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昺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昺官至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昺生子淵襲封唐公後賴次子秦王世民之力代隋而爲天子是爲唐高祖秦王四征寇盜以壹天下是爲太宗遡長發之祥則嚮之於唐其猶周之后稷矣高祖武德元年追謚皇高祖

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昺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與武昭王祖父並祀以天子之禮太宗子高宗治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高宗孫玄宗隆基加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尋加玄元號曰大聖祖又追號聖祖父周大夫敬曰先天太皇遠祖咎繇曰德明皇帝西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一六四卷九十三

就李項琳之訂

崔吉胤校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李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嵩第六子也為燉煌太守
歆為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
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
龕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朱承一作朱承張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
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

一六四卷九十三

三〇八



一六四卷九十三

就李項琳之訂

崔吉胤校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李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嵩第六子也為燉煌太守
歆為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
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
龕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朱承一作朱承張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
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

一六四卷九十三

三〇八



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二萬攻之恂閉門不戰攻之不下蒙遜乃自率衆來攻三面起堤引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李翻

李翻字士舉小字武彊高少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

蒙遜所滅父翻奔於北山蒙遜乃徙寶於姑臧歲餘隨舅唐苻北奔伊吾臣於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其後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魏世祖嘉其忠欵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沙州牧燉煌公仍鎮燉煌承制玉門巴西甚著威惠於西土百姓懷之在燉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卒謚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歷顯位

高妻尹氏

尹氏天水冀人尹文之女也幼而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高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高之

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毘故西州嗾曰李尹王燉煌及高死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疊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况蒙遜驍武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

修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
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不能聽爲蒙遜所
敗歆曰吾違老母明勅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
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敗死蒙遜入
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
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
何倨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
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

之悲耶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
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
女爲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娶茂虔尹
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尹氏撫之不哭曰
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茂虔之弟無諱鎮酒泉
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
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
無幾便當死此不復作羶裘鬼也未幾潛奔伊
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



許吾北歸何爲復追汝取吾首以往終不復還
矣追騎遂不敢逼引還尹氏至於伊吾年七十
五卒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
子孫父僚爲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
而僚爲張邕所殺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
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

自勵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從師就學
閉戶讀書晝夜不輟博通經史諸子羣言莫不
綜覽呂光舉爲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拜散騎
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於高麗從事中
郎尋加折衝將軍轉右將軍領燉煌護軍左長
史受遺輔政及歆嗣位遷武衛將軍廣夏太守
位至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旅講誦
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
談經籍尤明斷決事無淹滯沮渠蒙遜平酒泉



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得李欽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死以子茂虔托之茂虔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魏并涼州從茂虔至魏卒

劉昞

劉昞字彥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

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并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改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昭王嵩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嵩雅好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

十一
唐書卷九十三
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
卷嵩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矧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
至孔聖稱焉矧何人斯敢不如此矧以三史文
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
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著周
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蒙遜
平酒泉拜祕書郎中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
焉號玄處先生北涼錄自有傳

唐繇

唐繇晉昌宜安人也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
嵩霸於河右以寧一方及涼亡繇子和與兄契
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
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餘
年和與契遣使降魏遂爲蠕蠕所逼擁部衆至
高昌蠕蠕復遣部帥阿若討之至白力城和先
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敗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
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



子樹後又從伊洛擊高寧白力二城尅之遣使奉表歸魏

辛淵

辛淵字子深隴西狄道人也四世祖怡晉幽州刺史寧朔將軍淵仕嵩爲驍騎將軍歆亦善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遂以義烈見稱於西土云其後子孫仕魏俱至顯官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也祖訓字處道仕嵩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仕姑臧令仲達以文學知名西土

就李項琳之訂

春秋第九十三卷

六十二

六十二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目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沮渠蒙遜

北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五

沮渠茂虔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沮渠無諱

沮渠宜得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目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沮渠蒙遜

北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五

沮渠茂虔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沮渠無諱

沮渠宜得



沮渠安周

沮渠唐兒

沮渠天周

沮渠萬年

沮渠秉

沮渠安陽侯

蒙遜母車氏

蒙遜妻孟氏

茂虔妻拓跋氏

北涼錄四

春秋卷第九十七

曇無讖

道進

馬權

梁中庸

張穆

張譚

隗仁

劉昞



北涼錄目

畢

鹿壽典
趙賈

陰興

索敞

王楞

孫通

趙柔

宗欽

胡叟

闕駟

張湛



北涼錄

春秋卷第九十四

沮渠蒙遜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
沮渠右沮渠之官蒙遜之先世曾爲此職故遂
以官爲氏世居盧水爲會豪高祖暉仲歸曾祖
邁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北一作秋又作
乞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爲中田護軍卒蒙遜
代領部曲雄桀多策略好學涉獵書史頗曉天



文滑稽善權變數爲諸胡所推服梁熙呂光皆
奇而憚之故常遊飲以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
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爲
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爲三河太守光遣其子慕
瓚率仇粥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前軍敗
績麴粥言於羅仇曰王上昏耄驕縱諸子朋黨
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猜忌之
時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
死之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
忠孝著於西土一方所推寧使人負我我不忍
負人也未幾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仇及粥
蒙遜以仇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姻族會葬者
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
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多
殺不辜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
下使二父有恨黃泉歟咸稱萬歲遂結謀起兵
殺光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郡殺縣令井祥



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纂
逆擊蒙遜於忽谷蒙遜敗績將六七十人逃入山
中家戶悉亾散時從兄晉昌太守男成聞蒙遜
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綰殺酒泉太守疊騰
蒙一作澄蒙遜乃收集部曲投之其推建康太守段
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
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
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
守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神璽二年夏四月段業將遣蒙遜攻光西郡太
守呂純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
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乃引水
灌城城潰執純以歸於是晉昌太守王德燉煌
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
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徙男成爲晉昌
太守六月業遣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
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追擊
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法

十六國春秋 卷之十四 三 五十二
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勦悔將何
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賴蒙遜救以免業嘆
曰孤不能用于房之言以至於此冬十月業築
西安城以別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
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家非築城也
業不從尋爲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
匿智以避之

天璽元年春二月業僭稱涼王赦其境內改元
天璽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夏五

月三河王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於
秃髮烏孤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等
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特鮮卑一作
騎之強有窺覷之心紹纂深入置兵死地必決
戰求生不可勦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
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按兵不戰紹亦難
之各引兵歸

天璽二年春正月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嵩
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

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
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夏四月業懼蒙遜雄
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
蒙遜爲臨池太守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
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因謂
男成曰段業愚暗非濟世之才信讒愛佞無鑒
斷之明向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誅之蒙遜
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
家所建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之背
之不祥乃止

永安元年春正月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
求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
之變喜其出外許之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
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
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
夏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
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
在恐部衆不從故與臣克期祭山返相誣告其



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
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投
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竟殺之蒙遜聞男成
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見
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段王
所能濟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
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罹
於塗炭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氏
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來降羌

胡多起兵嚮應之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
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
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蒙遜於侯塢業別將王
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友者昂貌恭而
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
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豐孫言既不從昂至
侯塢蒙遜自氏池逆之昂率騎五百降於蒙遜
軍遂大潰中庸亦率衆來降五月蒙遜至張掖
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散走蒙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瓢一作
一已爲貴門所推願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
還與妻子相見蒙遜不許遂斬之業京兆人也
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
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
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奸佞所誤男成弟富
占將軍俱保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六
月梁中庸房畧田昂等共推蒙遜爲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永安

白帖作永和

署置百官從兄伏奴爲

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爲建忠將軍都
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
國將軍房晷爲左長史梁中庸爲右長史張騰
爲左司馬謝正禮爲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
悅是月燉煌太守李嵩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
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
蒙遜相抗秋七月秦姚興遣隴西公姚碩德攻
呂隆於姑臧蒙遜因遣從事中郎李興聘於秦



以通和好八月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
於西涼李嵩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建忠將軍
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
部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
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
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必不能久何故違離桑
梓受制於人乎輔國將軍臧莫孩曰建忠之言
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
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

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
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雀專功南畝
明設科條務盡地力九月遣子奚念爲質於河
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挈
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
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臣弟挈臣
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
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
鹿孤怒遣昌松侯一作張松秃髮俱延興城侯秃髮



文支將騎一萬襲來擊之至萬歲臨松執從弟鄒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十二月蒙遜遣從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挈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

永安二年春二月蒙遜與西平侯禿髮儁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冬十月西涼李暠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益生十二月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於李暠是年大風震電於震所得石冊

永安三年春正月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也况孤薄德寡昧智不經遠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永安四年春二月呂隆以蒙遜僭檀交侵遣弟呂超求迎於秦夏六月蒙遜遣輔國將軍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虜其民五千戶而還秋八月秦姚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衆迎隆隆



勸難引兵來伐難從之蒙遜使臧莫孩敗其前
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建忠將軍掣入貢
於秦是時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
孔篤竝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
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逼之令自殺冬
十月秦遣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西海侯時秦亦拜
禿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
悅謂斐等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

構對曰儁檀輕狡不仁欵誠未著故朝廷以重
爵虛名羈縻之褒其歸善卽叙之義耳將軍忠
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
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
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竝位纔
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
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
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而更遠封西海
耶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



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拜受之

永安五年春二月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遷其民五百餘戶而還是年造刀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永安六年秋八月西涼李暠遷都酒泉漸逼蒙遜蒙遜攝軍以禦之

永安七年夏六月南涼禿髮儁檀率衆來攻蒙遜嬰城固守儁檀至赤泉虜掠而去秋八月蒙

遜襲西涼李暠於酒泉至安彌

一作安珍

去城六十

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蒙亦引而歸

永安八年春二月兩月

一作日

竝出山崩地震折

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儁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拔之統降拜爲右長史寵待踰於



功舊

末安九年酒泉南有銅駝山言犯之者輒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

末安十年春二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李嵩秋七月蒙遜以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子鄯善爲西郡太守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來降時木連理生於末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

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也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永安十一年春三月蒙遜率騎三萬伐禿髮儂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儂檀率衆來追及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儂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壁壘未成可一鼓而擒也遂進擊之儂檀



大敗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僣檀
懼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許之掠
八千餘戶而歸僣檀南奔樂都魏安人侯謏等
閉門作亂遣使來降焦朗亦據姑臧自稱大都
督龍驤大將軍臣於西涼李嵩秋八月蒙遜率
騎二千伐李嵩敗嵩子歆於馬廟擒其將朱元
虎遂引兵還旣而以元虎歸嵩

末安十二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蒙遜率騎
攻拔其城執朗而歸宥之於是大饗文武將士
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署弟建忠將軍掣
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遂伐
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秃髮僣檀以子
安周爲質引還未幾僣檀復率衆來攻蒙遜擊
之進圍樂都僣檀勢窮請降以子染干爲質乃
還是月卒死以從祖益子爲鎮東將軍護羌校
尉秦州刺史鎮姑臧秋七月蒙遜遣沮渠百年
襲西涼李嵩嵩子歆邀擊之失甲士數千百年
爲歆所擒



玄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卽
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
玄始置百官丞郎官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
宮殿起城門諸觀

玄始二年春正月尊母車氏爲王太后立妻孟
氏爲王后夏四月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
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禿髮儁來伐蒙遜敗
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進圍樂都二旬不
克儁檀湟河太守禿髮文支據湟川來降鎮軍

將軍成宜侯亦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爲鎮東
大將軍廣武太守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
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秋八月蒙遜
復率衆伐儁檀儁懼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因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
表然後光闢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
狡虜儁檀鸚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
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
以不遑寧處身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



僣檀猶未授首其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
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僣
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
會已應清一之期無餘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
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冬十月蒙遜西如苕菴
遣冠軍將軍沮渠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
二虜大破之俘獲二千餘戶而還是年蒙遜母
車氏卒

皆來奔降冬十二月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來聘諭以朝廷威德

玄始四年春三月蒙遜率衆伐西秦乞伏熾磐
於廣武郡克之遣別將運糧於湟河以糧運不
繼遂自廣武如湟河渡浩疊熾磐遣將軍乞伏
魁尼寅邀之於浩疊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
軍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二萬據勤姐嶺蒙遜
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以弟
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引還夏五月蒙遜



遺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上表於朝廷曰上天
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
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
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
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
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抹馬
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
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臂一呼

攘袂而起衆無一旅地不滿百猶能成配天之
功著車攻之誅況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
銳而可晏然垂拱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爲晉右翼驅除
戎虜時赫連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結盟
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於夏西秦乞伏
熾磐率衆二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
隗仁夜出擊之熾磐大敗斬首數百將引兵去
漢平長史焦昺將軍段景密信招之熾磐復進



攻圍益急漢平納景之說面縛出降隗仁不
屈爲熾磐所擒將斬之其將段暉固請得免尋
遁還姑臧拜高昌太守

玄始五年春正月蒙遜率衆攻西秦進次石泉
熾磐遣乞伏曇達來拒蒙遜引還遣使與通和
好三月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
襲烏啼虜大破之西至苜蓿遺前將軍沮渠成
都一作城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自率中軍三萬爲
之後繼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復如金

山以歸

玄始六年夏四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術
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秋九月堂
成遂大宴群臣談論經傳

玄始七年夏五月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條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
冤獄乎役賦繁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
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免百姓夏稅秋糧翼日澍雨大降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
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
研研卽屈強之貌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
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
今歲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
秋九月蒙遜遣張掖太守廣宗詐降以誘李歆
歆發兵來應蒙遜伏兵於蓼泉歆覺之引去蒙
遜追及之與戰敗於解支澗一作西復收散卒
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今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
康而還冬十月故秦將姚艾來奔蒙遜引兵迎
之旣至署爲征南將軍群臣上書曰設官分職
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
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
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
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
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
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兢勸之心苟爲

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
日隆遐邇寧泰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
之命征南將軍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
行之旬日百姓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爲涼
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玄始八年秋八月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
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世子政德屯
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
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可

一作南行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

臨機慎勿露也遂遣兵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

攻浩亶浩亶關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

騰蛇通典作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

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潛次於川巖聞歆徵

兵欲乘虛攻張掖蒙遜曰歆已入吾計中但恐

聞吾迴軍必不敢前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

得浩亶將進軍黃谷歆聞之引兵入都瀆澗蒙

遜潛軍逆擊敗之於懷城歆退走追至臨澤斬



歆及兄弟三人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掠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涼之舊臣皆隨才擢叙九月歆弟燉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冬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恂閉門拒守

玄始九年春三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引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攻之益急恂乞降不許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等舉城來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囚於姑臧李氏由是遂亾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冬十月己亥宋遣使拜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十一月遣右衛將軍鄯善建節將軍苟生率衆伐西秦西秦王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沒奕干等率步騎五千來拒鄯善等敗於五澗苟生爲其所虜

玄始十年春正月饗群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也不出一旬必有寇至



命治兵東苑以備之未幾乞伏熾磐遣騎五千
來襲至於獮狁嶺聞有備而去秋八月蒙遜遣
前將軍成都率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
月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一作虔等帥
精騎五千一作六千來擊冬十月成都爲出連虔所
破掠民三千餘戶而去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
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蒙遜遣使詣宋貢其方物
宋以蒙遜爲使持節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夏四月政德攻
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
流民歸附者二千餘人遂臣於柔然秋七月柔
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
見殺冬十月立次子興國爲世子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文武進位一等

玄始十二年秋八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太子暮
末等率步騎三萬出貂渠谷來攻遂陷白草嶺
及臨松郡徙民二萬餘口而去



卷之四十四
七十一
玄始十三年夏四月乞伏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來攻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羅等徙民五千餘戶而去

玄始十四年秋八月乞伏熾磐率衆來攻至廉川其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蒙遜發兵禦之因遣使說夏主赫連勃勃使乘虛襲枹罕熾磐聞之引兵而去冬十二月蒙遜遣使人貢於魏是歲魏始光三年也
玄始十五年春二月魏世祖諱遣行人持節冊

拜蒙遜爲河西王

承玄元年夏六月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磐死暮末卽位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親蒙遜遣使入西秦弔祭暮末厚資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執伐以歸旣而遣還并遣暮末甚厚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玄秋九月暮末遣使報聘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伏千年來奔十二月蒙遜復率衆伐西秦至磐夷西秦相國乞伏元基等將騎一萬五千

來拒蒙遜還攻西平暮末遣騎來援蒙遜乃引而還

承玄二年夏五月乞伏暮末遷保定連蒙遜遣世子興國攻之六月暮末率眾迎擊至於冶城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帥騎來援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逆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秦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爲世子冬

十一月蒙遜復遣使詣宋入貢獻青雀頭儻百斤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竝給之合四百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二月蒙遜下書曰乞伏暮末頻年失信終日言笑要當一舉勦其巢穴軍次沃干嶺枹罕城中餓死大半

承玄三年冬十月蒙遜復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等入貢於魏因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獻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



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而群生幸
甚率土齊歡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
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觀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
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
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
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
餘開泰惟始誘勸旣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

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
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勵以竇融
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
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
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
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爲
國款誠莫表致惑群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
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
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



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美詠
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
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茶炭之餘直是
老臣盡效之會符等既至世祖與之飲宴執崔
浩之手以示之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
之美當今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
契未嘗失也自此以後貢使相望

義和元年夏六月赫連定畏魏之逼擁秦民十
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蒙遜而奪其地定濟
末半吐谷渾王慕瓚襲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
蒙遜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義和以世子菩
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秋八月乙酉蒙遜
遣子安周入侍於魏九月世祖欲精簡行人報
使蒙遜以問崔浩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
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
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
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
以加之浩曰那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



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時也世祖從
之乃以順兼太常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
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
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浩爲冊書以褒
賞之冊曰昔吾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群才攝服
戎夏登曜重光不殞其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
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關
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
否零露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漢

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征西戎軒屢

動

一作
駕

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剪兇渠震服

疆曠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
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
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
號不遵衆星拱端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
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
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



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燉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魏室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替百揆謀幃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於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於崑嶺東至

於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建國署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義和二年冬十二月李順復奉使至涼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舊患動發腰脾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自當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
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
入至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
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亾而敢
凌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
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聞朝廷
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
跪而不祇命斯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昨命曰伯舅無

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
高勲厚未如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妄爲尊大此乃速禍之道
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亦何
及豈社稷之福乎蒙遜謝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亾朝廷頃來
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
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

十六國春秋 卷九十四
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
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昌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地開邊隸首不紀僵屍
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振八荒
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如今日之
盛者也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歛
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伐罪何云恃力夫聖王
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
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

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遞驛告驚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叛
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威懾逼於近地牽制
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初蜀賓沙門曇
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
婦人多子與鄯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
涼州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
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
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便卽



加兵蒙遜事識日久未忍聽去至是復使李順
命蒙遜曰聞彼曇無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
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願一奉見
可馳驛送之蒙遜與李順宴於新樂門上謂順
曰西番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
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表求畱曇無讖而今
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
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
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一胡

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
吐所不當言豈朝廷相待之厚意耶竊謂大王
不取也且主上虛襟之至弘文之所知也

弘文
所遣聘魏
之使也

蒙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但恐情不

副辭耳仍畱不遣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順
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政教得失順曰
蒙遜控制河西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
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此亦足
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



巡便事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然禮者德
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而能久享
祿福以臣觀之不復年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
效在無遠其子必易世易世之後早晚一作何時當
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不能保
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即茂器性粗立若繼
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
天之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方有事東方未
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足爲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於刑
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
以劍擊之未幾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私謚曰
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歲
在辛丑自稱張掖公至義熙八年僭稱涼王後
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十年歲在癸丑卒
在僞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六子茂虔嗣先是
蒙遜王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

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
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舍遙見則行人至便止
觀其面貌狀如其中泥塑形像人咸異之乃羅
土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今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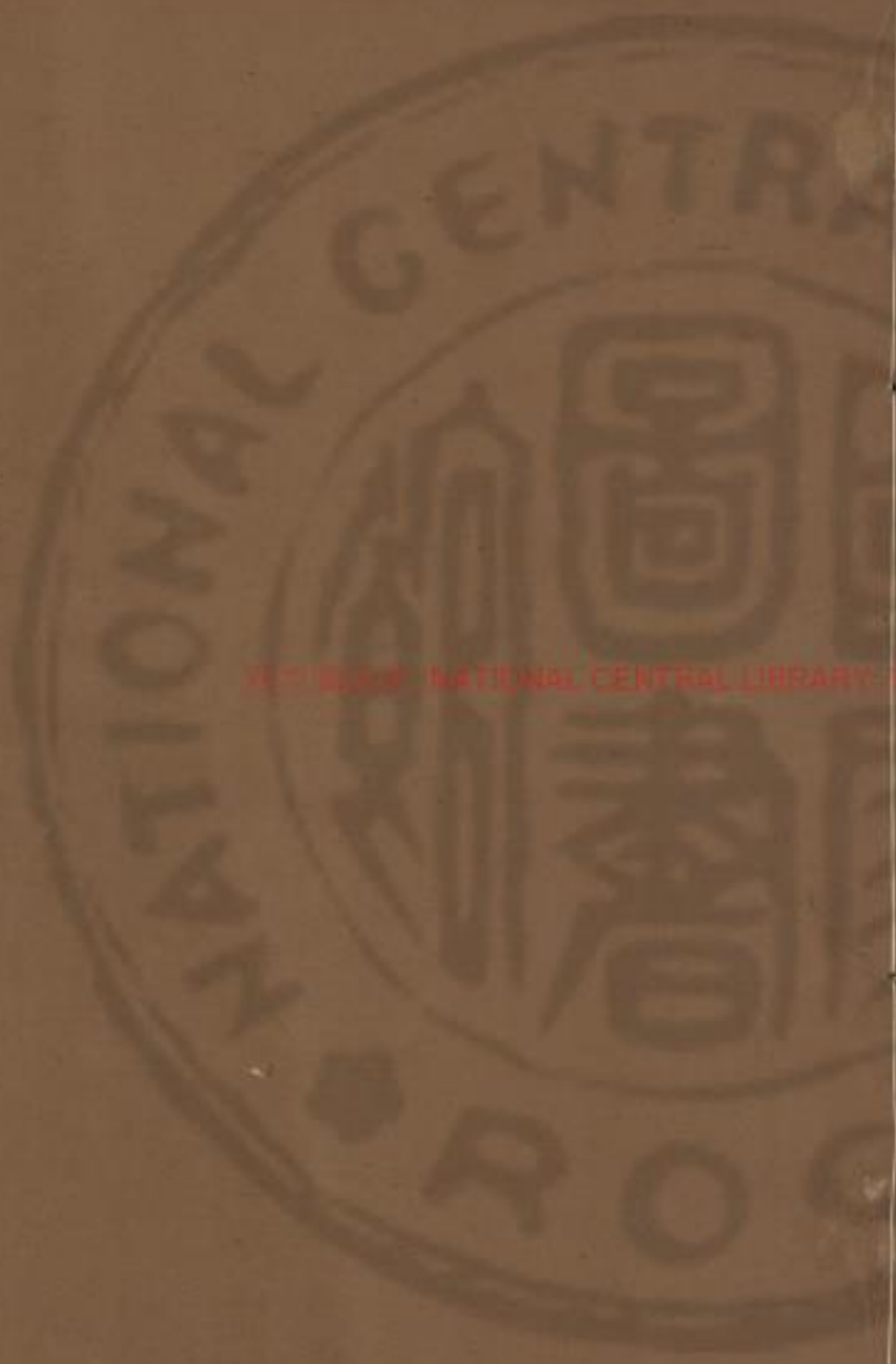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廿四
上



北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茂虔

一作牧捷

沮渠茂虔蒙遜之第三子也初爲酒泉太守後
遷燉煌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
而菩提之兄茂虔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乃立
爲世子加中外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及蒙
遜卒遂僭卽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永和一作承光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燉煌闕駟爲姑臧太守
張湛爲兵部尚書燉煌劉昶索敞陰興爲國師
助教金城宗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
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遣使請命於魏
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卒
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妹興平公
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
今則驗矣又言茂虔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
當不遠於是賜絹百疋廢馬一乘進號安西將

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決因遣順
拜茂虔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
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
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
相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畱順上表乞安平一郡
世祖優詔不許冬十月茂虔尊劉昶爲國師親
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永和二年夏四月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并告嗣
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務一作高字非竹帛無以述



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諡號無以休終先臣幾遜
西復涼城澤愴岷裔芟夷群暴清灑漚夏暨運
終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亭惟求之不
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銘之路
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闕臣子感痛咸
用不安謹按諡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
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迹實並斯
義輒上諡爲武宣王若乞天聽垂之史筆則幽
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五月戊

寅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
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
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
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欵誠夙著方仗
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殞悽悼於懷便遣使弔
祭并加顯諡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
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
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
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悉如故

永和三年春正月西中郎將沮渠唐見上言曰
十五日有一父老見於燉煌東門投書忽然不
見求之不獲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
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號之
將亾神降於莘深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
年之祚若盤於遊回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
大變茂虔聞之不悅

永和四年春三月大雷震電又於震所得石丹
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
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將
軍沮渠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
而行

永和五年夏六月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
詣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
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秋七月茂虔
遣封壇如魏八月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
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
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



六國春秋 卷九十五
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
傳二十五卷亾典七卷魏駁九卷謝文集八卷
古今宇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
歷三合紀一卷趙畷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
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
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冬十一月世祖以其妹
武威公主妻茂虔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
城奉表入謝并請公主及母后妃定號
永和六年春正月李順自河西還魏世祖問之

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
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已平三方無
事比繕甲治兵指榮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
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克以
否順曰臣疇昔所啟以今觀之私謂如然但民
勞旣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瘁西征之
議請俟他年世祖乃止

永和七年春正月茂虔朝群臣於謙光殿有狐
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之不



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
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見有流血夏五月太廟
階陷六月當陽城門崩先是魏每遣使者詣西
域常詔茂虔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
至姑臧一作武威茂虔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
懦懦可汗妄言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
死者大半復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
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
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爲強若更有魏使

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
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多羅還
亦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世祖欲討
之以問崔浩浩曰茂虔逆心已露不可不討官
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
外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
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
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驚駭騷擾不
知所爲擒之必矣且茂虔劣弱諸弟驕恣爭權



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已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誠滅亾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茂虔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已來職貢不乏朝廷接以蕃禮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寬宥恕其微愆且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敝不可大舉謂宜羈縻又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此危

道也初崔浩薦尚書李順使涼州以後凡十二返世祖以爲能蒙遜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洩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潛知之密以白世祖世祖未之信也至是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曰自溫圍水以西至於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必致絕乏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



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世祖乃
退命崔浩以其前言與斤等共相詰難諸人無
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
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
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
雪之消液纔能飲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
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
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
金錢欲爲人遊說謂我不見便可欺耶世祖隱

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
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旣出振威將軍代人
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
皆不可用宜從浩言世祖從之夏五月丁丑治
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
壽輔皇太子諱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
大將軍樂安王一作長樂王稽敬輔國大將軍建寧
王崇將二萬人屯於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
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臯曰王外從正朔內不



拾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賞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渾提挈爲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勦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乃恣慾情烝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

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防備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讐罪十二也爲臣如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襯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秋七月世祖自雲中濟河已巳至上郡屬國城乃大饗群臣講武馬舍壬千畱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鉅鹿公劉黎都



督諸軍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竝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涼鄜城諸軍以爲後繼平西將軍賀源爲之鄉道因聞源以取涼州方略源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率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世祖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犍獲河西器甲及牛羊畜產二十餘萬茂虔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

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望風奔潰魏尚書令劉黎用上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歛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世祖大怒丙申魏常山王赤壁率衆至姑臧遣使諭茂虔出降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諭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中軍將軍賀源前作平西又作安遠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世祖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世祖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遂恨李

順謂崔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初世祖將伐涼州太子亦以為疑至是乃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一作澤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丙戌姑臧城潰茂虔兄子萬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世祖釋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

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公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中軍將軍賀源分徇諸部雜夷一作胡字降者又數十萬世祖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云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世祖東還畱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茂虔宗族及吏民三萬餘戶於平城世祖猶以妹婿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又為武宣王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涼州自張氏



以來號爲多士茂虔尤喜文學其臣闕駟張湛
劉昶索敞陰與宗欽趙柔程駿程弘皆禮而用
之初魏軍未入之前茂虔使人砍開府庫取金
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
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既而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
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
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於是
賜左昭儀沮渠氏死并誅其宗族又有人言茂

虔猶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
浩就公主第賜茂虔與公主訣良久乃自裁葬
以王禮諡曰哀王自蒙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
僭立至宋元嘉十七年歲在庚辰是爲魏太延
五年而茂虔亡凡三十九年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第九十五卷

六國春秋 卷九十五

七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沮渠無諱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沮渠無諱茂虔之次弟也封安彌縣侯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之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燉煌大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燉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元潔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潔所部相率固守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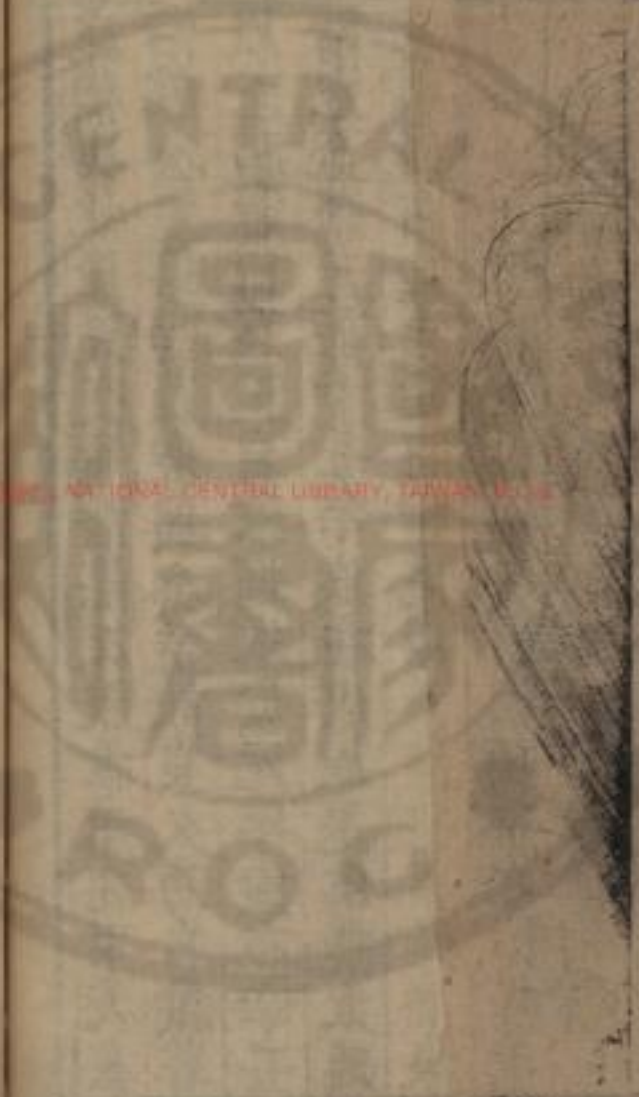
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六

沮渠無諱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沮渠無諱茂虔之次弟也封安彌縣侯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之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燉煌大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燉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元潔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潔所部相率固守遂



攻拔之進攻張掖魏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
督諸將擊破之尋復率兵圍張掖不克退保臨
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
詔諭之是時末昌王健鎮涼州無諱饑甚懼不
自立欲引衆西行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
又送元潔及統帥兵士於健世祖遣兼鴻臚持
節冊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世
祖以無諱終爲邊患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
討酒泉無諱戰敗遂率衆萬餘家棄燉煌謀渡

流沙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比
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與戰連
旬不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燉煌
西就安周末至鄯善王畏之將四千餘家西奔
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國中大亂無諱因據鄯
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
衆二千人據燉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初茂虔
之亾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寶舅唐
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趣高昌欲奪其地柔然

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
車師前部王伊洛時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
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之攻
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無諱欲與之共擊契無
諱乃畱安周住鄯善自率衆從焉耆東北趣高
昌比至契已死爽遂閉門拒之無諱怒遣部將
衛興奴詐誘襲之遂屠其城爽奔歸無諱畱
屯高昌時前部王伊洛世爲東部落帥規欲歸
魏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乃遣常侍

汜雋奉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狄
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
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
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
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勲可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
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而卒
其子乾壽代領部曲伊洛遣使前後招諭乾壽
率戶五百餘家奔於伊洛



沮渠宜得

魏書作張德

沮渠宜得茂虔之第六弟也封武興縣侯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姑臧旣陷世祖使鎮南將軍南陽公奚春擊張掖宜得乃燒倉庫西奔酒泉奚春復進攻酒泉拔之宜得復收餘衆奔晉昌就唐兒於燉煌與兄無諱伐酒泉復據之世祖遂置守將戍張掖

沮渠安周

沮渠安周茂虔之第七弟也封屋蘭縣侯爲樂都太守初茂虔之敗魏使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其民數千戶而去世祖復遣鎮南將軍奚春討之安周遂率戶五千入伐鄯善鄯善王比龍堅守不卽下安周攻之益急鄯善王西奔且末遂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安周乃奪其子乾壽兵規領部曲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沉到世篤忠

六國春秋卷之六
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亾士喪師孤立異所
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
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
領西域戊巳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爲
蠕蠕所并

沮渠唐見

沮渠唐見茂虔之從弟也爲燉煌太守姑臧旣
破無諱收合遺民西就唐兒於燉煌唐兒拒而
不納無諱乃畱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
兵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爲無諱所
執殺之

沮渠天周

沮渠天周茂虔之從弟也爲武威太守唐兒被
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率兵
圍之城中糧盡饑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
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爲魏所執送於平城殺
之俘獲男女四千餘人

沮渠萬年



沮渠萬年茂虔兄子也姑臧未破之先萬年與祖率所領降魏及城陷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沮渠秉

沮渠秉字季義蒙遜之幼子也仕魏爲東雍州刺史險詖多詐志行不端後與河東薛安都潛結異謀世祖聞之召還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沮渠安陽侯

沮渠安陽侯者蒙遜從弟也失其名氏封爲安陽縣侯故以侯稱爲人強志疎通涉略書記初曇無讖入河西闡弘佛法安陽侯乃銳意內典奉持五戒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常渡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咨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師故四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

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得
觀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
要轉爲漢文及魏并吞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
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
觀音彌勒二經丹陽尹孟顛見而善之深加接
賞後竹園寺慧濬尼尼姓陳山陰人復請出禪經安陽
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
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
安陽居絕妻孥無欲營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

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以疾終

蒙遜母車氏

車氏不知何許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太
后既而寢疾蒙遜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因
下書曰孤庶憑祖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
運會拯遺黎之毒一作茶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
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戮有濫
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群望不潔神所
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

下俄而車氏卒蒙遜哀毀過禮

詳具蒙遜傳

蒙遜妻孟氏

孟氏武威人以蒙遜玄始元年立爲王后孟氏有勇力蒙遜寢於新臺闈人王懷祖擊之傷其左足孟氏禽而斬之夷其三族茂虔之敗隨入平城未幾而卒世祖詔以王太妃之禮葬之

茂虔妻拓跋氏

拓跋氏魏世祖之妹武威公主也茂虔先娶李嵩女爲婦永和五年魏遣奉常李順以公主妻

之茂虔遣右相宋繇奉表詣謝獻馬五百疋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世祖從之後茂虔淫於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世祖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遂徵李氏茂虔不遣厚資給之使居酒泉及姑臧潰公主同茂虔徙於平城爲之築第以居之未幾茂虔謀



爲叛逆詔於公主第賜死葬以王禮及公主卒
詔與茂虔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
襲母爵爲弋威公主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北涼錄四

春秋卷第九十七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曇無讖

無一作摩
讖一作讖

曇無讖本天竺人六歲喪父隨母傭織毳毼爲
業見沙門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
遂以讖爲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誦呪聰敏
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緒論講說
精辨莫能酌抗後得樹皮涅槃經本讖讀之驚
悟慚恨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



爲叛逆詔於公主第賜死葬以王禮及公主卒
詔與茂虔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
襲母爵爲弋威公主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北涼錄四

春秋卷第九十七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曇無讖

無一作摩
讖一作讖

曇無讖本天竺人六歲喪父隨母傭織毳毼爲
業見沙門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
遂以讖爲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誦呪聰敏
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緒論講說
精辨莫能酌抗後得樹皮涅槃經本讖讀之驚
悟慚恨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

從兄善調象騎殺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
曰敢有視者夷其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
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誅之我以親
故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傷人莫不爲之
寒心識神色自若王竒其志操赦而畱之後隨
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卽得識乃密呪石爲出
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
聞者莫不歎服是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
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怠待之漸薄識

以久處致厭辭往蜀賓賚大涅槃前分十卷并
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
槃乃適龜茲尋至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
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謂是盜者如此三
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
乃慙悟置之高處夜有盜者數過提舉不動明
旦識持經去不覺爲重盜者見之驚謂聖人悉
來拜謝時蒙遜據有涼州自稱爲王乃聞識名
召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



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乖
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遍曉華言方譯
初本分爲十卷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
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
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辨若流兼富
於文藻辭製華密朗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
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
戒本等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
復還西域尋究值其母亾遂畱歲餘後於于闐

更得經本中分還至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
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玄始三年
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冬十月二十三日三歲
方竟時魏泰常七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
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
識嘗告蒙遜曰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
信欲躬見之識卽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驚怖
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日鬼
已去矣境中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



逝境內獲安蒙遜益加敬事至承玄二年蒙遜
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
爲暮末所禽蒙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
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爲母造丈六石
像遂涕泣流淚識又極言切諫乃改心悔悟義
和三年識因請西行尋涅槃後分蒙遜怒其欲
去密圖害之僞以資糧遣發厚贈實化眞臨發之
日識流涕謂使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
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以本有心誓義不能停

比發果遣刺客於路殺之一云構時年四十九
是歲魏延和二年卽宋元嘉十年也

道進

道進或作法進又云法迎本姓唐張掖人幼而
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蒙遜所重嘗從曇無
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來旣而詣
識識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修三年夢中感
釋迦世尊爲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
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



爲汝作證及蒙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
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克否進曰必捷但憂災
餓耳迴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立是歲
饑荒死者甚衆進屢從安周求乞以賑貧民國
用稍竭遂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窮窟饒
人所聚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
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義不忍受乃自
割肉挂鹽以啖之兩肱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
語饑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存活若王使

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饑者悲悼無能取者須
臾弟子皆至王使亦來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
輿還宮安周勅以三萬斛麥施饑者別發倉廩
以賑貧民明日氣絕

馬權

馬權盧水胡人也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兄爲
涼將綦母翊所殺權後殺翊剖其肝而食之仕
段業爲門下侍郎甚見親重後業憚蒙遜雄武
微欲遠之遂以權代爲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



遜蒙遜亦懼而怒之乃譖於業曰天下不足慮
惟當憂馬權耳業果讒而殺之

梁中庸

梁中庸燉煌人也初仕段業爲尚書右丞武衛
將軍蒙遜進壁候塢中庸率衆來奔因與房晷
等共推蒙遜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署中庸爲
右長史遷西郡太守未幾奔西涼李暠蒙遜聞
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相信但自負
耳孤豈在此一人耶乃盡歸其妻孥暠問中庸

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
若勦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按長繩絞其頸
耶中庸曰智有長短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
得失之理臣寔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計行
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暠默無以應

張穆

張穆燉煌人也博通經史才藻清贍蒙遜克姑
臧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蒙遜伐甲
和虜率衆來降遂循海而南至於鹽池祀西王

母於寺中有玄石神圖乃命穆爲之賦銘之於
寺前

張譚

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
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諳奉經及忠臣孝
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隗仁

隗仁蒙遜時任爲沮渠漢平司馬乞伏熾磐率
衆襲湟河漢平面縛請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
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勦爲熾磐所擒怒欲
斬之散騎常侍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
命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
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得還及至姑臧
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
仁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劉炳

劉炳字彥明一作彥明燉煌人初仕西涼李暠蒙遜
克酒泉拜爲秘書郎中專管註記蒙遜下令曰



秘書郎中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授玄處先生之號拜以三老之禮築陸沉觀於西苑以居之躬往禮焉蒙遜嘗讌群臣於遊林堂談論經傳顧謂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蒙遜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畏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

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旣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昞學徒數百每月蒙遜使人致以羊酒茂虔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張湛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酒泉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祖質仕涼位至金城太守父顯有

遠略李嵩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
之曰吾之臧子原也位至酒泉太守湛弱冠知
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蒙遜黃門
侍郎兵部尚書

關駟

關駟字玄陰燉煌人祖倬有名西土父孜爲一
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
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
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器
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
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十餘
卷加奉車都尉茂虔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
姑臧太守家甚貧敝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
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
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二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孤
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接引授叟末佐
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
所尚時沙門法成鳩率僧衆千人鑄丈六金像
義隆惡其惑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
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
物值直千金一作千餘疋叟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
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州五六年
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河西會蒙遜卒茂虔遇之
不甚加禮叟亦本無附之之意乃爲詩示所知

廣平程伯達其略云群犬吠新客佞闈排疎賓
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眴楚悼
靈均何用宣憂懷托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
曰涼土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
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
君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
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僻陋而僭徽號居小
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吾之擇木
夙在大魏與子誓違非久濶也歲餘茂虔果破



降於魏叟既歸魏惟以酒自適謂其友金城宗
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矣年八十乃卒

宗欽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
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
右仕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
甚見親重其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材迭
用經叙彝倫匡父繼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
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

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
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
于三季道喪純遷築起瓊臺紆醴糟山周滅妖
姒羿喪以田險蔽蔽乎耳目鄭衛陳乎其前怙
非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
跡畫爲九區昆蚩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
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隨蛇啣
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於
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矜遠矚外撫幽

荒內懷乳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
臣廷立謗木本枝克昌未符天祿微臣作箴敢
告在僕欽在河西時撰涼記十卷記蒙遜事無
足可稱欽弟舒字景泰仕蒙遜庫部郎中與欽
同歸魏

趙柔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於
河西常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覓其
主還之仕茂虔爲金部郎中世祖平涼州隨之
徙平城後仕魏歷郡守

孫通

孫通咸陽石安人仕蒙遜爲中書舍人沮渠氏
滅入魏因居北邊子騰貴顯

王楞

王楞不知何許人仕蒙遜爲尚書郎送戎蜀千
疋銀三百斤轉張掖太守以黷偵開

索敞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蒙遜時任爲劉昞助教專



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後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

陰興

陰興燉煌人也爲劉昞助教與敞齊名以文學見舉每見昞必巾衣而入

鹿壽興

鹿壽興濟陰乘氏人仕茂虔爲庫部郎世祖平涼州因隨入魏

趙眴

趙眴河西燉煌人善天文術算撰甲寅元歷一卷行於世

就李

項琳之編次
屠喬孫同訂

春秋第九十七卷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北燕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八

馮跋

北燕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九

馮弘

北燕錄三 春秋卷第一百

馮素弗

馮萬泥



馮乳陳

馮崇

馬弗勒

孫護

姚昭

聶驩斛律

務銀提

竇表

李崇

游幼

高策

孫敬仁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共五百五十四人

北燕錄目

畢



北燕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八

馮跋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

一作其

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菜馮鄉因以爲氏永嘉

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局量慕

容永潛號長子以安爲征東將軍永爲垂所滅

安東徙和龍

一作昌黎

家於長谷跋幼而頽異及長

懿重少言仁厚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



素弗次不次弘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惟跋恭
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旣而家於昌黎遂同夷
俗所居上每有雲氣狀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
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慕容寶
僭號署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中衛將軍
初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
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與萬泥曰頗有見否萬
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
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卽

僞位密欲誅跋兄弟跋後又犯熙禁乃懼禍及
遂與諸弟亡命山澤每夜獨行猛獸爲之避路
是時賦役煩數民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
虐彌甚兼忌吾兄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
滅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
事若不成死未晚也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
盟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
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因而殺熙立夕陽公高雲
爲主跋進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



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
事無大小皆決於跋兄弟初跋讌群僚忽有血
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番因說荷命之
應跋戒其勿言

太平元年高雲爲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

人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

公斬之乃拔劍而下桑斬班於

桑仁於庭中群僚請跋爲主跋曰范陽

公素弗才略非凡志於靖難掃清克桀皆公勲

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
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今鴻業未建
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
命下副黎庶之心跋猶弗許群臣固請乃許之
遂以晉太元二十年僭卽天王位於昌黎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乃下詔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
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宜卽國號曰燕建元太
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
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皇太后立

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署素弗爲侍中車
騎大將軍錄尚書事仍范陽公弘爲侍中征東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
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廣川公務銀提爲上大將
軍遼東太守營丘公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
公張典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
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畱公從兄子乳陳
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
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

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
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

太平二年春二月加廣川公萬泥開府儀同三
司萬泥與乳陳自以宗室至親並有大功謂當
入爲公輔久而不得二人皆憾阻兵俱叛跋命
將討之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秋八月跋下書
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
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冬十一



月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以汲郡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太平三年春正月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於是上下肅然螻蠕勇解律一作柔然遣使獻馬三千疋求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

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非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遣遊擊將軍秦都率騎二千送女歸於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疋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叙秋七月遣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於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太



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都尉跋勵意農桑勸
政事乃下書省徭役薄賦歛墮農者戮之力
者褒賞命尚書紀遠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
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
自是朝野兢勸

太平四年

太平五年有三石其形若輪大六圍見於山澗
月餘而滅

太平六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

至德應期龍飛東夏

一作遼

舊邦宗族傾首朝陽

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
域阻廻數千里如何可致匡曰章武郡臨海船
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
爲遊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
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歸於和龍署
買爲衛尉封陽城伯睹爲太常封高城伯契丹
庫莫奚來奔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
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

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爲
資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
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
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
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
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乎厚於
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於亡者徒有損於生人
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
自今皆令奉之跋弟丕先是避亂在高句驪跋

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秋八月辛丑魏太

宗

使謁者于什門

載記作
取貳

來聘至於和龍跋

遣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
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什門忿而不入曰大魏
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
令入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
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也散騎常侍
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之以禮而敢驕蹇若斯
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偃得幸又盛稱其



陵傲以激怒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於群眾之中回身背跋披裨後襠以辱之終不肯降跋遂畱之不遣久之隨身衣冠弊壞畧盡蟣虱流溢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冬十月跋與夏主赫連勃勃連和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蒞盟十二月遼西公素弗卒比葬跋七臨之是年跋造刀口銘曰太平隸書

太平七年冬十一月井竭三日而復跋殺尚書今孫護弟昌黎尹伯仁及叱支乙拔等乃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未幾醜而殺之又殺遼東太守務銀提皆以怨望有叛謀也

太平八年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崩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王化一作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



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
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者教之冬十
月初跋別將庫儻官斌降魏旣而復叛來歸太
宗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拔之遂攻跋
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儻官昌征北將軍關內侯
庫儻官提等皆斬之生擒庫儻官女生

太平九年夏四月跋遣王特兒等入貢於晉魏
章武太守捕之五月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
海來聘跋使中書郎李扶報之時自三月不雨
至於六月跋減膳徹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冬
十一月蝮蠕大檀遣使獻馬三千疋羊萬口跋
厚禮其使而遣之

太平十年夏四月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
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此兵氣也今大魏
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未有隣國接境不
通和好違義怒隣取敗之道竊懼大軍猝至必
致吞滅宜還前使修好結盟跋曰吾方思之五
月太宗東巡至於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大將軍



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
率精騎二萬來伐又遣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
史尉諾自幽州引兵北趨遼西爲之聲援太宗
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率師襲乙連城克之悉
虜其衆進攻和龍李先乃言於道生曰宜密使
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壑攻其西
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也道生不從
跋遣單于右輔古泥率步騎二千候之去城十
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征南大將軍姚昭及驍軍

皇甫軌等拒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
之不克道生等以跋有備掠其民萬餘家而去
太平十一年春三月穴國遣使來朝其人多穴
居多猪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魚
獵常持藥草自鄣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
則入穴聚

太平十二年

太平十三年跋境內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鵲折
又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比年屢有



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
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也跋
曰吾亦甚慮之於是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
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太平十四年宿庫一作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
蛆月餘乃止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月餘而亡是歲遼西太守高讚潛謀叛逆事洩
伏誅

太平十六年夏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
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

於社大雨普洽御覽作十五年

太平十七年春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
男子娶妻而無子跋問群臣曰此何祥也尚書
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爲雄陰變爲
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立况
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徵也跋曰將何以攘
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興熒惑



守心宋景責躬而延齡二紀惟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爲福耳

太平十八年秋八月太子承卒立次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子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太師傳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太平十九年春二月丁零氏楊道來降先是太平初楊道獵於白鹿山爲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逐山草而居射獵爲業至十月乃收葦爲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十八里西南二十餘里名陵城遂居於其中有衆千餘至是來降

太平二十年

太平二十一年春二月有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

太平二十二年秋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叅決萬機九月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



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夫人規
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主上病將瘳柰
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
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遣絕內外遣閹寺傳
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
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
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曰主上疾甚
宋夫人專擅羣佞用事一旦不諱國家殊未
得安不可不爲之計

深然之於是與壯士

數十人裹甲入禁中爲亂宿衛左右皆不戰而
散宋夫人命開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
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
而死弘遂卽天王位遣使巡城告曰天降禍凶
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
圖危社稷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
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
戰敗績兵皆奔散弘遣使賜翼死跋有子百餘
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昭典葬事於

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就里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北燕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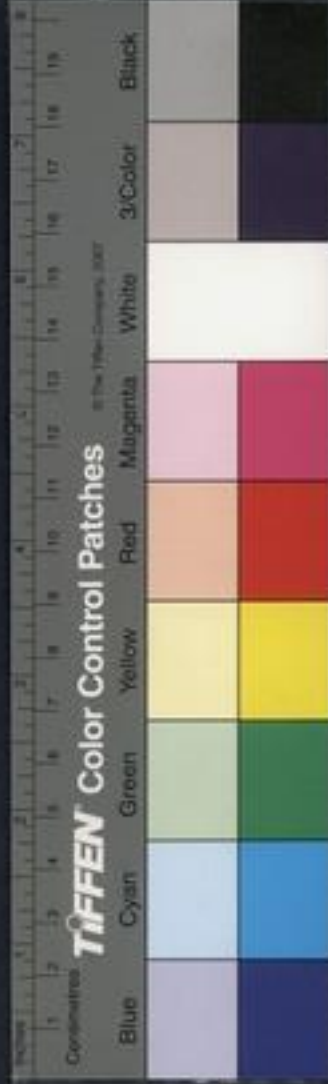
春秋卷第九十九

馮弘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也高雲篡位拜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進位征北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尋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死遂僭卽天王位

太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偽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就里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北燕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九

馮弘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也高雲篡位拜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進位征北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尋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死遂僭卽天王位

太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改元太興文武百官叩門入者遷級二等二月
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

太興二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一無爲

太子封嫡妃王氏子崇爲長樂公崇母弟朗爲

廣平公逸爲樂陵公夏五月魏世祖諱治兵南

郊將謀伐燕六月有鼠集於城西闔蒲數里地

中西行至水在前者嘶馬尾一作後者迭相嘶

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

啤如是終歲庚寅世祖來伐命太子諱錄尚書

事秋七月己未世祖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

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

攻具出南道會於和龍南伐神高世祖至遼西

弘遣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世祖至和

龍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等十郡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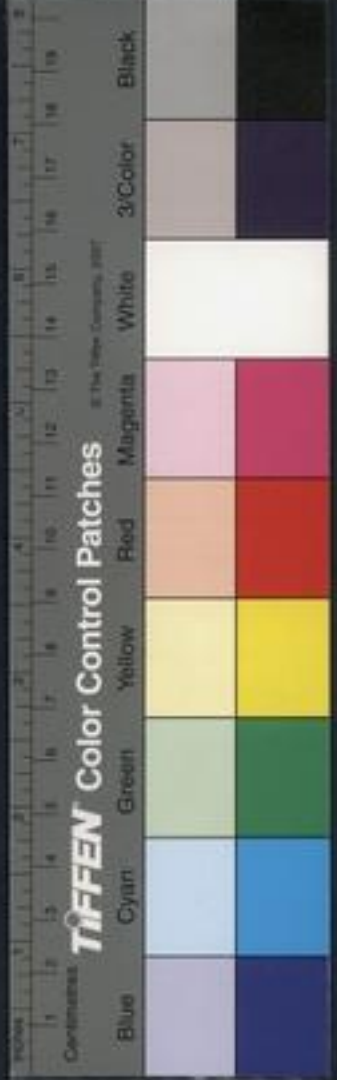
衆迎降世祖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八

月甲戌弘使數萬人出城挑戰魏昌黎公丘與

河間公齊等逆擊破之死者萬餘人弘尚書高

紹率萬餘家堡羗胡以自固己卯世祖攻紹辛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九



十一 國系考 卷九十一
已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太守慕容玄
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
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
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世祖引師西還營丘成
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民
四萬餘戶於幽州開倉以賑貸之尚書郭祿勸
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
疊一作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
圖所適也冬十一月乙巳弘黜長樂公崇使鎮

肥如十二月己丑崇遣弟樂陵公逸如魏請
郡降世祖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
牧封遼西王弘聞之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
遼西

太興三年春正月乙卯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末
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崇母弟朗入朝於
魏夏六月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末昌王健左僕
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征南將軍樓敦別將五



十六國春秋 卷九十九
千騎圍凡城凡城守將封羽以城迎降世祖徙其民三千餘戶於陰密秋八月崇上表於魏請求說降其父世祖不許

太興四年春正月戊戌弘遣給事黃門侍郎伊臣請和於魏世祖不許三月辛巳弘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克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送使者于什門還魏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世祖下詔褒稱曰什門奉使和龍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

屈節雖昔蘓武何以加之夏六月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侍劉滋

一作諫曰昔劉禪有

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氏雖結婚通和而未遣侍子不從其欲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弘大怒殺之辛亥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末昌王健與征西大



十一國春秋 卷九十九
將軍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安西將軍建
興公古弼等督諸軍來伐弘嬰城固守健等收
其禾稼徙民數千戶於雲中

太興五年春正月弘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

稱藩奉貢於宋癸酉宋封弘爲燕王江南謂之

黃龍國三月癸亥弘遣大將軍湯一作燭入貢

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夏四月弘

遣右衛將軍孫德乞師於建康六月戊申世祖

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徙河屈

垣等率騎四萬來伐秋七月己卯樂平王丕等

至和龍弘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

送侍子掠男女六千餘口冬十二月魏復率衆

來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疇勸弘請

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曰吾未忍爲此且姑

置之若事急則東依高麗以圖後舉疇曰魏舉

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如土崩理

無不克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

爲變若不早裁悔將無及弘不聽密遣尚書陽



伊求迎於高麗

太興六年春二月戊子弘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世祖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弘所居端門無故自崩辛未世祖遣侍中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征南將軍東平公娥清一作鵠率精騎一萬攻白狼城平州刺史元嬰率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古弼等克白狼城弘迫急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王璉遣大將葛居盧一作葛孟光

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來迎高麗屯於臨川弘欲東奔民多難之弘大臣單于右輔古泥及尚書令郭生因民心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兵疑古泥譎詐不敢入城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居盧孟光旣入和龍城命軍士脫其弊褐取燕武庫精杖以給之城內皆高麗軍大肆擄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

外葛居盧孟光率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率騎欲追擊弘弼因酒醉拔刃止之故弘得逃去魏之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諭令送弘秋九月高麗不送弘於魏遣使奉表稱藩乞與馮弘俱奉王化世祖以高麗故違詔旨議擊之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

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怒之遣使上表求迎於建康詔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弘南來遣別將孫漱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僞謚弘曰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巳酉至弘滅亡之歲歲在丙子凡二十八年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北燕錄三

春秋卷第一百

馮素弗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拘小節故時人未之奇也惟王齊見而異之曰撥亂才也惟結交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求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士也有高名素弗造



北燕錄三

春秋卷第一百

馮素弗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
傑不羣任俠放蕩不拘小節故時人未之奇也
惟王齊見而異之曰撥亂才也惟結交時豪爲
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
韓業求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
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士也有高名素弗造



十六國春秋 卷之百
焉藻命門者弗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傍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竒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慕容雲時遷昌黎尹撫軍大將軍尋轉司隸校尉跋僭僞位素弗所建之業居多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范陽公加大司馬錄尚書如故改封遼西公身爲宰輔謙虛恭謹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

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旣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楊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安在乎哲曰皆在中州唯桃豹孫鮮在焉素弗乃召鮮爲左常侍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以跋太平六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

馮萬泥

馮萬泥跋之從弟也初仕慕容雲爲尚書今轉



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及跋僭位署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廣川公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夷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之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後與兄子乳陳反叛伏誅

馮乳陳

馮乳陳跋從兄子也性甚兪獷勇氣過人慕容

雲時仕至中軍將軍并州牧鎮白狼跋之興建大業有功力焉及卽僞位署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封上谷公乳陳與萬泥自以宗室至戚素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並懷怨憾乃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汲郡公弘與衛將軍張興帥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屬逼奉至上

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
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
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
怒曰大丈夫生死有命決之今日何謂降也遂
尅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襲
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仍令人
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乳陳果
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倖
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馮崇

馮崇弘之長子也嫡妃王氏所生封長樂公崇
於兄弟中最長弘僭僞位立慕容氏爲王后廢
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令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
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大運有在人
無知愚皆知之王復受慕容氏之譖吾兄弟死
無日矣於是相與出奔遼西說崇降魏崇從之
會世祖遣給事中王德詣崇陳示成敗崇遂遣
邈如魏舉郡乞降世祖復遣兼鴻臚李繼持節

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
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
尚書武官征虜以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

馬弗勤

馬弗勤跋之僭立署弗勤爲吏部尚書封廣宗
公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
巨萬行貨於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畧令旣而失
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遼西公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
貨賂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
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彛倫未叙弗勤拔
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污
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昧路絕

孫護

孫護仕慕容氏爲比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
跋之潛至龍城也匿於其室及僭僞號署爲侍
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

十六國春秋 卷一百一
惡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
性失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
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
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
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
才力以騎勇聞跋之起兵勲力居多並冀開府
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
建興大業有殊功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

山之義乎跋怒殺之於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
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

姚昭

姚昭跋僭位元年署鎮南大將軍領司隸校尉
封上黨公後爲征南大將軍與皇甫劼率兵拒
魏魏以有備引還跋之末年有飄風入於昭宅
至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昭家人問太史令閔
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奸慝



之禍也君侯當修德以禳之庶可以免禍昭不聽及弘募立以昭爲大司馬昭貪暴無已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亦不納未幾弘乃殺昭及子姪四十餘人

蝮蠕斛律

蝮蠕斛律跋之婿本塞北夷也初遣使獻馬三千疋求婚於跋跋以樂浪公主妻之旣而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許

鹿真出謂樹黎曰斛律欲以汝女爲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寗廬之後候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斛律至和龍跋乃館之於遼東待之以客禮賜爵上谷公納其女爲昭儀久之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糧運難繼兵少則勢不能固不足成功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况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步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勒國人必歛然來

迎跋許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二百送之
陵憚遠後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務銀提

務銀提初仕慕容雲爲司隸校尉遷尚書令以
跋太平元年署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封營丘
公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
具陳頗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

竇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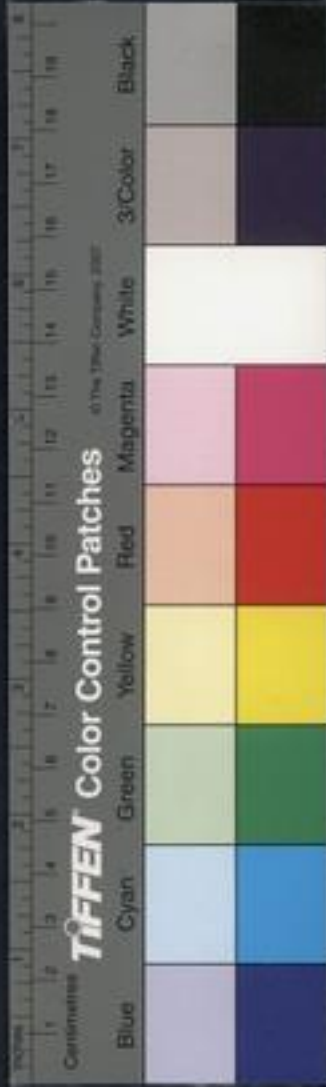
竇表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
爲遼西太守子孫因以居焉遂爲遼西遼陽人
父堪慕容氏時漁陽太守表仕弘爲成周太守
後竟歸魏子問舉秀才早卒

李崇

李崇范陽人也祖產父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
崇仕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魏世祖至和龍崇
帥十餘郡歸降

游幼

游幼廣平任人也父鱣仕慕容熙樂浪太守幼



仕跋至廣平太守

高策

高策逢東新昌人也仕跋散騎常侍有功封新昌侯子育為弘建德令

孫敬仁

孫敬仁字元和仕跋為司隸功曹生二子死尉有名於魏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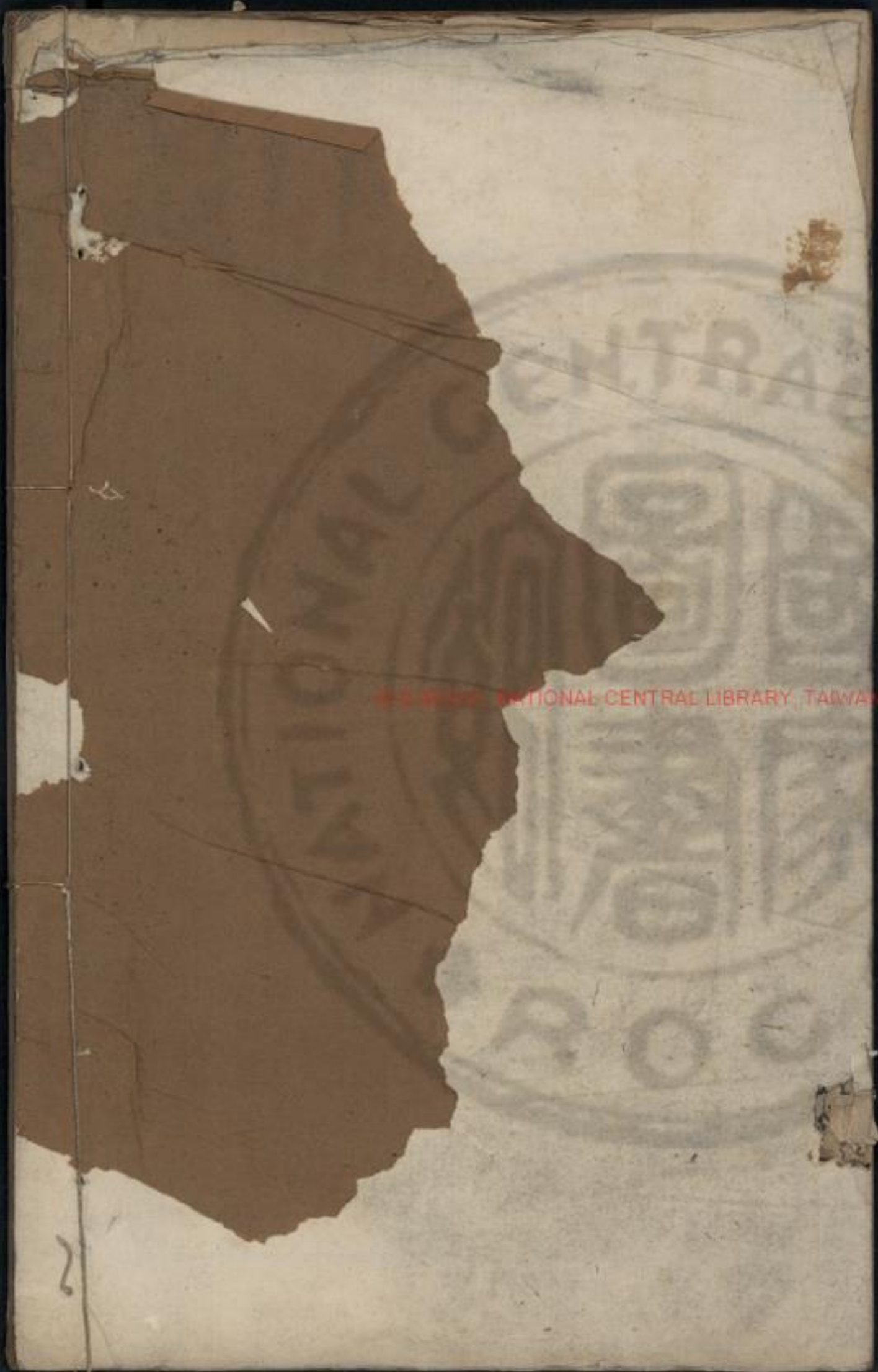
春秋第一百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